

乙集一 唐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乙集二 唐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家庭教育用書

五彩精圖方字一盒 八角

五彩看圖識字二册 二角

一而有圖一而有字兒童觀之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畫已出三册 每册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已出三册 每册七分

圖畫精工文字淺顯稍識字者皆能明白

▲以上為五六歲兒童之用

童話第一集 每册五分

童話第二集 每册五分

五彩幼稚唱歌二册 每册一角

五彩幼稚遊戲二册 每册一角

▲以上為七八歲兒童之用

童話第二集 每册一角

童話第三集 每册一角

少年雜誌月出 每册一角

少年雜誌二册 每册一角

新社會已出三集 每册一角二分

▲以上為十餘歲兒童之用

壬八一號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舊小說集六二十册)

(全部定價大洋陸元)

(乙集六册定價大洋貳元肆角)

編輯者 閔侯吳曾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四一八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衛 生 家 庭 必 備
新 療 治 生 衛
書

洋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社 會 文 化 日 進。衛 生 尤 爲 重 要。況 近 來
傳 染 病 發 生 愈 多。凡 家 庭 防 病 治 病 之
方 法。宜 人 人 略 知 大 意。庶 不 至 倉 卒 誤
事。本 館 特 編 是 書。搜 集 東 西 名 著。門 分
類 別。區 爲 衛 生 治 療 二 篇。以 備 家 庭 普
通 衛 生 及 應 急 時 檢 查 之 用。凡 欲 享 家
屬 康 健 之 幸 福 者。不 可 不 各 置 一 編 也。

舊小說目錄

乙集 唐

靈應傳	孫揆	一
洛神傳	闕名	六
吳保安傳	許棠	八
鄭德璘傳	薛瑩	一一
李章武傳	李景亮	一二
趙合傳	闕名	一五
杜子春傳	鄭懷古	一六
裴仙先別傳	闕名	一八
少室仙姝傳	闕名	二〇
袁氏傳	顧覓	二一
李林甫外傳	闕名	二三
蚩蚩傳	闕名	二五
甘棠靈會錄	闕名	二八
鄴侯外傳	闕名	二九
玉壺記	闕名	三四

姚生傳	闕名	三六
唐叵手記	唐叵	三八
李衛公別傳	闕名	四〇
齊推女傳	闕名	四一
魚服記	闕名	四四
聶隱娘傳	闕名	四六
袁天綱外傳	闕名	四七
蔣子文傳	羅鄴	五〇
睦仁蔣傳	陳澗	五二
韋鮑二生傳	闕名	五四
薛昭傳	闕名	五五
烏將軍記	闕名	五七
柳參軍傳	李朝威	五九
人虎傳	李景亮	六〇
馬自然傳	闕名	六三
寶應錄	闕名	六五
白蛇記	闕名	六六
巴西侯傳	闕名	六八

舊小說 目錄 乙集 唐

求心錄 闕名
 知命錄 闕名
 山莊夜怪錄 闕名
 五真記 闕名
 小金傳 闕名
 迷樓記 韓偓
 海山記 韓偓
 開河記 韓偓
 負荇者傳 王續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虬髯客傳 張說
 東城老父傳 陳鴻
 馮燕傳 沈亞之
 李紳傳 沈亞之
 高力士傳 郭湜
 陶峴傳 沈既濟
 任氏傳 沈既濟
 申宗傳 孫頴

六九
 七〇
 七三
 七四
 七六
 七八
 八〇
 八五
 九一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五
 九八
 九八
 九九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八

梅妃傳 曹鄴
 紅線傳 楊巨源
 劉無雙傳 薛調
 霍小玉傳 蔣防
 李娃傳 白行簡
 三夢記 白行簡
 章臺柳傳 許堯佐
 非煙傳 皇甫枚
 楊州夢記 于鄴
 妙女傳 顧非熊
 冥音錄 朱慶餘
 離魂記 陳元祐
 太湖石記 白居易
 枕中記 李泌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毛穎傳 韓愈
 李赤傳 柳宗元

一一〇
 一一二
 一一四
 一一七
 一一一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一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六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一
 一四二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一四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一四四
梓人傳	柳宗元	一四五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四六
河間婦傳	柳宗元	一四七
宋清傳	柳宗元	一四八
會真記	元稹	一四九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一五三
齊魯二生	李商隱	一五四
宜都內人	李商隱	一五五
拾甲子年事	羅隱	一五五
說石烈士	羅隱	一五六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一五七
楊烈婦傳	李翱	一六〇
高愍女碑	李翱	一六〇
書何易子	孫樵	一六一
竇烈女傳	杜牧	一六二
南柯記	李公佐	一六三

白猿傳	無名氏	一六七
獵狐記	孫恂	一六九
容成侯傳	司空圖	一七一
鬼塚志	一則 褚遂良	一七二
小說舊聞記	一則 柳公權	一七二
常侍言旨	一則 柳瑳	一七三
龍城錄	五則 柳宗元	一七三
嶺表錄異	三則 劉恂	一七五
教坊記	一則 崔令欽	一七六
李暮吹笛記	一則 楊巨源	一七七
次柳氏舊聞	八則 李德裕	一七八
異疾志	三則 段成式	一八一
諾皋記	八則 段成式	一八二
支諾皋	三則 段成式	一八七
夜叉傳	三則 段成式	一八八
酉陽雜俎	四十四則 段成式	一九〇
夢遊錄	四則 任蕃	二〇九
仙吏傳	二則 大上隱者	二一三

英雄傳 二則	雍陶	二二四	樂府雜錄 一則	段安節	二八六
神女傳 三則	孫頤	二一六	博異記 四十則	鄭懷古	二八六
幻異志 三則	孫頤	二一八	集異記 四十六則	薛用弱	三〇三
雷氏傳 一則	沈既濟	二二〇	松窗雜錄 二則	李潛	三二九
玄怪錄 十七則	牛僧孺	二二一	北里志 十三則	孫榮	三三〇
續玄怪錄 十九則	李復言	二三七	通幽記 十四則	陳劭	三三九
聞奇錄 六則	于述	二五五	傳奇 十三則	裴鏞	三五二
靈應錄 二則	于述	二五七	廣異記 一百三十三則	載君孚	三六七
幻影傳 二則	薛昭	二五九	原化記 二十三則	皇甫氏	四三五
幻戲志 二則	蔣防	二六〇	紀聞 四十一則	牛肅	四五三
再生記 五則	闍選	二六二	宣室志 八十三則	張讀	四八〇
尸媚傳 二則	張說	二六五	逸史 四十一則	盧子	五三三
奇鬼傳 一則	杜青萸	二六七	劇談錄 十六則	康駢	五五九
才鬼記 五則	鄭畱	二六七	朝野僉載 四十七則	張鷟	五六八
妖妄傳 二則	朱希濟	二七三	前定錄 四十則	鍾輅	五八二
靈鬼志 六則	常沂	二七五	河東記 十八則	闕名	五九一
靈怪錄 四則	牛肅	二八〇	乾牒子 十七則	溫庭筠	六〇五
梁四公記 一則	梁載言一作張說	二八四	定命錄 十七則	呂道生	六一七

三水小牘	十五則	皇甫枚	六二四
法苑珠林	二十四則	釋道世	六三三
譚賓錄	十一則	闕名	六四三
杜陽雜編	十三則	蘇鶚	六四八
雲溪友議	十八則	范攄	六五六
異聞集	九則	闕名	六六四
原仙記	三則	闕名	六七七
詳異記	一則	闕名	六八〇
本事詩	十四則	孟榮	六八一
啓顏錄	十六則	侯白	六八六
幽間鼓吹	五則	張固	六九三
大唐奇事	四則	馬總	六九五
會昌解頤錄	九則	包滑	六九七
大唐新語	七則	劉廙	七〇三
仙傳拾遺	二十五則	闕名	七〇五
玉泉子	九則	盧全	七二四
廣古今五行記	六則	闕名	七二七
瀟湘錄	二十五則	李隱	七二九

開天傳信記	九則	鄭棨	七四三
靈異記	三則	闕名	七四六
明皇雜錄	十七則	鄭處誨	七四八
十二真君傳	二則	闕名	七五四
志怪	三則	陸勳	七五六
八朝窮怪錄	四則	闕名	七五七
王氏見聞	十五則	闕名	七六〇
冥報記	七則	唐臨	七六六
甘澤謠	三則	袁郊	七七一
戎幕閒談	八則	章綸	七七四
女仙傳	三則	闕名	七七九
續定命錄	四則	溫番	七八一
桂苑叢談	五則	馮翊	七八四
御史臺記	十一則	韓琬	七八六
因話錄	四則	綽璣	七九一
南楚新聞	五則	尉遲樞	七九二
羯鼓錄	四則	南卓	七九四
辨疑志	四則	陸長源	七九五

舊小說 目錄 乙集 唐

水經 一則 闕名

七九七

陰德傳 二則 闕名

七九七

報應錄 二則 闕名

八〇〇

異聞錄 一則 闕名

八〇〇

舊小說

乙集 唐

靈應傳

孫 校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叢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禳饗。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胎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為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曰某即君之閻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壓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

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許。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階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冤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階相見。寶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高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榮榮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藏微。儻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為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庖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冤

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毗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縹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敵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笄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剗。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

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徒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敝。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徵貞信之教。與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嬴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

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平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緦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齋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

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

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惘然頗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敵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懷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如醉。餘無所知矣。寶璣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銜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

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塔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條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余亦頗自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愉悅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寶

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塔。余亦再拜。自西塔見紅妝翠眉。蟠龍鬢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禮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塔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塔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嫻。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羞敵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

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仗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潰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

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與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塵幘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耐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變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登。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釐立。泊遭疊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

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洛神傳

闕名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敍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殺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

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於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

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何。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年。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沈澹。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據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腫。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昵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
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
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
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
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
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
豔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
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
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
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
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
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
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
復見焉。

吳保安傳 又見記聞

許棠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
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
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
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
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
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傾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
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
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
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
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
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
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
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
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鷲
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
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
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
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旣至

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擒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杳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剝。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臚臚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

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驥。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蒼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安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番巧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

今日親覲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行。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尙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

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遷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綾麻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辭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歛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攝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

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鐸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鄭德璘傳

薛瑩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黃鶴樓下。傍有饑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柁櫓。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觀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

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於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醉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以告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

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攜章氏送鄭生。章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遂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視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章氏也。繫臂紅綃。尙在。德璘驟喜。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章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章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章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備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章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章氏乃悟。恐恚。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

與人世無異。章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章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章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章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李章武傳 又見才鬼記

李景亮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美貌閒容。卽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

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一端。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齋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闕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業卽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卽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

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三二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人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歡。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榻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卽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遂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忽爾稍

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韞韞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卽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卽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甯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

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問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別訖。遂卽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嗚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卽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羣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旣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卽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聞召玉工視所得韞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竊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

翫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趙合傳

闕名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觀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砂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民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黨羌所虜。至此。搃殺。刼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卽某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尙有感激。我李文悅尙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人。

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愕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鉤上。又太陰稍晦。卽聞城之四隅。多有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懍懍。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水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會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遠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邪淫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

韋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尙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感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杜子春傳 又見續玄怪錄

鄭遠古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

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繆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抽

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旅榘，恩者麗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九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

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狡狴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座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又四面迤逆，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糞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願將

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搗碓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

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噫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恩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裴仙先別傳

闕名

工部尚書裴仙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仙先廢爲民。遷嶺外。仙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上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仙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仙先對曰。臣今請爲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爲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爲王。誅斥李宗。自

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爲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爲陛下計。飲用臣言。猶未晚也。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酋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酋先至百。長隸灑州。酋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酋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酋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女。生男。願盧氏卒。酋先攜孥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配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酋先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酋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酋先黃金馬。駝牛羊甚衆。酋先因而致富。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置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不數日。酋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

且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隱。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敢予心。卽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酋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酋先入胡。酋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束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酋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牛橐駝八十頭。盡裝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足。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馬二。酋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旣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旣明。候者言。酋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急追。誠追者曰。舍酋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酋先於塞。酋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戰。殺追騎五百人。日昏。二將戰死而敗。縛酋先及妻與橐駝。將至都護所。旣至。械繫牢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酋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

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鎮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仙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有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仙先乃出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稱名臣。後爲工部尙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少室仙妹傳

闕名

寶歷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厲草閱經。而月墜幽窗。砭砭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恣。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凝埃晝閱。煙鏡管篋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牖。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駟自空而降。晝輪軋軋直湊蒼楹。覩一仙妹侍從。華麗玉珮。敲聲羅

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澀豔。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風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嘲於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瓊樓。旣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神儀。澹潔標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食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縑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車。妹曰。某昨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駟。既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妹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欵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

對詩。自矜孤寢。轉惜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抒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花木不停。薜蘿非久。輕溫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特賴韶顏。須臾稿木。所以君誇容鬢。尙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墮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權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尙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

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願鳳樓人。雲濫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贗。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袁氏傳 又見傳奇

顧 貧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於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豔

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寒簾。忽視恪。遂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望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觀。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顧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姜叢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豔。愈於嚮者所觀。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觀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瞻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治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閏雲處。

士。恪謂曰。既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攜衾綉。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墮。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卽此是也。其奈之何。又曰。弟之村度。何以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遭逆。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爲不可。况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

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攜密室。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且犬碗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恪既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進。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我捺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綬。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

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鬢。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遂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嶽。其慧黠。以東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於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於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卽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頭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騰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李林甫外傳

闕名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尙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鞠。略無休日。既飽。捨驢以兩手反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聽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道士嗟嘆咄咄。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

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廢敝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己。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閤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於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悻之極。若無所措。卻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敕戒。曾不暫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搯

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尙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欲就帳臥。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卻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

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冥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籬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蚩髯傳

闕名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氈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轟。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珠者。又

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紉紫紅執笙等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攜網網籠。置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爲涓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餘。遽命操脰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匄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髻焦禿。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薰。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

宣言曰。蚩蚩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蠶釘追過。宣詔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階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蚩蚩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譏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己。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誡。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蜃飛上。疏曰。臣聞縱盤

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焚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爲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贖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卽拜慰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岷爲太史。令購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餘玄之待後進止。於是岷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

頭斷號。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葛藟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傍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劾伯禹亦非素志。況今天綱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羣臣皆拜舞稱賀。曰。啟鄰國之慶也。岷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岷飛曰。大王逼脇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纒及榻。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

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子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甘棠靈會錄

闕名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行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淒淒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入。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嶽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今夕追舊遊於北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聳轡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溢路歧。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於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衣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於西檻偶見詩

人題一章。駐步吟誦。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閭無近戚。縞衣飲氣只書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絕。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歎歎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樹荆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塞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烏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間垂光影照滂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

尙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
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
綿。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罅。瀛宮水引故山
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
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髮鬢者詩云。新荆棘路舊
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
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
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
岩谷。遂巡鬼車怪鴉相率啾啾。哀猿老狸次第鳴。叫頃
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
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
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鬣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
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媪曰。昨夜三使
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此
傷涯餽諸公。枉死於甘露之變也。

鄴侯外傳

闕名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
唐吳房令。休妻汝南周氏。初周氏尙幼。有異僧僧伽從

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
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
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
產必累日困憊。惟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
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
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倣年
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
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
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
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暫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
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倣與劉晏皆
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
真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即令詠。方圓動靜
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
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
道碁子。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
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還才。靜如遂意。說
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

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之至宅。令其子均垧相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稗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有甚厄也。一日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齋。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灑。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衝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

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必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搆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號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勸

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
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
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
崔圓房瑄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
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
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
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槁葉所藉。
略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
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
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
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
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
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
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者。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
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
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
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

已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
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
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旬日而西域
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
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鬪毯上。以泌多絕
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特恩固求。肅宗
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穎王曰。臣等試
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
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
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
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
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
梨。旣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
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
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
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
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
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

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待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郛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種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恆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

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瓊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誦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琺然。有聲。時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卻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

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隨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蓄微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探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醑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

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醑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飛。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與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語。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

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決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竇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變與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岱徵還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滅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為寧王嫺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為妃。以此論之。尤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

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玉壺記

闕名

元和初。有元胤柳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二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半。俄飄風欵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鬚。搶巨簷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忽見天王尊像。瑩然於嶺。所有金鑄香爐。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

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朱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妝豔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於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

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覓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鸞鴛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織。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爲此行。遂襟帶

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卽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欺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卽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親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

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卻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嚮。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觀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姚生傳

闕名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鷲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夏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

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臥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擋簷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僕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棧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榻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

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殺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姝廢業捶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旣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尙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頓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

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蔡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頽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唐暄手記 又見通幽記

唐 暄

唐暄。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潯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

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暄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暄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暄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簾。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暄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暄驚側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敘也。勿以幽冥隔凝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暄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得一見。聊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暄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

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叵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即叵之亡女也。叵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叵趨前泣而拜。妻答拜。叵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叵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叵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叵卽如言。笑謂叵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叵甚悲。恚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不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叵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處。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叵卽命

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叵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叵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叵方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叵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叵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銀鑊。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棋中。無人知處。叵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叵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叵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叵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叵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網繆夜深。叵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叵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真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

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於閔得免。叵開惘然感懷。而贈詩曰。燁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叵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堦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叵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叵訣別。叵修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叵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叵執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叵爲念。叵答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被久之方滅。舉家皆見叵手記。

李衛公別傳

闕名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牆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往。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榻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聞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不可辭。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

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致，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韃青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須銜勒，信其行。馬蹄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鬣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響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願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何乃私滴二十邪？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祖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正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

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勃怒而立。靖私念我獵徒，以鬪猛爲事，若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齊推女傳 又見畫怪錄

闕名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章會。長慶三年，章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

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遠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孽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避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章會。章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章審觀之。愈是躡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

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鷄鶴翼墜。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卽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

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尙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於牀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

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鄆里關。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峨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牀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銜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各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啓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墮。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算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

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銜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卽推而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卽於齊氏身塗之。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祕。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尙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卽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繡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益闕。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

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卽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魚服記 又見續玄怪錄

闕名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爲我覩羣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碁。入及塔。鄒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旣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

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行益闊，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尙浮深，跡思開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蠟罈之情，投箸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特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碁，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嚼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者，方持刀喜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鱸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自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皆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鱸終身不食。

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

聶隱娘傳 又見傳奇

闕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撻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獠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

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非若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鵠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九而斃。鵠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上。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

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蠶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日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鶴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袁天綱外傳 又見定命錄

關名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瓊。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健爲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

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願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脈。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自誠。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輦。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搆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后。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卽

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卽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繁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執素美。當與薛蘿疎。旣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勅追詣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

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當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卽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窖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勅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於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鳥，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

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僮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醒，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絨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

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戚。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乘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擇。天綱曰。此無貴婿。惟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鷄。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啟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

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潯。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蔣子文傳

羅 鄴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健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

郿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邈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邈宿也。相問訊。既畢。邈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旣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旣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

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願之。實貪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縛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

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數斗。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陸仁蒨傳

陳鴻

唐陸仁蒨，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終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即拜之，問公何人。邪。答曰：吾是鬼耳。姓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即爾

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眚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

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適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蓓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懸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啟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蓓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蓓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太山。於州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蓓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蓓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蓓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蓓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蓓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蓓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蓓曰。萬餘

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蓓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蓓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蓓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縣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蓓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蓓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蓓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問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蓓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卽去。仁蓓一二日。能起便愈。文

本父卒。還鄉里。仁菴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韋鮑二生傳

闕名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雙。鬻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阻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鳧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於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頰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

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素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章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賞。風露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願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於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如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遠。尙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尙有棲棲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墮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髮窮經。至於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於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州府貢之於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上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墮古之大體。況予乃想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於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

啟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聰意已忘於綠鬃。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薛昭傳

闕名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人。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於海康。勅

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鏹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陸。正與昭洽。乃齋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荊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於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醉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

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巹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而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

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扇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會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明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

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烏將軍記

闕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鑣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爲僮而待之。

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輓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殮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

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鐵鑊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斷之。應手漸大。如壘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園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饒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

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讓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多歧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柳參軍傳又見靈鬼志及乾腰子

李朝威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卽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齷齪。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

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儻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於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尙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資看園。豈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

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欷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篋。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篋。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於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於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於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前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

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人虎傳又見宣室志

李景亮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某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願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飲於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囊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囊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尙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從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

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闖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徵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

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開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攬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脾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饑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饑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

既爲異類。何尙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饑難堪。不幸捨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饑。某有餘馬一疋。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尙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齋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尙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

文人之戶闕。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摭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尙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

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於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施稽滯。王程願與子訣。彼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贖贈之禮。計於徵子。月餘。徵子自隴路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徵妻子。免餓凍焉。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馬自然傳 又見續仙傳

闕名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爲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響溪。經日方出衣履不濕。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

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卽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塔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牆。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搥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但禮拜

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奉迎。致遺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僧當能下牀矣。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詔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詔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遂化成真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獅子。亦以水噴化成。走趨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湖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

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婺州。發性尙奇異。乃徒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疾苦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固讓不受。強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微。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弟。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

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川。謂人我仙官也。敕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寶應錄 又見杜陽雜編

闕名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卓衣。引真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卓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

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旻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卓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恒。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鑄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

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翌日。恆自於佐。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佐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鞞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佐進達。若何。圓悟而止。佐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

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旣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超升。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壩高廠。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理所居。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白蛇記

闕名

元和二年。隴西李璿。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貨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

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疑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蠶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嗚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尙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

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阜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隸又皆蠱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卽出

奉迎耳。車子既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豔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遂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巴西侯傳

闕名

吳郡張錠。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錠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錠卽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錠於門曰。願先以

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錠曰。客且入矣。錠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錠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錠升階。謂錠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錠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鬣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錠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願

謂鋌曰。吾今尙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鋌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鋌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鋌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於大石竈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於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校尉也。而

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竈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鋌既見大驚。卽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竈。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其金貝。繪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求心錄 又見宣室志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脈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竈。竈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磐

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諠。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體身。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

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既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知命錄

闕名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臥。見二人白衣執節。若貫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摔倒者。柵枷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

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部分其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牀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禮獄者。付鑪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悉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那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卽榮何况成名。尙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卽歸。得不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

居宜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堦。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闐。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憐人。全素既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頗忍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堦問二吏。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開。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睡。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睡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遂巡掬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搖動。則斃不寤矣。全素依其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

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廂。主人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熒煌。鳴鳴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抽瓦拆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於穴中。誠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摔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縛囚。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

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窗讀入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塔。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於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爲。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

知進而不知退者。

山莊夜怪錄 又見傳奇寶齋作雷齋

闕名

大中年有雷菌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墮。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菌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賦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菌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蓬華旣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卽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菌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妄。殊

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穀於菟。有文班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定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碁局在牀。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菌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嚙決須臾而盡。特卽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其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莢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

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鵲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茵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茵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躡。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隣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躡向北溟。茵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茵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其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其山矣。茵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真記 又見續玄怪錄

闕 名

楊敬真。饒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坐。雖隣婦拜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

仙師使者來迎。將會於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不穩。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淇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覆崖徧谷。妙樂羅列。問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淇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真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

鏘。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邪。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鄲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知。但性本慮靜。閒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卽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暗果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小金傳

闕名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唐。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有佳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袿。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卽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於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以觀之。卽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

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醮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黍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以闌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朗言。還你。遂擲窗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卽瞑然。女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餠。置戶限上。祝之。於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餠。餠以兩手據地。合面於餠。餠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餠。餠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爲問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然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揮

衣闔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卽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廬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廬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今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卽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鑊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

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曰。汝看此繡。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烏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

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賢聖前度。背當時獲愈。今尙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寤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迷樓記

韓偓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

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

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

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釐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許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掣。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遺意云。祕洞扃仙丹。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浸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

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獨放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踊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花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

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海山記

韓僊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忌。好鈎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

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乃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啣啣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楮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使素不

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奇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八。皆擇宮中佳麗。護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遠。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

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挿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漫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醇醪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遠。禁園

中斜日緩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除。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

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

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尙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朝慶兒睡中驚。魔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

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因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邊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願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

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之家。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

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雖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恆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矧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鞮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

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尙大旱。况天子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開河記

韓偓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楊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

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靈景。視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

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俱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蕭靜。漆燈品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啟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略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

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玉祝。并白壁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鑼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僂僕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壁一雙。爾當資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邱。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邱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羣夫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荊蒞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

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語。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呵嬖來。阿嬖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搥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嬖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塋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

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擣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擣。擊而食之。謂曰。合酥。巒。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值。寧陵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悍。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

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且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罇。贈與。凡有上表及認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管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州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醮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塚。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

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於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旣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

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鑿甚嚴。用鄴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願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鄆陳蔡并開拓諸州丁

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穎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十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絲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夏。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

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獲其蔭。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少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

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不卽奏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於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

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羊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負苓者傳

王續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午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贏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

居與名姓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列。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假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現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閻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容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難為狻猊，龜囊馳者，靴袴一往來為鈞，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鞘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椰

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粹五色，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既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虬髯客傳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敏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聘。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頷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豕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而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

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妾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

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道士方

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

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昇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指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賀之。乃

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官。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

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獄父忠死太山下得予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午與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醜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敝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幢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孺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

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蹄道窄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訴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自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陔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畫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賸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闌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班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踰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輻輳。車蓋河間。蘄州庸調。繪布。駕轉連軌。盆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大原倉。備關中凶

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慶間有人禳病。法用卓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盧東臣。雞林南臣。溟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元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去國失寵。尤足寓悽感也。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欸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畏冷。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真。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適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

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敍義事。其竇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卽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

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所在。誠得死在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高力士傳

郭湜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水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

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具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與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恆。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恆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元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夫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元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獄。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愈。今日奏陳。雅

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斲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輔。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十二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輸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薊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叢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鏑。向歷半年。斬將擐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

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板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官。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比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

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面。增恨。應運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軫。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卽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宏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蔣僞敕。僞書出於高尙。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

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於虢。濟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司。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焚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

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擁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尙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雜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敕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喚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

看畧見少。多是罷職。却被案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誦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燻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勸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

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元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語記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元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邱之獄。旣無所措。難以

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鎰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章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宜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是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陶峴傳又見甘澤謠

沈既濟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壁。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

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寶。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

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住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蓋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覘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覘也。覘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任氏傳

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釜。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子妻族。與釜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釜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釜乘白馬而東。鄭子

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睽。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絕。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局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

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報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蕪荒及廢園耳。既歸。見盜。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艶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艶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飛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盜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雜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盜。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盜笑曰。觀子之貌。

必獲詭陋。何麗之有。盜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盜迎問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盜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盜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盜之內妹。穠艶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盜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盜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盜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盜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藏身匿于扇間。盜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盜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盜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盜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盜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盜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

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糲可給。不當至是。蓋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蓋相視。貽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饋。皆蓋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與步。不常所止。蓋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蓋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之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蓋曰。幸甚。廬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蓋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蓋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絕。當識之乎。

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求之可也。蓋拜于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蓋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蓋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蓋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逆任氏。任氏聞。召笑謂蓋曰。諸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滅。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蓋。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管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

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苑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敵。乞衣于蓋。蓋將買金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蓋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任氏問其欲。張大見之。驚謂蓋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綴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歸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蓋資助。蓋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感之。不思其他。與蓋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蓋以馬借之。出祖于臨臯。揮袂別去。

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而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閹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欵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視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蓋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蓋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蓋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蓋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蓋悲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申宗傳

孫 頤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迳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遁埋者耶。何必知

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筆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濟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夜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百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迴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食。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濬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巖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

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元國來。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見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叢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願見向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君既至此。盍從吾謁蒙元真伯。蒙元真伯居大殿。牆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宜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卑賤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況爾清節。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

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二童子見詩。怒曰。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遂疾逐君。青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青已七八年矣。君青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青卒。生于君家。卽君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是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兜元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因吐珠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身輕神旺。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其夕佐略寢。及覺已失叟所在。

梅妃傳

曹 鄴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

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願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闕。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綬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特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煎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

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權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玉鑑塵生。鳳窠香歿。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綠。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今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

舟。君情繾綣。深斂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度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

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鄂林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閥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曾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嬖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紅線傳 又見甘澤謠及劍俠傳

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媼使蓋日。決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問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進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

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

風。鼾而彈者。或手持巾拂。癡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廢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齋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在塵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癩。

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達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劉無雙傳

辭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

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祖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所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

氣促。唯言鑲却大門。鑲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淫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扇鑲。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鑲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刀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轎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

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繪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賊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將。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種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

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若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

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處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歎歎。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

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緜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篋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膽子一十八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霍小玉傳

蔣防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

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勞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濃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南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

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諒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願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

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息。閉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澆紗。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願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歎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裹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指陳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繁懷。玉謂生曰。以

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遂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

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遣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費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崔王小女。將欲上鬻。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紗。曰。我小娘子。卽崔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悒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憐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

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不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角。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

抱持而進。急走推入中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感亂。不甚信之。僮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徹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奠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繡帷之中。容貌妍麗。宛

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葢襜。紅綠帳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

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綺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誓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

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廻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李娃傳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舊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

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宅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

召其家僮。持雙緣。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徒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戡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辭。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觀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傲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蘢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扁鑰甚密以泥絨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徒居而且再宿矣徵徒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

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遭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懨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餉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贖錢二萬索願焉其黨者舊其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鞶鑿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顛顛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壘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爲衆所請。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

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纏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游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

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既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隅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

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鑿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于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贖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

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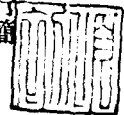
舊小說

乙集 唐

三夢記

白行簡

人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為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觀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罽。洗破。逃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絃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



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家。命題一篇。王璽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抵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千一百也。子詩曰。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適同。蓋所謂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句。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為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狀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醕。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

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章臺柳傳

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怪惜。後知其意。乃具饈請翃飲酒。酬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洗之賤。稽探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侔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

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翃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贖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刦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崗。見蒼頭以馱牛駕輜。輦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叱利。阻同車者。請詰日。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真誠念。乃廻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麟。目斷意迷。失於魂魄。翃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

縵胡佩雙鞭。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叱利兇恣撓法。憑恃徵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壘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

然也。

非烟傳

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視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籠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

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覺慙恐事泄。或非姻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冥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姻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輝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遠和。耗冰雪之研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簫。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簡。徑費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

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簫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滌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

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冥。永奉歡狎。言詒象踰垣而歸。陰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馨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謔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擧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

日窆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姓。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十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揚州夢記

于鄴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概。遠馭固

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疑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載

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娼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闕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天鵝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

三子。牧既卽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邁曰。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妙女傳 又見通幽記

顧非熊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

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旣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吃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吃王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臟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千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敍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卽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叙言曰。暫借小女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卽是丈夫聲。

氣善倫阿母語。卽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卽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其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分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臥。忽語令添香於鐘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卽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卽蹉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

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俯首笑。久之言卻迴。卽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卽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床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嘗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甚悽愴。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冥音錄

朱慶餘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娼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姆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崔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中。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道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

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戀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髻髻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然鶻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歌。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斛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水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斛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卽飛毬舞盡。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醜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

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瑋親召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擬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離魂記

陳元祐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勵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

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二子。與鑑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三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生先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

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遊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瓊者。有廉稜銳剗。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若欲雲歎雷轟。巖巖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霧景麗之且巖。嶠靈霧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蒺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

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視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枕中記 又見異聞集

李泌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盜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士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奩新被敗死河湟震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太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尙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

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儻儻儻儻儻儻爲考功員外儻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儻萬年尉季子儻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痼殆將溘盡願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

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朕自愛。燕翼無妄。期於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粱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窆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妖。地反物爲災。其於水也。反利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醫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柏。發猷歎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濺倒流。蠱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瓠建。不捨晝夜。至於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吞洲漂

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爲河海。隳類如魚鼈。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洲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伍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奉薪撻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促櫓。斂邑之憚。發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實於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於水次。將健丁壯。遇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颿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邱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伍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都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淮陽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廉察之間。又移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懷奉聖主明

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診。恆之罪也。厲聲正色。陪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耗。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郛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有。可異者。惟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抑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己。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扶。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楫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緝立鄆市。告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貫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柳爲麗。端衢四達。廨宇雙峙。雙關雲聳。瓊臺中天。卽公之新惠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卽盛。遇賢卽退。故劉琨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卽國之長城也。今以一革之航。結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頽而

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卽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喻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記之。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鑾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鑾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其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

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跽。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敗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議論泄露。密旨上。繇是疏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盡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頽。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皝。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繇。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寶。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游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

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服。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且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牖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名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

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更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嘯。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邪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勸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拆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

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諒。譖譖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譖。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譖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增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對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釐。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媵。媵。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愛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

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

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

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誹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河間婦傳

柳宗元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邀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人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闈。以飲食觀遊。非禮甚矣。何以師爲。新婦不足辱也。姑不聽。強之。河間俛墮登車。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祠。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使奚官先辟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咸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邊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明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

遂入醴醴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己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其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友大悶。不得已留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鬻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旣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甚。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忤。忤恆若危柱之弦。夫入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旣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

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關門召所淫者。俾逐爲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嫌。又爲酒壚西南陬。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憊憊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耳蹙頰。皆不欲道之。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修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一作沒）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以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

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樂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餌。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除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會真記

元 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

命女鴛鴦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間。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

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

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其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賂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誼之下。或勉爲語笑。閉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欹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繆縈。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醉。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恐。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蘊。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

積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綺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璣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徵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達闌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鸞翼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龍。矯。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

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感。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

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鉅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驪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

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齊魯二生

李商隱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廐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鈔道。常就迴遠坑谷。無慮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奸。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月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櫛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閒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資廢舉。買轉與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

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櫜。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叉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驅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白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

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李商隱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下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主事。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

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帛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豫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之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

指使輩率無賴人也。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詳。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以編簡。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儉難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輿。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

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案驗。吏閱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何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

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爲人下者。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宴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葺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適美勁健。絕代特出。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冑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甥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

置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督以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故號所居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尙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與弟子辯才。辯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弈書畫皆臻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常於寢房伏梁上。繫爲暗檻。以貯蘭亭。實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此書在辯才處。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禪師喪後。滄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旣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敕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斬固不出。上謂侍

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尙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蕭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于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旣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窠。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

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長若葉空飄。妍媸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曰。檀越閒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詩。如是者數次。於是詩酒爲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先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携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搨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際。親付於吾。付授有緒。那得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檻。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一物在此。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赴永

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回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史須見及才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作別。辯才聞語。哽絕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餅一碼。磁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吝。以其年毫。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回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悻病。不能強飯。惟歎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揭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命。太宗曰。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

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尙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將軍時。隨牒適越。汎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流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三年。素師已年九十三。福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之永明。溫起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修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藝術。迹邈筆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州刺史。蒙恩許拜埽。至都。尋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司宣敕。內出絹三十四匹。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踟天闕。命伏枕懷欣。殊恩忽臨。沈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郎

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西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饜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

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其天。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

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沈於江。獄吏囑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予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筭。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問其狀。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僕杖者。易于必召坐。食間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

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間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寶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寶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

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寶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彼齒。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凡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難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婦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就。逆順輕重。

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太和元年。予客游潯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尙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南柯記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

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與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榻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令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

就賓字。繡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沒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釧。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間。爭於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

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觀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螯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愜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主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

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汝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穎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

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問。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馬。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曠咽。鐘鼓誼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勝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柴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

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輦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咸福日盛。王意疑忌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譎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疊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嘗然人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

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苑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愉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謾譎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簪于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尙湛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從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

磅礴空枵。嵌奮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壙。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禁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

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白猿傳

無名氏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同守之。是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卽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卽深凌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條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爲雨侵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緬。而陟其上。則嘉樹列

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幘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從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心驕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綰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及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

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嘻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探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裕。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欲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翮戲一夕。皆周未嘗寢寐。然其狀即猴。攪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為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

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紇子歐陽詢。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作此傳。託江總之名。非實錄也。蓮塘識。

獵狐記

孫恂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尙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

設罟罟於通道。則犬斃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尙有尊於我子者乎。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翫者走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揮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介紹於張直方者。直方延之。觀其利喙膽辭。不覺前席。自是月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儻舍無煙。愁雲寒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祔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始零。由關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鞬弋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

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闈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且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慘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闈曰。此乃劍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乘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闐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翊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欒檀宏敞。帷幃鮮華。張銀鏡。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

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遵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瞻以佳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陳禮。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傾囑而已。知古馨折而答曰。某蠹沙微類。分及溷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惟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霓。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神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

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見母諍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無啟寇警。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乘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佯僂走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關闔扉。猶聞誼諱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輪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事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道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

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數弓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亂羅罟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污之穴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尙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蹟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

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於權威中。或無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於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鬼塚志

褚遂良

司馬遷妾

永徽二年九月。予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予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

遷周遊名山。携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憫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妾。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血食於斯。

小說舊聞記

柳公權

王鐸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王鐸。宣宗朝再啟黃閣。不協比於權貴。惟以公諒幸大政。四方凡諸所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冕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一日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吐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於若而相迫邪。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

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捨龜壽萬死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閣曰：幸爲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宏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環隸，尙服義風。九土蒼生，固受恩宥之賜矣。

常侍言旨

柳 理

張說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老浮屠泓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說曰：此宅氣候，忽然索寞，其必有取土於西北隅者。與說並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

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欲填之，猶人有瘡，痛補之，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均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均長流。

龍城錄

柳宗元

神堯皇帝破龍門城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嘗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憩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

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魏。但聞清香。鶴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寒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廻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殷然。赤電遶室。冥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

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元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細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慄對曰。青邱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頷。頃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拆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閨中。但聞勸酌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拆。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回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習習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

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贖。強起昱至京師。煬帝廢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健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澄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

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嶺表錄異

不乃羹

劉恂

交趾之人。重不乃羹。羹以羊鹿雞豬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葱薑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芡銀杓。可受一升。卽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卽斟一杓。內臂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乃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權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温媪

温媪者。卽康州悅城縣孀婦也。績布爲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筐中。不數日。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於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媪嘗濯浣於江。

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於媼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媼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卽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遂作。及明。已移其家。并四面草木。悉移於西岸矣。

周遇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恂云。頃年自青社泛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客。云是狗國。逡巡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經毛人國。形小。皆被髮。而身有毛。蔽如狄。又到夜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探野蔬。忽爲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又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夜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有執木槍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濟將弓弩槍劍。以敵之。果射倒二夜叉。卽昇拽朋嘯而遁。旣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

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卽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慮有災禍。旣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見果。採得三四十枚。以歸。分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島。而取水。忽有羣山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旣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絕無人踪。捕之。僅獲百口。食之。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葉似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紋如魚子箋。其紙慢而弱。沾水卽爛。遠不及楮皮者。又無香氣。或云黃熟棧香。同是一樹。而根幹枝節。各有分別者也。

教坊記

崔令欽

筋斗裴承恩妹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人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瑛曰。爲我語侯大

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擊土袋。燈既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瘡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李暮吹笛記

楊巨源

許雲封 又見甘澤謠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璧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歎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

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暮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終。必撫背賞歎。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邱。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笛。卽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爲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

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末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天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笛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爲清響。且異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章公曰。欲旌汝靈。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壘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元宗二則

元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執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元宗懼太平之忌。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元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獨搆火殿中。煮未及熟。忽而假寢。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藥盡覆而無遺焉。元宗起視。異之。復下火。又投一劑。

養於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元宗以告說。說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王恩澤莫能及。肅宗之與說。子均。均若親戚。兄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元宗初卽位。禮貌大臣。賓禮故老。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顧崇。再三言之。冀上少酬。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登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旣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日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甚卑。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悻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任相之道焉。

張果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星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憮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能敗其中。試飲以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乃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二卮。醺然如醉。願使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齩矣。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於袋。乃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傳於墮齒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乃信其不誣。

僧無畏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與烈風雷雨。適足以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病。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幢

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徹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咒水。須臾有若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咒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直上數尺。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極馳而去。還願見白氣疾起。自講堂出。若一疋素練者。旣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纔及天津橋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時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卽高力士去請咒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焉。寺今見在。

肅宗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矣。及上至見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用。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

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曰。無勤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民間女子。頗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

京兆。閱致女子。人間囂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覺不寤。吟呼。

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贈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以劍抉而入。抉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吳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媼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

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媼叩頭具服。上睨謂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

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

興慶宮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即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即位。立樓於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中。歌舞常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特用。至是使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工歌。有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潛然淚出。顧侍者曰。誰爲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黃幡綽

元宗避播遷於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亦在其數。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毀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至塔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故鼎新。推之多類此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因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蕭嵩

蕭嵩爲相。引韓休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殞涕。上爲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私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且日宜如常朝謁。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

而君臣終始。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上以素羅帕包其二。以賜之。

異疾志

段成式

王布女

永貞年。東市富民王布。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阜莢子。其根細如麻。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異其賢聖也。約僧去五六里。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邊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句容佐史又見廣異記

句容縣佐史能啖鱸。至數十斤。恆食不飽。縣令聞其善。

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飽。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鱸所。鱸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命小吏持往揚州賣之。高舉其價。冀有識者。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人求買。初起一千。累增至三百貫。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刁俊朝妻又見續玄怪錄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有癭。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餅。益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填籥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洽洽可樂。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烟。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不忍。妻聞之。謂其夫曰。吾此疾誠可憎。送之亦死。折之亦死。君當爲我

決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猿。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日癭中走出之猿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覆之。以求食。昨日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蟾蜍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于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貫酒欲飲。黃冠因嚙喉高歌。又爲絲袍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謂。時大定中也。

諾皋記

段成式

按諾皋記即酉陽雜俎第十四十五卷柯古殆亦別出單行。今依甲集名山拾遺記例分刊之。

乾陀國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線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線。謁王。線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

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線。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線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線。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線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王。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神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杜林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

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窟。一曰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妬婦津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妾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長鬚國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一作日波）鳥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恠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

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鏹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鏹。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賈相公

賈相公。晚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一作明）日。當有兩騎衣縵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家而滅。遂壘石標表。

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汝州村人女

博士邱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挖其頭。睡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物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

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僧智圓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救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忽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恠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尙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嗽。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

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惘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阜衣褐襪，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鉞索而獲，卽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樛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邱。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苕箒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劉積中 又見夜叉傳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

婦人白首，長纒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願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二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

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室中。乃上堂對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室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支諾皋

辛祕 又見酉陽雜俎

段成式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昏。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面蠟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

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憤於黔婁。適植索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耳。

王申 又見酉陽雜俎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鬼。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

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釵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貫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囁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墮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齧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李固言 又見酉陽雜俎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卽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卽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

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時。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視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視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卽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特勢用事。莫敢言者。泊相國崔駟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黃金。天干董氏杖背。遞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婿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歎矣。

夜叉傳

哥舒翰 又見通出記

哥舒翰少有志氣。居長安。交游豪俠。有愛妾裴六娘者。容範曠代。翰悅之。居無何。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迴。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旣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他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繡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

段成式

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
褌。鋸牙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
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昇觀
於月中。破而取其屍。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
衣服狼籍。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我作貴人。我今
拿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
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
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救之。翰具
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
所見。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
然後數年。翰顯達。

江南吳生 又見宣室志

江南吳生者。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妾。後數年。吳生出
宰於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
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
婢僕。或鬻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
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
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

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在。而劉氏儼然不
語。吳生怒。訊其婢得實。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
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既
出門。卽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胸。目皆盡裂。狀貌
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
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
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電光。
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
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
不知所在。

杜萬 又見廣異記

杜萬員外。其兄某。爲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
卒。時盛夏。無殯殮權。以葦蓆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
官。拘於吏事。不復重斂。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
及觀坎穴。但葦尙存。某歎其至深。而爲所取。悲感久之。
會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
容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旁復有一子。狀類羅
刹。極呼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

爲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卽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以兒相示。船行既遠。乃擊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刹。解人語。大歷中。母子並存。

酉陽雜俎

段成式

裴沆

同州司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曉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下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邪。若得入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三。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至洛中。干胡盧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盧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盧生初無難。易開襪取一石合。大若兩指。受針

刺臂。滴血下。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復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蕪狼藉。裴渴甚。求漿。老人指一土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襪物。大如合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誠也。裴復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

龜茲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

此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遂乘龍而行。

孝憶國

孝憶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囊鼻黃髮。綠睛赤鬚。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豬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兵一萬。不尙商販。自稱孝憶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績鋪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卽苦海水。又鹹。土俗伺海潮落之後。平地收魚以爲食。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

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卓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歿。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冥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若厥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厥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久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

渾子

昆明池中有家。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北。若水則火。父病且死。欲葬於高陵之處。矯語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王舜。洱北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陰縣。

恨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渚下。積上。恨子曰。我由來不取。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像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鶴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爾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揖之。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鶴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爲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兔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

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鬼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如期備酬。焚之。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間三日也。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致。一日有人攜石枕求售。質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輒復舊。或噴唾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錠處。其模似預曾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闊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今住洛惠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緞針。親見其說。

染牡丹花

唐朝韓文公。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邊令歸。且責曰。市肆

賤類。營衣食尙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笛曲。盡遮牡丹。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齋紫鑲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根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黃紅。歷緣。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公出關時詩。頭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卽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旣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且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爲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辟塵巾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甲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之外縣。去州二百餘里。高方令綱身勸甲。甲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間解之。座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眞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甲曰。余嘗遊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甲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謂高曰。玄眞此來。特從尙書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甫請避左右。言某於新羅獲巾子。可辟塵。欲獻此贖甲。卽於懷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清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甲之性命。恐足贖也。皇甫請試之。翼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驕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尙書獨不霑塵。豈遭逢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故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尙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

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甫卽於巾上抽與之。針色如金。監軍乃割巾試之。驟於塵中。唯身及馬。馟尾無塵。高與監軍。且具禮往謁。將請其道。霎一夕。忽失所在。

趙業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空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婿賈奔與己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石黑。高數丈。廳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奔。因與辨對。奔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奔鼓刀業。負門有不忍之色。奔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他襪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

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芎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鼻。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焰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僊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腹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鑒。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有如琴者。長四尺。九弦。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榼。三弦。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項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辭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事。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可尋此行。勿反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

記敘事甚該悉。

郝惟諒

荊州民郝惟諒。性蠶率。勇於私鬪。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醉臥冢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請託。妾本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大和中戍邊不返。妾遭疫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僧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襯。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於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墜石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在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嘗入山採藥。暴風雨避於檀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晴。朗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其上平齊。如削。中有竅。其下漸闊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錦。光澤可鑿。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櫬而埋於禪林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無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旣至。執手曰。貧道己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守宮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布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訾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墜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

與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驕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囓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逐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囓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駭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盡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再端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埕相次。每埕有蟻數千。懂懂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

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旣覩。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嘗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蟻。療以雄黃丸。方愈。

鄭仁本表弟

唐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忽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徒倚間。忽覺叢中。鼾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無。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爲日。鑠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予卽一數。因開襪。有斤鑿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岐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李簡

唐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里村百姓李簡。癩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途徑往南李村。入亮家。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二人著黃齋帖。見追行數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委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壞。別合託生。一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張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問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段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謬。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貧。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九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

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齋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九。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撻若猿。攢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孟不疑

東平未用兵時。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至。僕從數十。孟欲謁之。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至。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

影而滅。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恐懼不睡。張尋太尉。至三更。孟纔寐。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撲入東偏房。拳聲如杵。頃之。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至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貲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前去。行數里。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及明。但空鞍。失張所在。騎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唯一隻履在傍。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誠。夜食必須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嘗持念溺於遊覽。不復應舉。

國子監生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嘗夜習業。忽見一小兒。鬚鬢頭長二尺餘。滿頸碎光如星。熒熒可惡。戲弄筆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

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黏粟百餘粒。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鱉者而鰓。其家異之。養於盆池。經夕。二女悉思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對作戲。染藍涅皁。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影下。大言曰。乞一錢家。或睡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為求上都僧。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釘界繩。印手勅。劍召之後。設血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於酒上。瞻乃匿劍。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草。蔓大可合篋。喘若韞囊。蓋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代折羅叱之。女恐

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籥。勘得一篋。篋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得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都。先詣瞻。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瀉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差。

權同休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顧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顧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麤沙數坏。按搗已成豆矣。及湯成。與常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予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褌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顧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曬之。遂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五十。秀才慙謝顧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為僕。顧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若限不足。復

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感不安。顧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閣。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分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擡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鬢髮刺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貧。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剗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韓滉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憚。若彊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懼。知其姦也。

范山人

李叔詹常識一范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將去。有一藝。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緞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柳城文見幻影傳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眇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甯采視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

周皓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爲花柳之遊。競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競求珍貨。合錢

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甚急。皓戒內勿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卽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力剛。且恃其力。顧從者不相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且絕其頷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錠。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喜甚。皓因拜之爲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別。於是遂免。

崔汾

灑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款款崔生意。其地鼠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儻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摔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硬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訝仙官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

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此苦。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禱。藉巾幘。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合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成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迷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逮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

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吃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爲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是其神也。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劊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闢記。反手指其劊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劊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韋陟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偏倨。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於殿庭。旣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際朝旣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尤尙奢侈。侍兒闈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度日懶爲一言。其於饌羞尤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常以五彩紙爲絨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於堂下。

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僅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寧王

寧王嘗獵於鄂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囑上訴。治熊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鄂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囀。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嘗入獄。滿背錢。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轉爲坊市害。左右言

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

盧山人

唐寶曆中。荊州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汧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買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蓄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篲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纔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厥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

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榷。僦墨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意以爲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搬運。窺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達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俊。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卿言盧卿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

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性蓋神仙之流也。

一行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徒一大甕於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真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亦早。盛德所

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鱸數椀。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寘於茶甌中。以撲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撲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掉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鱸。

王固

唐於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游讎。復不得預。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頔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

荷公之厚。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枝。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衝地軸。魚龍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觀之大駭。乃言於于公。王已潛去。子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霍乾祐

霍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臥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羣虎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霍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灰袋

蜀有道士伴狂。俗號爲灰袋。霍天師晚年弟子也。霍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

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爐。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道齋。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李秀才 又見幻影傳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羨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旣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龕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

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頰。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也。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繆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援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榦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域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

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不言論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

夢遊錄

任蕃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卽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諸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

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期。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午。函其夕成婚。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

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餓。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宦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焉。

獨孤還叔 又見河東記

貞元中。進士獨孤還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還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郫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還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

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還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閒坐。獻酬縱橫。履鳥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還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楸。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還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塲。向坐飛擊。塲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還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

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還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還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還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塼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沈亞之 又見異聞集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邪。出長安城。客囊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畜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粧不

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洗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髻沙。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

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舞秦舞，舞者擊髀拊髀，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願此聲少善。願沈郎廣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髀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風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目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僂矣，惡

又死乎。

張生又見妻異記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飭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喫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鬢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鬢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鬢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闐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長鬢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奴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仙吏傳

太上隱者

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

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數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於詮正。謬僞。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及梁武帝受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咨遊。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爲御史。唐實所搆。貶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相元載惡之。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諡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

爲吾吮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還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英雄傳

雍陶

于頔 又見雲溪友議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傲

睨自若似無那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
天之一柱。鸞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
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
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
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
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
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
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
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
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
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
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
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
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滌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
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
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

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帳奩匣。
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戍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
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
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媿
媿。遂多以繪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釧香
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
臺夢使君。

裴度 又見玉堂閒話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
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丐故衣。迺還假貸。
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
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
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
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蠹盡。唯餘微命。此亦細
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
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
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也。常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

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語。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

神女傳

孫 頤

宛若

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卽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禱。今欲爲淫。此非

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乙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取宛若爲小妾。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康王廟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性幽閒好學。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鷲。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訝之一夕。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因起送子卿之室。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方曉。女乃去。及夕。二女又至。留妹同寢。卿

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自此姊妹每旬更至。如是數年。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張女郎 又見異聞錄

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元機在席。顛倒賓客。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風將雜。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遠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須臾。一女子褰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

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謂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屠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出門。共登一輜。駟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殺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女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會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

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咏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大女郎顧警。謂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叙衷款。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值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

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轔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篇末有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

幻異志

孫願

板橋三娘子 又見河東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厚。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窺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

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合水喫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蕎麥子。授於木人。種之。須臾。花發麥熟。令木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閉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踏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

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

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齎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拐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胡媚兒 又見河東記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怪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

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輻輳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雷民傳

李鄴

沈既濟

唐李鄴。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今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窰烟。須臾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觀其推案。

玄怪錄一名幽怪錄

牛僧孺

來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遜李萬進結爲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燈火。因與共頓之。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卽當府秀才也。遂啓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蝸兒也有四五箇客。蝸兒卽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牀榻茵褥甚備。俄有一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紛錯。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溫。主人揖客由阼階坐。曰。污蠖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青霄良會。殊是忻願。卽命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謔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污蠖。實譏其姓。衆皆撫手大笑。以爲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爲歌聲。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衆皆慙其辨捷。羅巡又問君聲推之事。足得

自比雲龍。何主名之自貶耶。污蠖曰。僕久從賓興。多爲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士。何異尺蠖於污池乎。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爲不載。污蠖曰。我木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旣而蝸兒舉方丈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無不飽飫。夜閣徹燭。連榻而寢。遲明叙別。恨悵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里。猶念污蠖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污池邊有大蠟。長數尺。又有蝨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污蠖及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數升。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榮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卽有老父鬢髮疎禿。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夫雖無所解。而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客子長。

異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
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庭俊甚異之。問曰。老父住止何

所。老父怒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
何不呼爲麻大。庭俊卽謝不敏。與之偕行。遶堂西隅。遇
見二門。門啟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樽酒盤核。麻大
揖讓庭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
卽降階揖讓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
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
使請爲四句矣。麻大詩曰。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
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
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爲一章。亦不惡。且耶良
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村王
筆端坐。爾來求食渾家門。庭俊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
有淹留歇馬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欠
馮煖在。今希廁下賓。且耶麻大相顧笑曰。何得相譏。向
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飫矣。於是餐饋肴饌。引滿數
十巡。主人至。覓庭俊不見。使人叫喚之。庭俊應曰。唯而
館宇已非。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廁屋下。傍有大蒼

蠅。禿掃帚而已。庭俊先有熱疾。自此已後。頓愈。更不復
發矣。

南續

唐廣漢守南續。常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
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
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
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
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
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爲陽道錄事。我爲陰道錄
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
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
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
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卽避案後。令崔生自
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
生卽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問妻犯
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
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日。請回。青衣命
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胥

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生人。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董慎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慎謂使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卽知矣。自持大布囊。內慎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兩目。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寫出。扶去目泥。賜青縑衫。魚

鬚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實無閒獄。承天曹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餘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我辭。卽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卽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閒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卽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

仍敢恣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為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荷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

蜡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也。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

龜等並正法置處。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擊之為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

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歛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

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三耳。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鷄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字也。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閒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綬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隣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

國。紫綬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鬪花燵。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

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為錄。一女郎為明府。舉觴酌酒。曰。惟願三姨婆壽等。祁山六姨姨。與三姨婆等。劉姨夫得太山府。紉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

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總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為錄事。

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糺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盃曰。誠知彼罰直。緣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傳翠簪過。令不通。卽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翠綏坐下。使說令。翠綏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喫。又無髮。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捲千條入。又歌曰。玉口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卽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卽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噓咳。

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日拾得翠釵數隻。將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

顧揔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揔。性昏黷。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揔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揔曰。敝宗乃顧氏。先未會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譴爲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揔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盈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渚。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撥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皇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爲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

持危脆朽委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於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摠曰。吾本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荆州女。尋生一子。荆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摠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摠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鄰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拋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摠不覺涕泗交下。因爲一章寄嬌羞娘云。

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旣而王粲徐幹與摠殷勤叙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卽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摠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願摠可不修進哉。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旣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嘹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屨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

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鐙。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盧渙

黃門侍郎盧渙。爲洛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迴無人。嘗有盜發墓。云初行見車轍。中有花磚。因揭知之。是古冢。乃結十人詣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執持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半開。有黃衣人出。曰。漢征南將軍劉(忘名)使來相聞。某生有征伐大勳。及死。敕令護葬。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葬不瘞寶貨。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欵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能洎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渙

令復視其墓。中門內有一石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於牀下。因却爲封。兩門窒隧路矣。

崔書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遷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席。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植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取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遷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

後。卽依言營備吉日所娶。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啟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蓋明晨卽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遷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已。召崔生入。責請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文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鳴咽而出。

門至遷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岑順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旣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邊。側席委賢。欽味

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願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賫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委霜臥甲。天設勦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蓄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末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堞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輻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

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王栖其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與尸橫地。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謂順曰。陰陽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見其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鐵錘。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錘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塹堂。其明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旣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韋協律兄

太常協律章生有兄甚兇。自云平生無懼。聞有凶宅必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留之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章生以飲酒且熱。袒衣而寢。夜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脚長。其色頗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來。循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爲之動。乃言曰。臥者惡物。直又顧我耶。乃遶牀而行。須臾生迴枕仰臥。乃覺其物上牀。生亦不動。遂巡覺有兩箇小脚緣於生脚上。冷如冰鐵。上徹於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帶繫之於牀脚。明旦衆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章生之兇。而能絕宅之妖也。

蕭志忠

唐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暇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瘡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

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兇鹿豕狐兔雉鴈。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斃獾。爾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老虎泊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卽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卽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兄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卽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旣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闊別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獵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麋卽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已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

矣。若汝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艷。絳州盧司戶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合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爲獸身。悵悵不得志。聊有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涯足風雨。更將斑蝥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合質譴謫已滿。唯有十一日。卽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因題數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合質。謫下中天。被斑革六十甲子。血食潤飲。廁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紀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誦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人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卽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納一囊中。以朱書一符。取水喫之。二囊卽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卽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

淳于矜

晉太元中。瓦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洽。將入城。北角共盡忻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將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並在。當問我翁母。矜便令女歸。問其翁母。翁母亦願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生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驪卒來召。車馬導後。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咋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

蘇履霜

太原節度馬侍中燧。小將蘇履霜者。頃事前節度使鮑防。從行營日。并將伐回紇。時防臨陣。指一旗劉明遠。以不進鋒。命履霜斬之。履霜受命。然數目明遠令遽進。得脫喪元之禍。後十餘年。卒。履霜亦遊於冥間。見明遠。乃謂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無因酬德。今日當展素願。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趨北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爲侍中之部將也。見而訴之。必獲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間。果逢舍利王。弋獵舍利素識履

霜驚問曰。何因至此。答曰。爲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來。宜速反。遂命判官王鳳翔。令早放迴。兼附信耳。謂履霜曰。爲余告侍中。自此二年。當罷節。一年之內。先須去。入赴朝廷。郎君早棄人世。慎勿泄之。鳳翔檢籍放歸。至一關門。逢平生飲酒之友數人。謂履霜曰。公獨行歸。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鳳翔。鳳翔逆已知之。問云。舍利何詞。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鳳翔曰。余亦知之。汝且歸。余候隙當白侍中。旬日。遂與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請之。履霜亦具所見。鳳翔陳告。後所驗一如履霜所言。蓋鳳翔生自司冥局。隱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還生而洩也。

侯遙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遙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遙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遙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榘。忽有一老翁。負大笈。坐於席末。遙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

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債償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遙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遙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遙家日貧。却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債從極多。見遙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卽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盼馳走。無異於人。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木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卽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在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爲白螻。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舒瑟瑟環。亦爲賊敲頤脫。

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康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輕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麤卒多力。至冥中猶與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礮石柱關以爲威脅。宣城自密啟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枕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卽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爲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畫工。便賜粉黛。惠卽令工人爲圖之。使攜錦繡。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以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

雞角入骨。紫鶴喫黃鼠。中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爲人說。

崔紹

崔紹者。博陵王玄暉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臥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墮素業。南越會府有攝官承乏之利。濟淪落。羈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壻。因緣還往。頗熟其家。太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因舉請紹爲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谿。端谿假尉隴西李或。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猶子。紹與或錫類之情。素頗友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近。或之家蓄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

舍之貓。產子其家。以爲大不祥。或之。貓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因命家童繫三貓於筐篋。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紹丁所出。榮陽鄭氏之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餽粥之費。晨暮不充。遂薄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太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紹家常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殤。將殤之際。忽見二人。馬一人衣黃。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爲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遂拒王命。遂展帖云。紹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耳。紹頗畏讐。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爲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愛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杳不可知。際行五十許里。天王問

紹。爾莫因否。紹對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遂巡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城門。四神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里許。復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搖鑼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立於樹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疊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此門無神看守。更一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籠翠幕。眩惑人目。樓上悉是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寰所觀。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着綠。降階相見。情禮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第行。延昇階與坐。命

煎茶良久。顧紹曰：公尙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爲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喫。此非人間茶。遂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云：此是陽官茶。紹可喫矣。紹喫三椀。訖。判官則領紹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爲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欄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貓首。婦人著慘裙黃衫。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紹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讓曰：凡夫小生。冤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迴。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卽還生路。存殊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

馬僕射。紹卽起。申敘馬僕射猶子。礮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礮夫安在。紹曰：闊別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勘今則却還人道。便迴顧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某廳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紹復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爲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咨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然願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爲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誠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暗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

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勝銀勝。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勝。將相以下。悉列銀勝。更有長鐵勝。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勝上人官職。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當犯大王向來之誠。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且暮嚴打更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判官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乎。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復累世通舊。情愛頗洽。紹發康州

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未迴。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迴。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爲兒。已喚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爲此事。被勘劾頗甚。令公却迴。望爲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遺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限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欲迴。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闔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別。紹跪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迴。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

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請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迴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殞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

續玄怪錄一名續幽怪錄

裴謏

李復言

裴謏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

積學。辛勤採練。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謏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菲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官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形凌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謏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謏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朮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謏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尙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

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於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愴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旣而稍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

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旣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麗姝。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般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於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

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那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尙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螻蛄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養神者來。適有頭痲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

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鬢皓然。坐東床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少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覩。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鬪。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憇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老父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緣卷底。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遽巡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錄。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

有名而俗塵尙重。此生猶沈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旣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遍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悶甚。思視纔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大喜。問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造其居。將曙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之重。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與酣踰越磴澗。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憂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藥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

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曰。昔請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轂。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願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與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卽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

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蔬饌卽有捧水精牀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閒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丹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方朔授我祕訣漢武帝求大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爲朱然所得轉遣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

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

劉法師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面鰲瘦來居末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亦當無悶法師遂隨公弼行三二十里捫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峻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謂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余久故故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

法師此來甚饑。君可豐食遣之。其人遂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盃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蓋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噴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頌之。公弼送法師迴。師却願。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覩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却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復至矣。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椽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於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於媼。有之乎。曰。然。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

敵者不少。願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饑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澀了無作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

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章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章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沈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琛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幽莽。有頃進饌。精美馨芳。不可名狀。食訖。館章於內廳。

明日方曙。張老與章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章君在後。小青衣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於庭。張老與妻見章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慙慙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章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章前曰。叟何姓。曰。姓王。章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

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合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綠色手蹤。皆可目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邙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孃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孃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烟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

樹。遂脫衣挂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睡。若獸踞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膈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旁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餓。而鄭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餘腸髮。既而行於山林。子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暮日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杖亦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卽服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乎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形迹。及其來。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

移時。僕夫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平安無他。遂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以避之。或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殺。若必殺死。逢退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焉。吁。亦可謂異矣。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旣而攜羊酒來宴。酒闌曰。兄今汎游江湖間。何爲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汎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戀。祈兄爲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

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旣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蟲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旣爲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爲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入之以爲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妹子卽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卽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孃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旣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

禮待。況令消息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舐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椀自隨。而授貫詞曰。此屬賓國椀。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某綠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椀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椀也。其價只三五鑽耳。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時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屬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禳人患厄。此椀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爲龍子

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屬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嚙。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椀既出。渠亦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漕洛波騰。淺滯。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

李湘

盧從史以左僕射爲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驩州。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滄海泛扁舟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

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尙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坐？湘再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設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寔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體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妒相賊，猛如豪獸，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鍊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

明，亦可也。萬乘之主不及吾，況乎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至京，以奇貨求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歟。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旁有賣糕者，其氣熾燼，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敝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爲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竟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僭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卽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

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註。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措去溫字。註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信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調。信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愛之。乃變服。伺信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信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信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安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特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措去溫字。註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己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迨暮將歸。道逢

糕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勸。某更他祈共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勸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勸。貶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下。乘馬隨之。出縣門。縣吏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違發。人吏敢無禮耶。人亦不顧。出數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步行。百餘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門。署曰。北府。入府。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鬢髻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梓搶地呼曰。質本任解褐。得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勸。仍敢言欺。言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冤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錄庫檢猗氏

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岩下。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於馬項上。雨裏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驚曰。縣失官人及馬。此非耶。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擁以送縣。質之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縣旣失質。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

盧造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官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章計爲子娶焉。

其吉辰。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雖自尙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樞拆。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礮擊之。虎吼怒。擊礮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斃。旣而門外若女人呻吟。氣甚困劣。元方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今夕將適章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夕無損。而又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炬出視。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扶入。復固其明。遂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爾。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能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遂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將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且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當時聞者莫不嗟異之。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冥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

乎。曰。嫗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慚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會幸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鯁。爲鴈門太守。封

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掉。莫不登眺。妙寂曰。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閒則徒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

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倩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解疑。況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惑。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真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

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傭求。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逾敬。念視士寂。卽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啟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嘗借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

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取漿。卽渴甚。爲求之。遽巡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既。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明早卽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答。儉婉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爲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祈先塋耳。儉隨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錘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璋姓韋。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於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

忍棄去。將還於洛。旣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往復無常。遽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尙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於此輩而薄其妻也。

李愬

涼武公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郾。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幘幘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差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人憩天宮寺。

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常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乃速爲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人搜按者。出曰。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卽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

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者。從母夫楊曙爲中弁團戶於三異鄉。徧聞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則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盧則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爲獸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官萊爲盧之僮。在坐起拜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書擇相。

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蓋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驟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

房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自周僭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連呼王文昂者。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卽子行吾走矣。呼者謝而去。

韋臯

韋臯初薄游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尙書平章事張延

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據其忿。延賞愈惡之。謂臯曰。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尙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菲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彊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臯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於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登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臯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臯受其命。謂雲光

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臯鳳翔節度。臯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尙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

聞奇錄

于 遜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營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髻。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圜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圜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圜人固請耽因告之。圜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圜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圜人作色而叱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圜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圜人於大沙鑊。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鑊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圜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圜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梵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卽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無他慮。言訖而去。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嗚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於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大獸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爲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偃過所食時。卽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謝之。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

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採灰酒，視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卽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卽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

孔緯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國杜邪公際充宏文館直學士，判館事。暮春，留余看牡丹於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乃邪公子，終全州刺史）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慎厚端誠，此座猶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而追念邪公之言，得其大槩矣。是時昭宗篡承緯入相，朝廷大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靈應錄

于述

台州漁者

台州海壩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溫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

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滅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榜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卽此後不更聞矣。

舊小說

乙集 唐

好影傳

陳季卿

薛昭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饑矣。僧且不在。為之奈何。翁乃于肘受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東壁有寢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涓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涓及河。維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

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女。離關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誠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蘇。繼。應。一如前願。句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於門側。有改。臺。曉。望。詩。題於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淒風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路。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擁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日將晚。僧尚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

寶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尙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俞叟

尙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旣延入。摧簷破牖。致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旣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醜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

厚恤。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緣二百匹。紫衣又僕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練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幻戲志

殷七七

蔣防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笈。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於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鵬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藍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寶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火卽歸闕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葢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開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寶會。次主寶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開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項石自鼻落。復爲粟。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唯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於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西山。其門近山。巨石常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乘其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乘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於上陽宮觀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蟾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於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亙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翊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再生記

閻選

張汝 又見宣室志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汝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汝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

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汝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汝兄爲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汝歸。汝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趨。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於榻。室有燭。卽其影也。汝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

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聘書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樽。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踰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樽於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其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

桑木爲椁。人間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椁。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殺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又見廣異記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嘗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酌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

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人。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

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尸媚傳

李咸

張謐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寢。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廚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慘悽。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

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略略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床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獨心稍暖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敘訣。以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張庚 又見續玄怪錄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異。俄聞履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間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

豪家。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與。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庾思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尙未感。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搗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以衣裹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蓋鑲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進士上第。

奇鬼傳

杜青莢

道政坊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乎。何有。李真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正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炷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僮。青衣黯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褶襦。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躞。求住不得也。

才鬼記

鄭哲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爲東

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篋。篋作宛轉歌。婢甚羞澀。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篋。篋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綉枕囊。并珮各一雙。爲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綉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塔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稚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篋。篋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

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獨孤穆 又見異聞錄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為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為笑。穆曰。羈旅之

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為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為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為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官殿。刀槍倚籬櫺。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

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恆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
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
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
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
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
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
望夷旣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
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笋不可求。羅襦
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
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辰。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酬。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
悲不自勝者久之。遂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
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

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克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
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
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
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
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
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
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
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者可託。誰能抱幽貞。縣
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
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
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
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
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
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
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
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
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
俟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臥內。但

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遊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覓。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

與辭訣。旣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旣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關。旣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爲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親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旣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孟氏 又見蒲湘錄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

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觀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尙不暇惜。况責言何害乎。孟氏命賸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

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閨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寶玉 又見玄怪錄

進士王夷勝。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風

狂兒郎。因何共仕。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寶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歎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寶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寶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寶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

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旣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於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達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旣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祕言。

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 又見傳奇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警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竊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閒存歿。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嘗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

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歧。雲鬢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盛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緞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月魄。常遊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妖妄傳

朱希濟

張和 又見西陽雜俎

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

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盡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郊。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卽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視高門崇墉。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數。四交鬢。揅鬢。縹若神仙。其舞盃閃綵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擊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

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鐺。開東牆一穴。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還。對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訥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睹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

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藏匿。不知所處。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常爲僕妾。豈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靈鬼志

常沂

李陶 又見廣異記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陔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忤。却退。婢

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媿恥。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慇懃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留連半載。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遇。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玄之 又見廣異記

高密王玄之。少美丰儀。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

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日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

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後去。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敝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鑲玉盃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於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

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林又見真室志

榮陽鄭德林。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着素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鬪薦地。左右施局脚牀。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

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鑊。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綉帳。衾幃榻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箏。篳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婢。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幸。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譙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尙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

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冢。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閱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跣。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僂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盆

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慙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不妨。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嚴。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憩。卽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敍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贈。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堯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蕓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

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鍤鍤發掘一墓穴。已至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槨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也。王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葬。仍舊云。

鄭紹 又見瀟湘錄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於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壻。故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於館舍。遂巡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既遂披覿。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

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於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罍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罍。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凄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於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囊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灑。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維舟。卽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卽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酌。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鬢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鬢傳語曰。西廊有惠。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濬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

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而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願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聞。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濬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爲侍湯膳者。及兵亂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憐某盡忠於主。因使殉瘞。後改瘞於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

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減悲風。綵牋曾擘。欺江惣。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間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何。兩朝惟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牋斜。慚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好。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瑞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覩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諮訊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悟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垓。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濬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靈怪錄

牛 嶠

呂生 又見宣室志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旣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搵生。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搵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爲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許。雖逾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爲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

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耶。嫗笑曰。君言過矣。君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氏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居延部落主 又見玄怪錄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驕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自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

人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麋者。姓衛者。姓斑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碗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卽前曰。某等肚飢。臘臘怡怡。皮慢遶身。三師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訖。止殘兩人。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吞吐。人數復舊。骨低甚驚。因重賜資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翮十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卽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疊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棺墓。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十。檻旁有穀麥。觸卽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恠。欲舉火焚之。諸

袋因號呼。檻中曰。某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卽都尉李少卿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冤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爲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子遺。水銀後亦失所在。

王生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笑語。傍若無人。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遷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莫可辨識。遂絨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居。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眠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生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

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卽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爲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縷裳入門。手執兇計。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旣而復監昇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船。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孳孳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縷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

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元綃之衣。曳霜羅之縠。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昇堂。解衣共臥。其褌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

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尙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梳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使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

三秋尙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霄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書。意甚慊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下。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尙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梁四公記

梁載言一作張說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仰公。隴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隴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豁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

掌龍王珠。藏小龍十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鄉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於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壽。今龍化縣卽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湖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尙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揚道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子闡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泔

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逼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

隋侯隋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九五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嚼。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隴。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樂府雜錄

張紅紅

段安節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嘹唳。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顯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

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鳴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龍威。通中有陳彥暉。

博異記

敬元顥

鄭還古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閱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

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勸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洵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親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

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鏡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竝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竝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并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效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

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竝依方安焉。於鼻四旁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瀰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髻若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遊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調。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菱芡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紅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

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芳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

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敵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乎？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濶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而訊之，曰：濶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天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扁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竝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竝休廢。爲守陵使所居。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采之。采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闌。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桃。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嫗合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處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齋聲曰。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家工人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火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問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願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伴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處。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扁鑲。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

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茸。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詠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躡偏面。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亦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繇繇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會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已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

不會有人入。亦並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非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見言。當爲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於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賣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避於逃民敗室中。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更能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君知在此。故來安慰。無至疑也。燧乃

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奮金牙。鋒鏖。臂曲。癭木。甲。挈獸爪。衣豹皮。褫。携短兵。直入室來。睜目電。凝。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問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木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

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恠惜於此。而卑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周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洒掃。乃實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耳。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帳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問之。爲誰。僧徒皆驚。猶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諸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祕經法云。百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

爲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練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

劉希昂

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廁。忽聞廁中云。卽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卽出來。卽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越不可及。出門無所見。未幾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勸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恐有火災起。覓術士鎮壓之。當鎮壓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導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

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餉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撻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撻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撻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

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十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躡。進退獐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慄。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毒毒爲成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尙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真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四郎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

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玉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讎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敲敲而落。暝然無所覩。遵言良

久。惜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袈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袈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卽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獲恆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行營爲恆陽所殺。忠憲舍弟之讎。聞恆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胫肉。歸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剖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

是忠憲云。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恆陽所殺。則罪在恆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衆讎。則汝讎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性。則怨可釋矣。忠憲知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然亦貴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途之經年。忠憲兩性漸瘦。又言語倒錯。或亂如失心人。更三歲而卒。則知志於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

閻敬立

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菜蕪。澁卽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卽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尙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俛乃云。此館所用並散逃。因指

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表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椒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由。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椒同殮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椒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椒又具饌。亦如法。椒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椒亦行。可二里。椒卽却迴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已馬。被馱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却迴百餘步。置略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頽毀。敬立却迴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廠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脚木馬。門前廢墩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

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觀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

蘇過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過。恹恹遽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纔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徬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過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過下階中庭。呼爛木曰。叫汝者誰。對曰。金精也。合屬君。過曰。金精合屬我。緣沒敢叫喚。對曰。不知。過又問承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會殺傷耳。至明。更無事。過乃自假鍛錘之徒。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兩日。近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

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過乃自思。我何以爲德。又自爲計曰。我得此寶。然修德亦可。讓之。沈吟未決。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爲有德。即可矣。過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吾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蛇。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盆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椶。雷氏之劍。尚皆爲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况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

烹之。二子皆咄章生之詐潔。俄而報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章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雨火中。半下。書生之字。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廊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爲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戶。迨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爲戒矣。

呂鄉筇

洞庭賈客呂鄉筇。常以貨殖販江西雜貨。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卽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飲一杯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鬢眉皤然。去就異常。鄉筇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鄉筇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常。我是以來鄉

筇飲之數盃。老父曰。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鄉筇素所耽味。起拜。願爲末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鄉筇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鄉筇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邱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纏路。不暇言餘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聽之。吹之不安。未知可終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沉澆。魚鼈跳噴。鄉筇及章僕恐聳。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謂鄉筇曰。明年社與君期於此。遂掉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鄉筇十

旬於筠山伺之終不復見也。

岑文本

唐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扣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執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開。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幘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答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

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恭禮

閔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閔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備於人。前月至此縣。卒於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所。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于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

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蛾鬢垂鬟。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簾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遂巡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問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却立於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更駐。候怪物盡卽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燭。體若躡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擲然而中。手墮下。燭體俯身。授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

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爲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餐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卽歸闕鄉。卽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爲患。半夜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鄭潔

鄭潔本棗陽人。寓於壽春郡。嘗以假攝丞尉求食。婚李氏。則善約之猶子也。潔假攝停秩。寄跡安豐之里。開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從容。須臾間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號慟。呼醫命巫。竟無效者。唯備死而已。至五更。鷄鳴一聲。忽然迴轉。衆皆驚。捧良久。口鼻間覺有嘔吸消息。至明方語云。鬼兩人把帖來追。初將謂州縣間。猶冀從容。而俄被使人曳將。怕懼行亦不覺甚難。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又領入曹司。然讀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劉。是丈夫。有妻曰馬氏。馬氏悍戾。劉乃殺而剔。

其腹。令馬氏無五藏。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母。某便告本司云。若欲得馬氏託生。卽放某迴盡平生所有。與作功德。爲計卽可也。若今追某。徒實於無間獄。亦何裨於馬氏哉。本司云。此則自辨之。須與馬氏者到。李恐馬氏無禮。遂對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對之。官人問馬氏曰。何如。馬氏曰。冤係多年。別罪受畢。令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李氏又云。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卽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須臾一主者抱案入云。李未合來。昨追時已檢訖。須臾更檢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云。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所司放出。似夢而歸也。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卽來。鷄鳴卽放。迴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慙謝。鄭曰。百味之物。深所反側。然不如賜茶漿水粥耳。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之易辨。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粥。紙錢三五張。月十日後。每來皆語言商議。出拔李氏。李氏初每歸來。並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許。微說冥間事。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

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饑寒。如有餘。卽分錫類。更有餘。則救街衢間也。其福最大。鄭君兼憑問還往間。一人壽命官僭迴報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壽。已欲盡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卽得終此秩。若踵前則不離任矣。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旦欲送錢與某神。祇卽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獲矣。如尋常燒香。多不達如是。春秋祭祀者。卽不假告報也。其燒時。輒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薦之。從一頭以火爇。不得別其錢。卽不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却迴。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鄭詢之曰。奈何。然須致紙錢三五萬。令他行下可矣。鄭乃求於還往一邑官吏。並知之。共與同力。依言救之後。數日方肯說。因云。冥司又有別五藏。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藏。實諸馬氏腹。令脫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畢。所言受罪。亦不見其餘。但拷問科決而已。又嘗言。當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時更無差謬。又鄭君自云。某卽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爲崔中丞。邀攝安豐縣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

後。更免其追呼矣。鄭君自有記錄四十餘紙。此略而言也。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味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卽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泊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

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會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緩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迴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視。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

集異記

徐佐卿

薛用弱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懋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口。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日。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逼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裴琪

裴孝廉琪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塞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琪有仁色。琪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琪曰。琪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琪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琪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琪之弟妹。張燈會食。琪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琪自外至。卽又不聞。琪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琪心神忿。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琪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琪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琪。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纒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啟事。裴琪孝廉命。

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獻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囊韉者。招琪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囊韉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琪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事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畫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禽獲發冢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於內。穎士驚曰。斯二子非仙則神。因

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邱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髻鬢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玉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賈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

樂奉議。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晉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晉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托。願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

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歡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

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釋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裴通遠家女

憲宗遷葬於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尙可通容。能登

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媿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采。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殺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杜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局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姓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

州闌闔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罄千絹。置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瘤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純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酌。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願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

召之。庭訓入。依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卽愈。如故。兒女忻。竹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某。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坦古。埏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

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泊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穢。正衙之東。街南北。三巨門對啟。吏導入北門。止聿扉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帳。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卽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尙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餞。帛許之。忽若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卽令夢致奠。二

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卽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鎗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鎗氣燄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鎗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逃。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云。前後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燬燼矣。聿終免焉。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徒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

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于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鷲獸。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縣遠。俗傳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爲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時童元範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卽發。如是一載。醫藥備至。而絕無瘳減。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邯爲筮之。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範如言。果

得楚賓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過舍。賓曰。今早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備飲膳。遂宿楚賓於西廡。是夜月明如晝。楚賓乃出戶。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卽聞堂中叫聲。痛楚難忍。楚賓揆之曰。此其妖怪也。乃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因爾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賓謂元範曰。吾昨夜已爲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遠舍徧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確程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絕。母患自此平復。

阿走師

阿走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檣旛。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騷。既擊手足。復憐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走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閩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走久之。

謂臻曰。汝冤未散。尙須十年。愍汝勤虔。爲汝除去。卽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踴躍之際。阿走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走顧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異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轆輻輳。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盤三窳。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斤。甘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啟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泊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

無失。衆共驚駭。卽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

鄧濤

鄧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願降於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干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輒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席將爲可乎。濤遂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爲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

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洒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洒之。於是遂絕。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爲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艷。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思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卽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窗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他室。乃詐爲女子。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窗而出。徑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座。安復騎籠。卽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內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

日常掣餅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遙見。心甚悅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屣企戶而調之曰。誰家麗人。類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里。少小孤遺。今且託身於媿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既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既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妾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侍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房。慎勿執燭。妾之幸也。既而友章秉燭就榻。卽於被下見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歎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復本形。因大悸怖。而謂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恆明王者。鬼之首也。常

每日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爲鬼使所錄。撈妾鐵杖。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已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蓋此山

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爾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爲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蒼。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尙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卽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則其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

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
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解纜。然後船中列
獨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
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護之。雖昏被散衣破服裂
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入口。久
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白
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
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卽遣羣婢具以
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鑄
鑄。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
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尙有存者。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
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
見一人。廬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
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廬眉
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廬眉亦
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廬眉人曰。某

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
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願適
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導驚曰。何
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
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
弁曰。但俟我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贖。當免君
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
無子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旣至豫
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
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
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
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
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澹。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
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
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蓬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
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

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况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爲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嘉陵江巨木

閬州城臨嘉陵江。江之漭。有烏陽巨木。長百餘尺。圍將半焉。漂泊搖撼於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閬之耆舊相傳云。堯時汎洪水而至。亦靡據焉。襄漢節度使渤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書舍人牧閬中。下車未幾。亦嘗見之。固以爲異矣。忽一日。津吏啓事曰。江中巨木。由來東首。去夜無端。翻然西顧。高益奇之。卽與賓寮。逕往觀焉。因廣召舟子。泊軍吏羣民輩。則以大索羈而出之。初無艱阻。隨拖登岸。大半之後。屹而不前。雖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復如前時。自是日。曝風吹。儼然沙上。或則寺僧欲以爲窳。堵波之獨柱。或則州吏請支分割。闕以備衆材。高以奇偉異常。皆莫之許。每擬還之於江。

但慮勞人。遂巡未果。開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於開元觀。寮吏畢至。高欲因衆力。得共牽復其木焉。及至則又廣備靡索。多聚勇力。將作氣引拽之際。而巨木因依假藉。看自轉移。輕然已復於江矣。距江尙餘尺許。欻然驚迸。百支巨索。皆如斬截。其木則沿洄汨沒。徑去絕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隱。高遣善泅者數輩。遽往觀之。江水清澈。毫髮可見。善遊者熟視而迴。皆曰。水中別有東西二木。巨細與斯木無異。適自岸而至者。則南北叢焉。高願坐客。靡不駭愕。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有頃。高除諫議大夫。制到。詳其授官之日。卽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句。朔未獲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則那復留意乎轉遷。俾之仍舊。

劉元迴

劉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迴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奸。不

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翫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術。此術規師古錢帛。遂巡則謀。遂去。爲師古磨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秦獄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爲。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

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尙未悟元迴之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卽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於市。

鄭詔

鄭詔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詔養一犬。憐愛過子。詔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詔未達之日。已事之。詔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刀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詔排馬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詔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詔怒。令人縛之於柱。詔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詔衣。不令去。詔撫

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爲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廉收。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裝。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財而爲良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啓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爲奈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閣喉。復至堂前。嚼掌書。二奴俱爲犬所殺。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免方知其犬之靈矣。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卽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

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卽茹之。自是疾漸瘥。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旣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卽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翱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而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籠疎。誹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探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奪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旣任探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

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肩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幡然一媪。尪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卽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卽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卽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費雨衣。遽去。曰。吾卽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逕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

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額。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卽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卽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賈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唯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有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餘。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褒。旣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又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

鞫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懷之孽子也。性疎狂不愼。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携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屈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卽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卽款門。旣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旣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己畜。何容便貨。況繫之山間。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卽出山。宛見其驢。尙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卽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暇。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卽以雜藥燒煉成。而化爲黃金。因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

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於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歧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弟。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爲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盡資爾學道之用。卽不得道。情而銜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隨事不驗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晉公。混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爲晉公不禮。卽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卽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卽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顰眉美髯。姿狀高古。

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駭。干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於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卽臨以兵刃。械繫甚堅。召至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嚙二子。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巨鳶。每足攫一鼠。冲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

王瑤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旣至瑤心。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吾敵土窮山不足爲訪。瑤卽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

以拄杖畫地。遂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去。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麗嚴飾。昇廳而上。乃就韜衾。韜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懼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

又笑謂其妻子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爲虎。跳踉哮吼。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戶。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寢。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

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卽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

卒無闕矣。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
滄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
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
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
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
光晟。迫蹙甚急。卽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
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
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
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
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
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令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
在涇原。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儻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
計其倉遑。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
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卽奔馬。謂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
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
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爲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

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
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爲徵矣。

李祐

貞元初。平盧帥李祐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
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
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
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
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
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
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
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
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
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
引入。見李祐。荷校減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
納左脚。嚙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人在殿
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
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曉。而
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

迴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樽捕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噬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言笑也。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爲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筯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懼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爇。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隳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

能救。乃以筆撲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啓之。爾若暫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爲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敗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蝸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慮爲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況又家貧。無好茵席。祇

侍君子不棄。卽聞命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場。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臥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

丁嶺

貞元十四年。申州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緡焉。有老卒丁嵩者。善爲陷穿。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旣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嵩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嵩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膏掛樹根。而墜穿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嵩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嵩之親愛憂嵩。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嵩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之一。全嵩得索。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

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嵩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願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沈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不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嵩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嵩旣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郭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況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嵩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嵩卽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躡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穿。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嵩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嵩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況免挂胃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

之爲物也。何其神歟。

光化寺客

亳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涼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異。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款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卽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客因斫之。根本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啓其重柙。百疊既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句而斃。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

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毗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餽遺。填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句。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勸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絨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糜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忘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

會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尙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闕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輓轡自縋而下。以織屨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虵虺怪物。何類不備。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篋洪靡之安也。衆知不可。迺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僕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

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僭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逾。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

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墮汗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做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閻。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隄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快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疫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乃諸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

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

裴仙

唐裴仙。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參佐。泊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衆惑。固非中夜而曉。卽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尙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卽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鼉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

時則裴公集賓寮之夕也。

汪鳳

唐蘇州吳縣毗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妻子泊僕使輩。死喪略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標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羣從彊大。爲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里。每且詣曹。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筈。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晨。望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鏤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竄。文若繆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卽加鉗鎚。極力開折。石櫃既啓。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鋼護。仍以紫印九窠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折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繪三重羃之。勵纔揭起。忽有大猴跳而

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卽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

賈人妻

唐除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厄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尙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局鑲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

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松窗雜錄

李濬

狄仁傑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

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敎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用人乎。何斬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旬月餘無聞。

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贊。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且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脈脈動。踈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於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豐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苑。西卽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已節。卽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席。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其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北里誌

孫榮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焉。(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

自幼。或有或備。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志。則鞭扑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句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郎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蒙養。必號爲廟容。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賤哉。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筓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

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錢。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駒。時同年鄭寶先輩扇之。(鄭寶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詣事覃。以求維揚幕。不愼。廉隲猥褻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

水之齒甚長。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緝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槿。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視。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今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

出籠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堂。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與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爲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饗宴。辟數效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

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

偃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感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殊)崔勛美(昭愿)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茂藹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

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俛追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銀見燭卽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鄧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

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晒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顒相國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顒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瓚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爲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折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教我朝夕也。其鄰有喜光竹劉馳。馳聰爽。能爲曲一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馳。馳使唱。馳尙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

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已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晒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寶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談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

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諶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

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遂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梳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罷。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鼉。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鯨。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鯢。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閨闈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

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遵）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間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窳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一）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袁求。近日小求。幸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卽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

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僂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護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悵。持詩於窗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輪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盛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盡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

得。只問僂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如何。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醖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視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縷麻。北座者徧適。及甲反。麻衣對米孟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縷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

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問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公尙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稅冒其季父（稅珠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賸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真雖有風

情而淫冷任酒。殊無雅裁。其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龜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潛（渥之弟。今改名潛。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詎先回。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潘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簞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扈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勳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遠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

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妹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秦娘

劉秦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子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乞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寂。實爲小鋪席貨草。到葷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窗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助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爲覆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俟之。他日住住又

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於住住。既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於張氏。遂往來不絕。復食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備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堦并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

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

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嫗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荄（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鷄脚用筋纏。小鳳聽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備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牢矣。

通幽記

陳 劭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姪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臥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

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叱使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剗然刀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沙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恍惚以爲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

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掄兄攝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道。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其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卽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窸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旣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罪。旁見小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殺而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於佛堂內。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由此善。當得更生。卽令取經。經卽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和睦如生。當以日

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富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言畢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於宋州。父凱曾任衛縣令。卒於官。葬於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葬。既至。啟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爲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爲北鄴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爲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終。

崔咸

博陵崔咸。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弊。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

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尙逸。况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霄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

李哲

唐貞元四年春。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於丹陽縣東郭。去五里有莊。多茅舍。晝日無何。有火自焚。救之而滅。視地。麻屨跡廣尺餘。意爲盜索之無狀。旬時屢災。而易撲。方悟其妖異。後乃有投擲空閒。家人怖悸。輒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見一丈夫出入。隨之。或爲胡形。鬚髯偉然。羔裘貂帽。間以朱紫。倏閃出來。哲晚習春。秋於閣。阿万見胡人竊書一卷而去。馳報哲。哲閱書。欠一卷。方祝祈之。須臾書復。帙中亦無損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聳茂。鬼魅可栖。潛議伐去之。以植桃。忽於庭中得一書。聞君議伐竹種桃。盡爲竹。壽州下粟方賤。一船

竹可買一船粟。幸速圖之。其筆札不工。紙方數寸。哲兄子士溫。士儒。並剛勇。常罵之。輒失冠履。後稍祈之。而歸所失。復投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君始罵我。而見祈。今並還之。書後言。墨荻君狀。居旬。鄰人盜者。犬殺而食之。事發。又得一書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數旬之後。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爲盜。又一書言。劉長卿詩曰。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爲盜。今旣得盜。如之何。士溫。士儒。竟扞禦之。見夏夜。士溫醉臥背燭。牀頭見一丈夫。自門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燭前。士溫忽躍身擒之。果獲燭。亦滅於暗中。扞禦盡力。久之。喀喀有聲。燭至漸墜。是一瓦。瓦背畫作眉目。以紙爲頭巾。衣一小兒衣。又以婦人披帛。纏頭數匝。方結之。李氏遂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喪服。哭於圃。言殺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諺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吾屬百戶。當相報耳。如是往來。如初。嘗取人衣著庭樹。扶疎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礙。旬時。士儒又張燈。見一婦人外來。戲燭下。復爲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撥而硬燭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復有其

類哀哭。常畏三姪。呼爲二郎。二郎至。卽不多來。李氏潛欲徙其居。而得一書曰。聞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韓兒。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復食。常搖尾戲於空暗處。遂斃之。自後家中有竊議事。魅莫能知之。一書自無韓大猛。二吾屬無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見二丈夫於道側。迎問家人曰。聞爾家有怪異。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顧已不見。李氏於潤州迎山人。韋士昌。士昌以符置諸瓦樞間。以壓之。鬼書至曰。符至聖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輕爲士昌無能爲。乃去。聞淮楚有衛生者。久於咒術。乃邀之。衛生至。其鬼頗憚之。其來稍疎。衛生乃設道場。以考召。置箱於壇中。宿昔箱中得一狀。狀件所失物。云若於物已貨。記得錢中若干。買果子及梳子等食。訖其餘若干。並送還。驗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鑑子。某實不取。請問諸水濱。狀言狐膠等狀。自此更不復來。異日於河中果得鑑子等。乃驗水濱之說也。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於汝潁。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葺園林。

親稼植。小童雜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卽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鍤鋪。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理於園中。託以他事亡去。更無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闕廣殿。賁勇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鬧。某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蠱非理強殺。其斷滅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按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道。某方得處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數。蓋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傳之。遂不至壞。諷驚異之。乃爲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

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於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舸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沈之。旣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凡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於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凝尙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

門甚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飾。前拜疑曰。別久安否。疑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敘曰。某是寶十五郎妾。疑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疑。而疑枉殺妾。疑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於帝庭。上帝降鑒。許妾復讎。今來取疑。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疑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爲屈。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使升堂擒得疑。而嚼咬招揆。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卽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嚼嚼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於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咒。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千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疑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命照臨。許妾讎疑。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疑如初。

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詐乎。僧慙而去。後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疑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於東京出家。衆共知之。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慧。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呂誼者。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爲。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卽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生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間。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聞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

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卽見金剛駭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皮水禪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路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卽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卽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豬頭負女至。冥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爲桃湯。洗之。卽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凌。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豬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遂追之。僧宿音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

盧仲海

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續客於吳。夜就主人飲。

歡甚。大醉。郡屬皆散。而續大吐甚。因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藥以護之。半夜續亡。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續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呼賴爾救我。卽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令邀迎。問其名。乃稱尹。遂巡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縱思。忽承戾止。浣濯難申。故奉迎耳。乃遙入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兩曜。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爾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職事。吾向以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前事旣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呪。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

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教文牒管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又暫乞犯責。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訣。雞鳴與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卽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王垂

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婦囊可圖耳。乃彌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盧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暫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作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艷。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冷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委相如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諧慧辯。不可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嘆慕。夜深收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闕

。雙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垂。聽其私狎甚。繾繾。而天明。婦人有故。暫下。收告垂。垂大懼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簷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追。垂望之稍遠。乃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鬧處。半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嚼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蕭遇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悞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召鬼。乃厚幣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惑。迅急尋求。不爾當且夕加罪。會昌再拜曰。某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爲索之。以旦日爲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里餘。遙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

神。今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步。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而會昌來曰。吾爲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罷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祇靈降鑒。令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甚爲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尙由哀耳。因與遇論幽冥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固耳。言敘久之。遇悲感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悞瑩域之根。乃曰。吾來亦爲此。年歲寔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與入關。問其故。答曰。爲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爲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

不得去。故要二魂與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卽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廬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爲鎧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旦苦瘡痒。抑搔之。若蟲形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歲餘無異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寒闔。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口。白衾覆而殞。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懼。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割然而內。驚叫及燭。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既後半年。夜晦冥。爽列燈於輿。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刎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振。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

見卒殺三女。而親友強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其日暮。內聞雷。雲搜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鍤錘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強梁誣斯。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凶矣。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於廣陵。嘗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覲仙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鑿忽臨。忻歡交集。乃迴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縠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

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蜉蝣之資。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與俗懷。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於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仙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攜手於內。其瓊姿發越。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飄。星漢斜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曾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

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雞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而上。極目乃滅。旭不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香。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給。爲旭致行廚。珍膳皆不可識。甘美味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氣清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爲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簫。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略同人間。其餘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爲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酌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

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太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幃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彷彿。猶尙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當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尙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嫗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

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姆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姆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姆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闍（衣夾切）割家刲。恂甚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願曰。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

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為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敕於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為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

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竝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旣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歛歛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旣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因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

傳奇

裴 錫

鄧甲

寶曆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睡。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焉。至烏江。忽遇會稽宰。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爲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刖矣。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桑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堆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篋敲四大蛇腦。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卽住。非者卽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土色宵筋。其長尺餘。懵然不去。甲令舁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

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幸覺其腦內有物。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幸遂無苦。厚遺之金帛。時維揚有畢生有常。弄蛇千條。日戲於闌闔。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賃得宅。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不敢撥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為水。餘蛇皆斃。倘若蛇首逾甲。卽甲爲水焉。從此茗園遂絕其毒。甲後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斲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覩一大

蜘蛛。足廣尺餘。四蛇嚙卉。窒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積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去。穎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愕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肉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咒之。蛛卽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帛而前曰。我卽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鑊潭畔。搖錫大呼而咒水。俄而水闕。見底矣。以澡餅張之。有一泥鯁魚。可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棹詣寺。謂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

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榼卽晉帝曾用。馮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悵伊之深痛。其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傅經喜愛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青衣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傅經。傅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

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爇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觀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珠翠璫。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襄簾召無頗入。視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

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盤。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於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視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綫。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條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珠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鸚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鼻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視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

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權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夢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其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算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爲後來。周處海康。舊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

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吾之鄉乃雷鄉也。爲神不福。况受人奠酌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爲。遂秉炬。燬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疏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爲羣衆共執之。曰。雷是天上靈物。爾爲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逡巡復有雲雷哀其傷者。和斷股而去。雖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震。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爲逐出。復往僧室。亦爲震。震焚爇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

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至曙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卽釀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爲雨師。至大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卽上玄焉。能使雷鬼敢聘其凶。慮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直。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沖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

虎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鷓鴣。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般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墜。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賓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長晷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井。午子卽我耳。良晷金卽銀皿耳。其下兩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卽時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弰弓。樹上爲棚而居。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唸者。戲舞者。前至弰弓所。衆怨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

獵者曰。此是佞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卽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嗥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貫心而踣。遂巡諸佞。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爲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梟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梟烟。烟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醮。

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鼻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髮。月淡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鼻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鼻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擊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裏瓊英。春融雪影。臉欺膩玉。髮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

比其芳麗也。航驚惶。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饒州藥舖卜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卜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矚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曰。

於內室。航又聞禱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曰。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小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幃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但慙惘。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語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

道之理。盧子憮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尙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廝而覆人之酒甕。當爐者殿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翁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銀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蕪。

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瘞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饜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饜。吾聞大恩尙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扁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悴汗流，揮刃携艾，斷窗樞躍出，拔劍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稿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臼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

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爲灸之，奈無從得火。旣久，有遙火飄入於穴，煒乃燃艾，啟蛇而灸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啟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我，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可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芬芳鬱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瑟瑟琴，笙篁鼓，祝敵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尙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

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

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賜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廢路隅。一頰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

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覯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之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船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遂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

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潤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周郎

貞元中有處士周郎，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

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屈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壘塘絕澗。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甄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登而幾成八角焉。闊可三丈餘。且暮烟雲蒼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鑿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

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擊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觀。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具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灑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勸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鍛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勿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

蔣武

寶曆中有蔣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偉壯。膽氣豪勇。獨處山巖。唯求獵射而已。善於蹶張。每彎弓挾矢。遇熊羆虎豹。靡不應弦而斃。剖視其鏃。皆一一貫心焉。忽有物叩門甚急速。武隔扉而窺之。見一猩猩跨白象。武知

猩猩能言而詰曰。與象叩吾門何也。猩猩曰。象有難知。我能言。故負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請話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餘里。有嵌空之大巖穴。中有巴蛇。長數百尺。電光而閃其目。劍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咸被吞噬。遭者數百。無計避匿。今知山客善射。願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衆各思報恩矣。其象乃跪地。灑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許行。便請挾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見雙目在其巖下。光射數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驟張端矢一發。而中其目。象乃負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躍出。蜿蜒或掖或踴。數里之內。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殞。乃窺穴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於是十象以長鼻各捲其紅牙一枝。跪獻於武。武受之。猩猩亦辭而去。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武乃大有資產。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麗。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闕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

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煎底橋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切。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府君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遂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日。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纈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寸。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縈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

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釐。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爲吾持此符入潭。勸其水怪。火急他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爲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爲某啓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爲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爲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來多

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闕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闚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瓮邊畢卓耳。遂敲大樹數聲。曰。可報荆館中二郎來省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却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節斷。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於道。必得爲材用之。木構大廈之梁棟。尙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爲煨燼耳。大槐曰。雀鼠尙貪生。吾焉能辦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別而去。及明。叟方起。數日至闕鄉荆山中。見庭槐森聳。枝幹扶疎。近欲十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語云。某臥其側。並歷歷記其說。今請樹神與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於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

樹神有靈。乞爲指教。使學道有處。當必奉酌。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尋鮑仙師。脫得見之。或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蓋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華表告老狐。禍及余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荆山。緣巖循水。果訪鮑仙師。卽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來師也。須實言之。叟不敢隱。具陳荆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焉敢專輒。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師曰。今不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癖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師歎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龍矣。龍旣出。必啣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醞釀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蓋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化水丹而贖其珠。子得當吞之。便爲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吾之藥也。蓋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爲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尅。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自能變耳。義出於玄。叟

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岳陽。刺史李虞館之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啣珠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爲人。持一小藥合。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卽其藥。遂變童顏。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於衡陽。容髮如舊耳。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於萬安山之陰。夏麥旣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柏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因憩馬。觀一雙鬢。甚有媚態。詰之。云是歌將軍守瑩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睐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卽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卽君入室添杯去。秉燭

擊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樽中。以變爲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趁取遮郎君。俄聞柏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廻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閤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踰於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關。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柏林中。見一大明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柏林中。見一

大方相骨。遂俱毀折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卽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壘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踪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叉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羅躡石。至精舍。悄寂無人。觀二僧房。大敞其戶。履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麋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鏟柴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

耳度其夜又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爲大杖。局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肩鏹。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搥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闕。又擲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叉首。挈餘鹿而示。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濟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卽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

立燭於洞門外。以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氣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菱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裂。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漈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尙有夜叉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廣異記

戴君宇

李滌

河中少尹李滌。以廣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滌。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滌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滌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攪亡

者心耳。判屬家事久之。滌先娶項妃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南竇滔女。有美色。特爲滌所愛。時竇懼不出。滌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悽斷。悲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爲勝。卿意如何。竇初不言。滌云。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爲數袋。以付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可以竇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便出。奴等送至門外。見滌馱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不見。唯四婢者見之。便裝束。竇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

李測

李測開元中爲縣令。在廳問事。有鳥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爲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砍

鳥。刃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係於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凶。蒞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殞。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羣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葬於西階之下。及明。才發。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

天寶曠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恆有魘鬼。所至村落。十餘日方去。俗以爲常。曠騎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魘鬼客。至必常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更後。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遂覺。魘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徑往把脚。鬼不動。然而體冷如水。三

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覩三千人。當轉爲狸。然所壓亦未嘗損人。若能見釋。當去此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當爲邯鄲尉。崔懿親見其事。懿再從弟恒說之。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婦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莫已。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尙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

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一虎至。見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尙無恙。

嚴諫

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亡。諫往弔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召家人問。答云。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恆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逆怒。約束子弟。勿更令少府姪來。無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鶻。皂鷓。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爾怪絕。

擔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擔之。號曰擔生。其後不可擔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舟。號爲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時以老邁途經此澤畔。人謂曰。中有大蛇食人。君

宜無往時。盛冬寒甚。書生謂冬月蛇藏。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尚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擔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迺至范縣。縣令問其見蛇不死以爲異。繫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忿曰。擔生養汝。翻令我死。不亦劇哉。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爲湖獨獄。不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爲范令。三月三日。與家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烟。刺史不改。卽死。土人以爲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恨樓中忽出白烟。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烟出處。云白烟。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

駿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劬。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值入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覲粧。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爲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婦以婢掃帚。燭火。遍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卽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之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烟。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十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

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墜火中。焚死。妻疾遂愈。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船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船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己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哀焉。遂船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己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峯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爲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鬪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瓷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爲

妾。盧因爾惘惘。恒見一婦人臥於帳中。積久。意是盜人爲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爲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覈本末。所見服色。是盜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瀆。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嘗有一虎夜突入菴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劓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膾甚。幾三百斤。在菴前。見魚舟。復以身劓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鹿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嚼絹一匹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

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

斑子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賈。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友。女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

詞不遜。所爲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取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具爲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僞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絕。

楊再思

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爲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黃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爲默啜所敗。殺千餘人。大定元年河北蝗蟲爲災。蒸人不粒。再思爲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今百姓流離餓死者。

二萬餘人。宰相變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牀。毛鬣可畏。向再思再攬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欲問其人。云無過。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爲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希逸雅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來。爲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已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

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賊相引。見丞着柳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卽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遂活。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卽可言。畢送出。至其所。

韋延之

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曆八年。患痢疾。夏月。獨寢廳中。忽見二吏云。長官令屈延之。問長官爲誰。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須去。還欲何之。延之身在牀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將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延之。判官吏過延之。襍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於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有判官廳。前廳如今之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

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板牀坐人。典令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手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論訟。韋司馬取錢。今宜獻酬。自直也。問云。所訴是誰。曰。是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使賀司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迴。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把案來。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還。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逐出。行百餘步。見吏抱漕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云。何故來。延之云。吾錯被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四欲有傳語。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迴顧云。舅氏千萬。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冰宅住上元。卽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韋冰卒。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

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刎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謂弼曰。吾不期與至此。無得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弼多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爲人所告。云。弼有姦。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以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藝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訴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刎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令入

厘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也。

寶珠

咸陽岳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胡鬪寶他室。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歎恨。苦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所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甚。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羣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覲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鑄煎醞。又以金瓶盛珠於醞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故執不與。

後數日復持諸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羣龍惜女。故以諸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願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旣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醞塗船。當得便風還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便於室中羣飲。戒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女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觀。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胡遂具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案頭有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爲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豬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置草人庭中。置豬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擣草人。擲高數丈。往食豬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培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尙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刀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躍。旣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叢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否。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

得皮。從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烏散。黎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堦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哈嘻大斝。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間。人有鵝二百餘隻。請劉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爲虎所取。已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落陷穽。遍於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首長鬣。來詣劉。問鵝何以少減。答曰。爲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答云。已設陷穽。此不復來。叟曰。此爲佞鬼所教。若先制佞。卽當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佞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之。四鼓後。聞虎落穽。自爾絕焉。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自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不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

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己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慙。乏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驚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以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祝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己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鬪。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盆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鬪。見獸大如狗馬。鬪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益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恐滿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奉觴哽咽。心既蒼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廚。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願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廚。又咋其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爲猪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

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恒欲於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不爲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豬。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彌凶厲也。置劍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當改官答云。兩日內爲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

李叔霽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荆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尙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女各出城採樵。遙見。憤走甚急。有紫衣人騎馬在後。車中婦人。頻呼各女。既近。問識我否。婢驚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爾。獨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陽。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我緣飢餒。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遂與各女見。

姑哭畢。問姊姊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復待。留停半日許。時氏飢。姑乃設食。粗糲無味。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呼其夫與姑餐。餐畢。便發。臨別之際。謂曰。此間辛苦。亦合少物相留。爲囊齋。已前行。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且留充衣服。深以少爲恨也。乾元中。肅宗尅復二京。其姑與子同下揚州。月餘。叔霽亦至。相見。悲泣。再嘆其妻於客中因產歿。故兼小兒女相次天逝。言訖。又悲泣。姑初慙作。爲其姪女爲賊所掠。及見叔霽。情至。因說其事。云所著裙。卽此留絹也。叔霽咨嗟而已。吳郡朱敖嘗於陳留賊中。識一軍將。自言索得李叔霽婦云。

商順

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昶爲京兆少尹。卒葬滄水東。去其別業十里。順遷集在長安。久之。張氏使奴入城迎商。順日暮。與俱往。奴盜飲。極醉。與順相失。不覺其城門已閉。無如之何。乃獨前行。天漸昏黑。雨雪交下。郎來。驢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驢所詣。計行十數里。而不得見村墅。轉入深草。苦寒甚。戰少頃。至一澗。澗南望見。

燈火順甚喜。行至乃柴籬茅屋數間。扣門數百下方應。順問曰：遠客迷路苦寒，暫欲寄宿，應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狹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問張尹莊去此幾許？曰：近西南四五里。順以路近可到，乃出澗西南行十餘里，不至莊，雨雪轉甚。順自審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繫驢於桑下，倚樹而坐，須臾見一物狀若燭籠，光照數丈，直詣順前，尺餘而止。順初甚懼，尋而問曰：得非張公神靈導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當示歸路。視光中有小道，順乃乘驢隨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餘。行六七里，望見持火來迎，籠光遂滅，及火至，乃張氏守埜奴也。順問何以知己來？奴云：適聞郎君大呼某言，商郎從東來，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廬中，明日方去。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憔悴，言辭頓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

留銀酒杯一枚爲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卽放棄。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尙在新繁，故遠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韋瑱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瑱，容色妍麗，性多黠慧。恆與其嫂妹約，若某人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問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饅湯劍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爲女作粧，今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胭脂及赤與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撤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

大如蓋。復謂府君知我善染。乃令我染。我辭已雖染。親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爲。但承已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暫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奪之。韋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馨呼之。夫馨聲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馨。少選復空中語云。我朝染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與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言詩與姊嫂。夫數首。其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淒淒白楊風。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題云。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天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却爲家。其一。早知別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詩。詩曰。赤心用盡爲相知。慮後防前祇定疑。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爲。見其親說云爾。

張守一

乾元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偃僂策杖。詣馬前。

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當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艷絕。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爲我致否。言訖。卽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纔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名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尙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覘女家云。家女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當永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雜骨爲骨髓。刀把之良者。願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歔歔而去。藥如雞卵許大。至武太后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爲酷吏所搆。流徙嶺表。資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特之。

取給。藥盡遂卒。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尙。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闌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爲答書。懇勸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

欽風咏。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鑲枕。皆帝所秘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雙。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日失明。深忌諱之。爲湘東鎮荊州時。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神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殯柩。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候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

既救進粥。宮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爲長柳。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甚。困卽。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以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朱自勸

吳縣朱自勸。以寶應年亡。大曆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寶從二十人。狀如爲官。見婢歔歔。問汝和尚。好在。將安之。婢云。命市胡餅作齋。勸云。吾此正復有餅。廻命從者。以三十餅。兼傳問訊。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餅爲衆人所食。後十餘日。婢往市路。又見自勸。慰問如初。復謂婢曰。汝

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餅亦復不食。今可將三十餅往。宜令食也。婢還終不食。後十日。婢於市復見自勸。問訊畢。謂婢曰。方冬嚴寒。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還。以絹授尼。尼以一疋製袴。一留貯之。後十餘日。婢復遇自勸。謂曰。有客數十人。可持二絹。令和尚於房中作饌爲午食。明日。時吾當來。彼婢還。尼賣絹市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靈語因言。客至。婢起祇供食。食方畢。又言曰。和尚好住。吾與諸客飲食致飽。今往已。婢送自勸出門。久之。方悟自爾不見。

奴官家

鄞縣有後漢奴官家。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穫。近家地多失稔。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恆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家中出。食禾。遂卽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家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云。

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

宇文觀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觀辛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觀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斫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貴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觀稷行樹得一孔。旁甚潤澤。中有青氣。上昇爲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膊骨猶在。遙望西北。隙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顧二人取之。初絕。然畫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往視其下。有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纒夾等物。瀉出地上。悉如烟銷。徹至。命佐史收骨髮。以新棺斂葬。諸野佐史偷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令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云。己是晉將軍契苾鐔。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

立冢近馬坊。恒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糶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脛脛。不勝楚痛。故復讎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爲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僞欺。當令市糶。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辛侯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死。若忽爲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觀家在岐山。久之。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今亦小痊。尋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所之。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觀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餽觀。觀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鐔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至服之。乃愈。後觀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僞號。署置百官。觀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

所殺。觀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鏢復至觀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貧。家實不能辦。鏢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觀曰。我適於夫人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卽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曰。奏曰。點汚名賢。會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畢。悉召獄囚。宣救放之。觀旣以爲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觀者。崇賁奏觀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救至。觀甚喜。受敕衣綠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鏢靈語嘆息久之。謂觀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觀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觀遇疾卒。初女巫見鏢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

凌儀王氏

凌儀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

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爲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說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柏爲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間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殺。苦爭得免。旣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羣婢連臂踏歌。謂曰。相常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有一婢名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令裴郎歌舞。飢請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

章仇兼瓊

唐天寶中。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數載入朝。蜀川有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瓊將行。呼而問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朝。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墮馬身死。獨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

罷藥兼起居。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漢州入驛。到兼瓊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地下所由。以馬尉見。免馬亦死。便至其家。家人驚異云。適爾奉命。還何處也。不言。視天太息。其妻再問。償從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馬殊不言。遽揮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由。並爲他無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其妻曰。無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便爾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爲恨耳。言訖不見。子等初猶恍然疑之。尋見牀舁屍還。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檄州彭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巴人

巴人好羣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

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尙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救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尙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身隨著刺。號呻聒耳。見道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廳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道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逢比丘。亦隨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

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道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將遣道惠還。乃使暨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道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獠狗。噬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嘴如鋒。飛來甚速。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觀歷既遍。乃遣道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道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桁南。自還達阜茨橋。見親表三人。駐車共語。悼道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道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寶親奔弔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符同道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驢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鷹鶴。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然君祿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令濤出門。遍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遍濤。濤云。天子按鷹鶴。非我所爲。觀君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問爲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爲君。旣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卽我是也。我昔在荊州。曾爲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霍有鄰

開元末。霍有鄰爲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簡嚴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爲闕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爲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爲通。須臾召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傑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召見。問其事。嗟

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爲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所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而被追。乃是爲僧所引。既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爲造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已自當之。但欲與參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爲我造陁羅尼幢。恂問相州參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貧。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爲猪。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親。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召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爲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

日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衛兵曹參軍。數載選受同州司士。既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豬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常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云。王追齡。辭已疾病。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逕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業。至此今爲之奈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冠。且又無過。不宜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里之間。見朱門夾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領付典。勸其罪福。典云。君無大罪。理未合來。齡便苦請救助。檢案云。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臾王坐。主簿引齡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適以詰問。云實求腸。不遣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

在前。有驢羊鷄豕數十。輦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云。實爲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關。裴少府事。市吏無言去。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尙有數政官錄。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墜壞。因謂齡曰。今放君迴。當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主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簿。畢復往別吏。吏云。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爲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槃等經。兼爲設齋度我。卽得生人間。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云。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爲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卽是我得。若有風颺灰。卽爲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爲常占。然鬼神常苦飢。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

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畢。十數日平復如常。

六合縣丞

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卽蘇。云初死被拘。見判官。云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邇。不會還。耶令云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橫。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云君算未盡。爲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爲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殺此羊。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然。判官罵云。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乎。然終須爲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既出。見一女子。狀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至。以無罪蒙放回。門吏以色美。曲相留連。離家已久。恐舍宅頽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奉千貫。兼永爲姬妾。無所恡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

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爲書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爲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留譚家女子。決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爲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丞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爲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尙在焉。

周頌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爲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城。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相爲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常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甚善。旣無勾當。卽宜還家。

衣裳得無墮壞耶。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云。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云。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去人言入井。卽活。更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會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卽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旣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冤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爲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

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卽改爲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踢成一狗。嚙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更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準爲判官。然日日恆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頭上。然至足。麟經火。遂滅。尋爾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爲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爲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於今將此造經佛。卽當得之。或恐諸弟爲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援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旣愈。遂往黃氏爲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爲犴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

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嗜職高狐乃不至。蓋某祿重不能爲怪。

李麝

東平尉李麝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賣餅爲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克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卽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爲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著錦襪。李歎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

常呼李爲野狐壻。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共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云。身卽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甚無恙。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蘇。云爲人所錄。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將至天門外。有三人從門出曰。此人未應到。何故來。且裸身無衣。不堪驅使。所錄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攝來。到當受之。勒鄰人張千載死。已經年。見在門上爲亭。長勒苦訴之。千載入內。出語勒曰。語遣汝便可去。於是見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還。見有諸府舍。門或向東。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衛嚴峻。始到門時。遙見千載叔文懷。在曹舍料理文書。文

懷素彊。聞勸此言甚不信之。後百餘日果亡。勸今爲縣吏。自說病時悉脫衣在被中。及覓爽去。實保身也。

郇澄

郇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云彼此俱閒。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懼。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糴獄。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糴獄。事畢往見母。令速還。澄自爾便還。至武功。一日許既無疾。意甚懼。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餘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云是神山百姓。聞公得縣令。故來迎接。澄曰。我不選何得此官。須臾有策馬來者。有持綠衫來者。不得已著衫乘馬。隨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馬趨澄。拜問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聞公新除長史。故此遠迎。因與所乘馬載澄。自乘小驢隨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奪澄馬。澄問何故相迎。今復無禮。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驅澄過水西。有甲宅一所。狀如官府。閣勝云中丞理冤。屈院澄

乃大叫冤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云。澄算未盡。又不奉符。枉被鬼拘錄。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復判檢。旁有一人將檢入內。中丞後舉一手求五百千。澄遙許之。檢云。枉被追錄。算實未盡。中丞判放。又令檢入領過大夫通判。至廳見一儻廩小胡。頭冠氈帽。著鬢靴。在廳上打葉錢。令通云中丞親人。令放却還生。胡兒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復至王所。通判守門者就澄求錢。領人大怒曰。此是中丞親眷。小鬼何敢求錢。還報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將千餘人。西山打賊。驚喜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幾成閹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亦門有賃驢者。裴呼小兒取驢。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達。小兒在後有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

蔡四

穎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寶初。家於陳留之浚儀。吟

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問君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菓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爲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太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除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憑蔡爲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己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卽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家人清淨。鬼卽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逼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

益前進。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明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絕。

岐王範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爲奏天曹。聞天曹報答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爲範求子。天曹命二人取敬愛寺僧爲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爲貴人作子。當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竟以此亡。經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歲。恒求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歷。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鶴。迨盡耳。

太華公主

世傳太華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爲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噴。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迴指云。

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

孫緬家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未嘗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瞪視。母怪問之。奴便笑云。娘子搵角之時。曾着黃裙白緋襦。養一野狸。今猶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卽奴身是也。得走後。伏瓦溝中。聞娘子哭泣聲。至暮。乃下入東園。園有古塚。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爲獵人擊瘡。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飢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見王。王云。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懼。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禍不其異乎。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

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困而無獲。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爲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令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見母。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君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竈。竈恐是耳。有刺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沈入其竈。得竈大小數十頭。未得一竈。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選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

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爲謝二所損也。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邱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戲。調婢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願。家中小娘子。艷絕無雙。爲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爲是其存者。因與爲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船外。時天無纖雲。月甚清朗。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彌

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爲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爲開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旦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鞫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幃幕於岸。則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云。先女死屍。柩亦在舟中。女既蘇。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號爲禮會村也。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云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

知行幾萬里。風靜不波。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巨船。其長望而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近船。橫推其疾。如風舟人惶懼。不知所抗。已分爲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各自念云。彼人皆爲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二蛇放船。迴與三蛇鬪於沙上。各相蜿蜒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遂得免難。後數日復至一山。遙見烟火。謂是人境。落帆登陸。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遂前款關。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纔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纜。船人各執弓刀。斫射之。累揮數刀。然後見釋。離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云。是清遠縣界。屬南海。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己。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卽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

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己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安南獵者

安南人以射獵爲業。每藥附箭鏃。射鳥獸中者必斃。開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樹下。忽有物觸之。驚起。見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爲將軍。視之而拜。象以鼻捲人上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因爾遂馳行百餘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許。兩崖悉是大樹。圍如巨屋。森然隱天。象至平石。戰懼且行。且望。經六七里。往倚大樹。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緣樹上。象於樹下望之。可上二十餘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導令。復上人知其意。逕上六十丈。象視畢。走去。其人夜宿樹上。至明。見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須臾清朗。昨所見大象。領凡象百餘頭。循山而來。伏於其前。巨獸躩食二象。食畢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

其射。因傳藥矢。端極力射之。累中二矢。獸視矢吼奮。聲震林木。人亦大呼引獸。獸來尋人。人附樹。會其開口。又當口中射之。獸吼而自擲。久之方死。俄見大象從平石入。一步一望。至獸所。審其已死。以頭觸之。仰天大吼。頃間羣象五六百輩雲萃。吼叫聲徹數十里。大象來至樹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樹上。其背象載人前行。羣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隴。大象以鼻揭楂。羣象皆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披一枝。蓋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於地。再拜而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發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爲之賤。使人至平石所。巨獸但餘骨存。都護取一節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來去。

閩州草蓐

閩州莫蓐。以樵採爲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大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中有老象。臥而息。喘痛聲甚苦。至其所。下於地。老象舉足。足中有竹丁。莫蓐曉其意。以腰繩係竹丁。爲拔出。濃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蓐摘艾熟按。以次塞之。盡艾方滿。

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臥。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啣啣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得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頃之又將大牙。莫蓐呼象爲將軍。言未食。患饑。象往折山栗數枚。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牙還行五十里。忽爾却轉。人初不了其意。乃還取其遺刀。人得刀畢。送至本處。以頭抵人。左右搖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自加直。至四十萬。尋至他人肆。胡遽以葦席覆牙。他胡問是何寶。而輒見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爲主人紹介。伴各罷去。頃間荷錢而至。本胡復爭之。云本買牙者我也。長者參市。達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貫。我豈無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所由白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以牙爲寶。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因詰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絕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得之爲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閩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

取以終其身。

劉甲

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爲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白。云此有靈祇。好偷美婦。前後至者。多爲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麵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爲。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俄頃之間。失婦所在。甲以資帛僱村人。悉持棒。尋麵而行。初從窗孔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麵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自後恆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恆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

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恆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閣頭狸二娘耳。言訖不見。遂絕。

楊伯成

楊伯成唐開元初爲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鶴文辯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爲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逡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隨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噴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爲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爲媿恥。及賜告。舉家還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爲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

暇日無事。自於田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書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諍。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爲狐。異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於舉家稱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云。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爲狐所魅。精神如睡中。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爲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卽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

云。我門戶雖難。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翼方禁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盃碗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作啖。剖以貽兒。至手魅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兩壘。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徧與妻子。末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之。登令燒毀。訖合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後。並皆稱冤。號擗甚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苦痛老狐。何乃爲喉嚨。枉殺腔腫。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縷。經者。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大安和尚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爲真。

菩薩。其後大安和尙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尙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賓從衆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頃劇子乃稱父現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餘日。一夕新婦馬相蹶。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拒戶及曉。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見奴婢。

至樞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令人壞窗門。開之。有大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略盡矣。

長孫無忌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恆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却。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恆謂其僚云。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救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爲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容貌奇怪。悉至庭中。崔呵曰。諸君等爲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

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到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為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惑我無人。力為我執爨。甚善乎。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鶴鷗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鶴鷗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

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矣。元忠歷太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則天崩。中宗在諒闇。詔元忠攝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三日。年八十餘。方薨。始元忠微時。常謁張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僕千里裹糧而來。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盡勤勤之意耶。然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公事。因拂衣長揖而去。景藏遽牽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後當貴極。人臣卒如其言。

李參軍

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地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臺延運亘。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

牀延坐。少嘗蕭出。著紫蜀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神態。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映。當世罕遇。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句語。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尅日須與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儂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起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鈿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在舍。婢等並妖媚。蠱治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顥。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聘而入門。顥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頃爲犬咋。今尙惶懼。王顥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爲僚。獨不爲李參軍之地乎。顥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

咋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顥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昔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詣陶。聞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顥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嘗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剋然發狂。嚙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卽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顥罪重。錮身推勘。顥私白云。已令持十萬于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其犬旣至。所由謁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人。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顥遂見免此難。

楊氏女

唐有楊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

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鵠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

韋參軍

唐潤州韋參軍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諸兄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共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比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後數日。白云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章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爲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於人。亦可憫矣。幸與君遇。其疾

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見之。我當至彼爲發遣。且宜還家洒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見太夫人。問以疾苦。以柳枝洒水於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章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爲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籍。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鎖系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疏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爲詐。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於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局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扇以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

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理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直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爲二狐而去。

李氏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曰。此又別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頃者我欲取韋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恆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贖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搯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搯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鉢碗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輩。狐去之後。小

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豈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遶。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尙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恆以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爲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繫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

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叫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云。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時入冢。方得食之。今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

王村。村西有楸樹。使君可設齋戒。令掘樹深二丈。中有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

徐于縣令

鄱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貧來爲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牆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振觸之。真是韋囊而盛水也。乃謂曰。爲吾徙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又謂曰。汝可爲吾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戲之曰。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旁。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一穴。纔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可測。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爲湯灌之。可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爲震動。又灌百斛。乃恬然無聲。因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餘尺。旁小者巨萬計。皆

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肺之。頒賜縣中。後遂平吉。

崔明達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爲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係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洋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和塹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貴彩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

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闌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闌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爲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尙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前。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尙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貶勞之。出門。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尙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

右云。要紙錢千貫。明達領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所居。云是鄆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姥如舊識也。

李彊友

李彊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寶末。爲剡縣丞。上官數曰。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作主簿。因往陳訴。未合死。至蒙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彊友也。彊友聞。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復何憂。因問職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僕從甚盛。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彊友親人死。得活。復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卽彊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列。年尙未盡。忽聞府君召王主簿去。頃便廻。云。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卽當放。此人來詣彊友云。彼

著漆器。實無手力。彊友爲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却迴。謂親吏曰。官家喚王主簿。不了事。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致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揀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彊友領過府君。因爾得放。旣愈。又爲彊友說之。彊友於官嚴毅。典吏甚懼。衙後多在門外。忽傳贊府出。莫不罄折。有竊視見彊友著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彊友卒。

鄭會

榮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尙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恒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嬾。卽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嬾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爲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

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擊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攀。湊畢。通身人色及腰。目數日。乃能視。恆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

東萊人女

東萊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勅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劫墓。季父見汝活。則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惻。未嘗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與諸劫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季父驚問之。具以前白。季父大加慙恨。諸賊欲遂殺之。而季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

汧陽令

唐汧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誦懇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歎嗟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爲退敗耳。因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人憂懼。恐以堅持損壽。

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井中。遂開門。見父餓殍。逼令吞符。忽爾明悟。不復論修道事。後數載。罷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仗出門。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通云。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令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識。何嘗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廁交流。百物飄蕩。令不得已。許之。婚期尅翌日。送禮成親。成親後。恆在宅。禮甚豐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錄。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於令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老道士云。汝何爲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仆於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

瘡爾宜大臨。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爲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既起。以坐具撲狐。重之以大袋。乘驛還郡。玄宗視之。以爲歡笑。公遠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於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土人敬事之。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齋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爲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卽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爲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

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願謂道士可卽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

劉氏乳母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豬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衆愛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爾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忙遽入網。乃棒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沒。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云。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鐵豬肉炙於瓶口。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瓶。候炙冷。復下兩樹。狐涎沫久之。炙與瓶滿。狐乃吐珠而死。珠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爲其夫所貴。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爲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爲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恆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櫪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蒞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其人。令堂中悉施牀席。實黯於屋西北。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已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諸人得飽。睡已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爲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窗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爲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爲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嫗。往者娘子。枉爲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黯甚懼。辭以厚利。萬計料理。遽出羅錦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爲女婿。言訖不見。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爲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於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教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篋篋琵琶。此故凡樂不如學琴。復引一人至。云善彈琴。言姓胡。是隋昔陽翟縣博士。悉教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云亦善廣陵散。比屢見替中散。不使授人。其於烏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云。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有二大竹。昔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獠猪。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

王苞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能爲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驩。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氣。固答云。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誠之。曰。至含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爲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婦人得符。變爲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於王家。自此遂絕。

韋明府

唐開元中有詣韋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聞峨帽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爲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爲立壇治之。少嘗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爲女婿。可下錢二千貫爲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從簷上下。羣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合

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儀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綵五十四。紅羅五十四。他物稱是。韋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事高門。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爲婿。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給云。爾若能愈兒疾。女實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爲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鵠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鵠頭自衛。當得免疾。韋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爲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知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耐。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爲旋風而去。

唐參軍

唐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二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奠劍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劍刺門福不中。次擊康。三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於汝。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洒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欺。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廣召僧結壇持呪。門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效。以爲己功。後一日。晚霽之後。僧坐檀前。忽見五色雲。

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爲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眞佛。拜請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通達。亦何須久。蔬食爲而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歎恨。爲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嚙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詭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

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餅大角。梳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梳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爲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粧已。緣眷戀故人。尙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卽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

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其名。嘗夢見數人來追。隨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己。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頃之門內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領入。王問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與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與見緋衣人。至爲李陳謝。此人尙有命。未合卽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既覺爲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驗。競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賣馬竊資。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卽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

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爲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軀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兄明日來迎。已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於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爲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殯。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

令撲已。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
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
至。皎與流輩數人。寸局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
而立居居首。往見賊將田乾貞。乾貞介冑而立。卽前牀
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
撲殺。手力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
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

辭義

秘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爲桐廬尉。義與叔
母韋氏爲客在秘家。久之遇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
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
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物瘡。則不可治矣。因以二
符兼授。授韋氏。呪曰。勃瘡劫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
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
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卽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
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瘡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
耗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
家二小婢亦當患瘡。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

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
朝趨府未歸。王妝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人。御
轎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
使來奉迎。辭不獲。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
府。別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
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少
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謁。求見衛護。其
入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
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
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
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甚悅。列供帳
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繼綵。適爾杯酌
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
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
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雲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悅。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旣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

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鑲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復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轎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眇。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鬪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

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瑤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斐疊，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叙離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旣悟，形貌流泱，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見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誠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呂誣

呂誣嘗畫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其人勲業甚高，當不爲用。」誣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聞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誣。」誣時與

妻兄顧況同宿。旣覺，爲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誣，以爲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爲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爲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顧琮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穎陽里正

穎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邨，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

其聲甚厲。俄聞中問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其上。馳背以一瓶授之。誠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然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已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爲水所漂。人家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哲。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聘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怠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蠶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

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蓆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袿襦。珠翠璀璨。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曠四壁。大設珍馐。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渠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鑿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歎忤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旣遠。詩人感輓之譏。

又玷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小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互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送贍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恣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京。落。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

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貴人謂嘉福曰。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鞠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幘雲縵。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遠。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有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己自白帝。願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屈

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鄂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歎叙畢。問其故。此是神嶽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廟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爲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斧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

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爲嘉福迴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爲相州刺史。使宅舊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迴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祐曰。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爲賢人。死爲明鬼。胡爲宵窵幽隕。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爲句闕。何爲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殫。楊堅篡奪。我忝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章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爲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顯盼。若沈骸儻得不棄。幽魅有

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祠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計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卽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計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峯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爲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豐爲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何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恆入廢宅。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

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擡舉。今爲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問。以我不能爲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卽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

王儻

王儻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爲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儻曰。爲所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儻。儻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置儻別院。誠云。慎無私視。便爾入內。儻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儻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但而問其故。儻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旣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卽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卽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儻不得已。騎狐而聘。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

也。儻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旣至家。家人悲泣。儻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儻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忻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尙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綢繆。事畢。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相見。招今叙平生。義卽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閉垣。而牆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己應必死。君若有情。迴日過訪。以慰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途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私與侍婢。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從殯宮中出。己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二家爲冥婚焉。

韋栗

章粟者天寶時爲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至揚州。女向粟欲市一漆背金花鏡。粟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歲餘。女死。粟亦不記宿事。秩滿。載喪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艷。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與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尺餘。別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留連。色授神許。須臾辭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隨去。至其所居。須臾至舖。但得黃紙三貫。少年持至粟船所云：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粟云：唯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粟夫妻哭云：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黃紙九貫。置在櫂邊案上。檢之。少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箱。見鏡在焉。莫不悲歎。少年云：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贈十千爲女設齋。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姬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

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憚耶。不獲已。至以後騎載去。入院。歎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鬪。每探候深入。頗以刼掠爲事。西城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駄。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刼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既而索駄。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辯跡。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迹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可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扼。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

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伯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牆面而立。已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卽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餠與壺酒。出定罪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阜裘右袒。卽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餠。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

餠將罄。而阜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阜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措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歎牆中入。遲迴聞哭聲。瑒遂獲免。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家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

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於僻處。分處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誠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騎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於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尸。而於陰中置燭。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僞冢。乃於城中。以輓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

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俟其敗於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羣盜。拷掠。卽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追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恆慟哭。哀感傍隣。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亦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躡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尙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淒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專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

張琮

永徽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爲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閣前。一目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殉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爲鬼雄。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

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勅易棺槨。以禮葬之於苑外。并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絕。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鷲。所遇無恩。自丞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粹。音脛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飢寒。一考後暴亡。旣斂。庭絕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晚。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召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皆至。霸訶怒云。君等

無情。何至於此。爲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顛仆無氣。家人皆來拜庭中。祈禱。竊云。但通物數。無憂不活。率以五束絹爲准。絹至便生。各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故亦同衆人。唯殺汝一身。亦復何益。當令兩家馬死爲驗。須與數百疋。一時皆倒。欲死。遂人通兩疋細馬。馬復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雖素清。今已死。謝諸君。不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絹畢。指令某官出車。某出騎。某吏等修違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分。悉便。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饗。饗畢。又上馬去。凡十餘里。已及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竊家在都。去岐陽千餘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有人欲盜好馬。宜預爲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爾夕竟失馬。及明。啟白。竊云。吾令防盜。何故貪寐。雖然。馬終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餘里有藪。林馬繫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吊慰。朝夕謁請。竊棺中皆酬對。莫不踏踞。觀聽聚喧。家人不堪其煩。竊忽謂子云。客等往來。不過欲見我耳。

汝可設廳事。我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衆人於庭伺候久之。曰。我來矣。命捲幃。忽見竊頭大如瓿。眼赤睛突。瞪視諸客等。客莫不顛仆。稍稍引去。竊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殯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絕。

楊準

唐楊準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見一婦人容色殊麗。準見挑之。與野合。經月餘日。每來齋中。復求引準去。準不肯從。忽爾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當隨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隨婦人行十餘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門戶卑小。婦人爲準設食。每一舉盞。碗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後方知。每準去之時。閉房門。屍臥牀上。積六七日。方活。如是經二三年。準兄謂準曰。汝爲人子。當應紹續。奈何忽與鬼爲匹乎。準慚懼。出家。被緇服。鬼遂不至。其後準反初服。選爲縣尉。別婚家人子。一年後。在廳事理文案。忽見婦人從門而入。容色甚怒。準惶懼。下階乞命。婦人云。是度無放君理。極辭搏之。準遇疾而卒。

朱敖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途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觀。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艷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徽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教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頃。老婢出門。徽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翳。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溲。廁所持古劍。可以避惡。廁畢。取裹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因大號。叫家人。譏徽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尙遙。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霍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聘。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夏。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戚。獲亦訝其暑月。挾纜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親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洩。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爲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敖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徵往詣。道士程谷神爲設藥。藥不托蓮花。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晝昧。驟雨如瀉。敖與察徵從者一人。伏檉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於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異。若觀世音狀。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蚤綠夜半。方至舍耳。

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態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微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兒客問名。曰。我穎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殺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簿。慎勿說也。俄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窗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蹲於榛

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醪。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

李迥秀

尙書李迥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迥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齋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闍梨當還。命敕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頗不懌。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云。可方便見將軍。卽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因延升階。叙及平舊。臨別握手曰。欲與闍梨論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絕。無復奈何。可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爲寫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卽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告諸子。季友素有至性。乃爲設齋。及寫經。唯齋損獨怒。

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至龍邱。會宗人述爲令。佐時止令廳數日。一夕復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紉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爲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曰已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見舉。答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須臾堪至。禮謁蘊籍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登兼令取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詣佐時。佐時具說始末。云的不活。爲求一頓食。述爲致麻饌。佐時食雖臞。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於食案。便

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邱。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旣行。慨歎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爲感。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會省其姑。姑家與女殯同地。出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云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粧容色。婉麗。問云。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贊府。今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爲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尙留殯宮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宮邊過。見有衣帶出外。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歎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爲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歎恨。竟將女與李子爲冥婚。

丁約

唐大曆中有韋行式爲西州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翫道書。溺感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所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褻衣帶內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赴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素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盤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繫繫。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

遙謂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繫於廊舍。開一窻。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竄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子威之衰。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豐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噴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實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脫耳。異韓彭與龔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媿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晚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許詔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飯僕飽馬。詰旦往棘圍候焉。亭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而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纒至。丁已誌焉。遙目。

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掩簷。與威對飲。云某自此遊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徙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冤楚之

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是。鉗耳贊府。卽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劉清真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駄爲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

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寺尚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疑老僧是文殊師利菩薩。乃隨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爲說法。大啓方便。清真等並發心出家。隨其住持。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宜先爲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長跪。僧乃含水遍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噴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僧云。今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遠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至地。卽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亦宜哺之。遂各與藥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饑。但當思維聖道。爲出世津梁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昇。身在虛空。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迴可五六圍。翠陰蔽日。清真

等喜云。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雜草而坐。數日後。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恒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卽大師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給而先食。盡徒侶莫不愠怒。詬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藥。故能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翔翔其上。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汝。謁帝於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願。遂乘雲上昇。久久方滅。清真等失藥。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爲官其君志也。何作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攜其家累。自武關出。而歸襄陽寓居。尋奉使至揚州。途觀張子衣服澤斂。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旣至門庭宏壯。儻從璀璨。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戒無言。且爲所笑。

既而極備珍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飲中。而凝睇者數四。張問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張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箏婦。以林擒繫裙帶上。然後使回去。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云。得三百千。當辦已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亭館荒穢。扃鑰久閉。至復無有人行蹤。乃詢榜舍。求張三隣人。曰。此劉道玄宅也。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審是張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重求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其妻裙帶上。果得林擒。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是張仙喚搗箏。臨別。以林擒繫裙帶上。方知張已得仙矣。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

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恆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爲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探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勅令黃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躡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

舊小說

乙集 唐

原化記

京都儒士

皇甫氏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可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於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酌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爲置酒果燈燭。送於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却歸。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繫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飄飄而動。此人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擘。嗒然有聲。後寢無音響。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坐。及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於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踰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

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籍。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尙自戰慄。具說。附實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蹤。見席帽半破在地。卽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被風所吹。如鳥動。羣耳。劍在狗竇側。衆又遶堂尋血跡。乃是所乘驢。已斫其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斃。遺一劍。衆大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鑿形者。卽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卽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爲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廩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爲保所累。

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卽合遷官。生曰。某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卽先見。遂遷投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賊免。又來問李老。老曰。

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慙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伏焉。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卽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且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閩里傳之。頗增駭異。時

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開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且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除火掃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蕪牆宇。烟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於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備價極廉。僮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而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於深潭。伴爲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及不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產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

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己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迴。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却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製之時。誤遺火所熱。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爲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入山。妻兒悉棄。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陳。云知近有仙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迴。迴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卽來相報。期以五日。旣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給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入山爲求長生。今反爲虎狼之殮。陳山人尙如此。我獨何人。不如歸入世。以終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岳本靈仙之地。豈爲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之。夜卽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求諸道士曰。吾雖至此。自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覩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

牀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戶。其蔓傍巖壁不絕。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棋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絕。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峯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奉道。數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爲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爲國師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

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佇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純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女子執盃。願謂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唯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爲之。女曰。所請只然。請客爲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嘆。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願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

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此人。饑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此人胸膊。訖絹一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賞。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

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縛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躡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羸羸在此日焉。

義俠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伴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

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輕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皆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刺客辭訣。不知所之。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

爲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章梟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旣

二十年。韋病命關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關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生揲蓍成卦。謂關曰。吾二十年前嘗爲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關聞之。卽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關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嘗寓東洛。妻卽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亦不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詣者必攜一壺。李與崔各攜酒。資錢三銖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有貴人來。顧小童令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而李公閑談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來看公歸。到家因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使

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卽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於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詣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更入院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塔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爲相。祭陽鄭子少貧。屢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占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內婚祿皆達。鄭旣欲干祿求婚。皆

被擯斥以下者謬已。即告云：吾將死矣。請審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內的見其驢，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內叫呼云：驢踏破醬瓮，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詈詈鄭子，巽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敝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即自出見郎君，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叙寒暄，兼言驢事，慙謝。姑曰：小子隔閭，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即未官，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官兩全。

鄭厚謝蘆生，攜妻赴任。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啟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前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與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蠱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

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誤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臥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昔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昔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爾遂取水噴呪。死女亦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持刀禁呪。遠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旣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銅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昔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

我命。患自撥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嚙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相見矣。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遠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若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問。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謁之狀。出曰。姨

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通老。變易又如猿。攫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七箸。條忽而畢。久視之。斂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卽命弓矢。仰臥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附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彊弱皆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雖童子婦人。卽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矙度通臂。故母類於猿焉。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歌。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卽入室。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列殺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俱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卽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

甚惡之。置牒窗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親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爲妻兒所驚。但懷憤耻。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躡蹠。見水中科斗蟲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擒之。應時而獲。食噉之。覺身輕轉強。晝卽於深榛草中伏。夜卽出行求食。亦數得麋兔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卽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爲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却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却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

忽聞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化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爲妄說。此人遂陳已事。以明變化之不安。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爲虎所殺。今旣逢讎。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懷州。先將一莊客張俊。祇承至官。官滿却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同行。至宋地。衝夜。俊抱兒從澹。共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叫。

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爲虎所殺。傷誓欲報讎。今以孩子奉上。某儻生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爲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矢。攜弓腰斧。下道黑而行。去三十餘里。皆深林重阻。旣而漸至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俊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詎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揖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額。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脅。箭皆傳毒。虎遂驚躍。狂亂吼怒。頃刻而死。俊復下樹。以斧截虎頭。并殺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貫之。亦負妻屍。走步而歸。日曉。追及澹。感激之至。

天寶選人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忽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麗。蓋虎皮熟寢之。此人乃徐行掣虎

皮藏之。女子覺甚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旣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納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語。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耻。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此人驚懼。收子而行。

柳并

河東柳并爲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衆皆臥。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

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且曰。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并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并取皮仗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吏卽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殺之。僧曰。吾非彊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彊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卽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擊擗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魏生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族所擯。因避亂將

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試取以歸。置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寶。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生初爲見。諱不勝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

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也。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築名京色。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榻尚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術之。忽覺榻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至美。但所着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其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榻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

却歸舟中。明日至舅莊。遙聞哭聲。此子遂維舟。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問。因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廁。爲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以女嫁此生也。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任。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路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無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月。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而視罅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事爲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不敢下。願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

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殫。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非其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物。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尚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卽韋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妹韋生不信。曰。十三妹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述。厄。顏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東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

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壻。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踣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壻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釵髮。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韋滂

唐大曆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夜行一無所懼。善騎射。

每以弓矢隨行。非止取鳥獸烹炙。至於蛇蝎蜥蜴蜈蚣。見則食之。嘗於京師蕃行。鼓聲向絕。主人向遠。將求宿。不知何詣。忽見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鎖門。澆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鄰家有喪。俗云妨殺。入宅當損人物。今將家口於側近親故家避之。明日即歸。不可不以奉白也。韋曰。但許寄宿。復何害也。殺鬼吾自當之。主人遂引韋入宅。開堂廚。示以牀榻。飲食皆備。澆令僕使馱馬槽上。置燭燈於堂中。又使入廚具。食訖。令僕夫宿於別屋。澆列牀於堂。開其雙扇。息燭。張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盡。忽見一光如大盤。自空飛下。廳北門扉下。照耀如火。澆見尤喜。於閤中引滿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色漸微。已不能動。擣弓直往。拔箭。光物墮地。澆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即光澆笑曰。殺鬼之言。果不虛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極甚。羹令過熟。乃切割爲齋。噉之。尤覺芳美。乃沾奴僕。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歸。見韋生喜其無恙。韋乃說得殺鬼。獻所留之肉。主人驚歎而已。

紀聞

修武縣民

牛肅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婿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生徒多宿。凌晨啓戶。戶外有婦人。裸形斷舌。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啓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水石之怪。夔魍魎木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野魅乎。盍擊之。於是投以磚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峯訊之。實殺焉。乃白於郡。答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

李元鼎

李元鼎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滑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琮後至。將入衙。承明

以琮璣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璣以爲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璣。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見剝。不知是琮璣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璣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知爲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涿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邠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

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謫爲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環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見中丞時。但俯伏。摺訣。言帶犀角刀子。格手訣。乃可以誦咒。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摺之。而密誦咒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阿。公子俛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過。素有卻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咒。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振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廼。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公子

至群。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僞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群。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年而莊州獠反。轉入群。郡人皆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言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擊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子官。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焉。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先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

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過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鷓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鷓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鷓子與焉。將至手。鷓忽飛集於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殮。積二十一日。夜中而纒蘇。卽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爲錢。饌熟。

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辦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却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既來此，即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因囑盛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墜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

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捨籌定之。因簾下投三疋絹。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旛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臨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鍍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爲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蘇云：向又爲菩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

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跽。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曰。白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救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虛爲人好殺。愆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

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憂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

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座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救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來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醉。醉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卽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隨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遠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爲善之報乎。况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

之有也。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旣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旣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請卽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歎。乃召胥。令問名。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甥女造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

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斂。合葬於東郊。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隣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爲。叟具以告。隣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隣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父老家驚叫。隣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却來。何謂也。隣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

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己。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辭直

勝州都督辭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辭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

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越於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而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逾兩月餘。和衆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離居尚遠。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師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卽是吾家。故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於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

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既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益覆之。瓮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瓮中祈請轉苦。日出後。却覆如驚。飄飛去。而和衆亦還。後不復見焉。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旣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旣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獻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

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郗鑒

滎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郗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願聞其說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敷爲定襄令敷有子曰塾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敷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塾視此客七十餘矣雪眉霜鬚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塾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醇醪薦之客甚驚謂塾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子何得覺吾而致此耶塾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爲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爲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塾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恆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塾又爲祖

錢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諮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當須啟白子熟計之塾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塾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塾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塾於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塾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顧塾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却到又謂塾曰吾更啓白耆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塾資裝而使塾持隨身衣衾往塾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悚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竈飛泉簷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

戶內西二間爲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爲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穀於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碧旣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饑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碧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據繩床。北面而齋心焉。碧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克弟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淵。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鑄局。諸先生休暇。常對碁而飲酒焉。碧爲侍者。觀先生碁。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碁。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碧。與爾對之。旣而先生碁少劣。於碧又微笑。謂碧曰。欲習何藝乎。碧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受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碧習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碧

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繩床。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開目。貌有童顏。體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忽云。吾與南岳諸葛仙家爲期。今到矣。須去。碧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覲。卽却還。孟先生怒曰。歸卽歸矣。何却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却尋諸先生。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姥。姥曰。諸先生不來。尙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郗鑒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卽郗太尉也。

洪防禪師

陝州洪防。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防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防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閻梨。但行。弟子能致之。防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

腹有小朱門。四人請防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衣冠，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願。齋畢，自今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防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防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防於大牀，別置名饌，饌甚香潔。防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常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防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防見侍衛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防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疋。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防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爲入禪，不覺所適。防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防旣禪行，素高聲價，日盛。

頃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此請師至天供養。防許之。因敷天衣坐。防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防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防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防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呼叫。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鑿鑿其項，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縛。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

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飢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鑠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願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叻曰。適到後園。見鑠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叻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鑠之。叻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叻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叻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保。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違

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鑠貫腦。曳去而鑠之。叻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叻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叻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爲釋提柏國所請矣。叻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負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叻默然還座。夜叉遂挈繩牀。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叻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聽受。叻曰。此事誠不爲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侍叻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叻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撫

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人信受。防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防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防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防。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流。流渠。映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防略言其梗槩。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叢緣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卽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

寶器盛食。卽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卽到。防既觀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防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旣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防旣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爲妖。時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防。防旣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防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防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防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防所行之處。修造功德。無得遏止。防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鳥魅。以張爲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

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真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怒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

李睨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防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睨曰。逢年家無內主。蕩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既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察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睨曰。諾。復又訪之於睨。睨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民。莫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睨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輿嚴飾畢。顧步階除。而

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睨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睨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睨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睨驚而退。李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睨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敗。大憂之。乃求錢爲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洩之後。汝與吾俱死。今汝聰穎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訣。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

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僞答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小逕。將投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被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閒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髮。又解衣裝。出袈娑。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師。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唐室中興。求琅琊王後師。方謂寺僧言之。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因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

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不肯。師給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浴。師候女出。因之嚙門。女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故爲慾逼。今既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亦氣絕。戶既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師已復蘇。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傳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琅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爲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俗爲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衆。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於輿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既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臥。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脅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爲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

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王無有

楚邱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妬。無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鳥爪。謂無有曰。盍與予鞋。無有驚未及。

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走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廁。雖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觀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

茹子顏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顏之姬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簷間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匱進退相擾。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

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獲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

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撒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旣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閩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

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杖撞築地爲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類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閩鄉盡爲戰場矣。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說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

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小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法。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卽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主。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慙懃不已。醉後

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卽死。乃老狐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床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床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於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鑲之。賈手開其鑲。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鑲鑲之。賈曰。玉符在中。

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接其手。令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旣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幸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旣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卽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遂棲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纒。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於墓。殮後卽發。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富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曰。

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以遂卒。暹哭之慟。爲製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遲至臨汝。乃厚葬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婿其妻。崔別駕以妻之。遲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附二親者。輻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髻。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附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暨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

之骨。而附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閒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臥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鬼神。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

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隗廋。搆乃思周賢者語。卽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餽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壞場致請。今災祥已搆。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卽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卽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旣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右足下。竟如初言。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爲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囂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蠶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擊棺中。卽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卽生矣。及旦。彊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狍。彊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旣曉。彊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姿。絃服靚粧。人間殊絕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卽杜口。雖夫子亦

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艷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既彊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

水珠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卽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醜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醜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幾

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亡珠後。行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冷。流汎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楊生

晉大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卽臥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噲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己。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爲酬。

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卽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旣而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妻談

妻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錠。皆長尺餘。因以石鑿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卽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鎚鑿數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語妻談。吾太行山天藏。開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錠。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與惡將開。吾藏已造鎚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開鎚鑿。此州人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詣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卽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問。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

請者。到則布算爲卦。縱橫布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唐開元二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嘗至白馬坂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於床。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眠熟良久。起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矣。母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禁繫。拷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若人。官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自來喚若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請和璞活之。和璞墨書一符。使置妾臥處。俄而言曰。墨符無益。又朱書一符。復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爲一胡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駭。仍曰。且留少時。須與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

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還於是。遂生和璞如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需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卽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卽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新羅

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會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

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皆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縊而下。墜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旣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

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昔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昔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門車內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間有大家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冢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冢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誼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宰遲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昔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昔婆羅門果至

卽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面縛昇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卽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卽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於地卽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爲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

田氏子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澗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駭險多樸林傳云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澗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樸林爲一魅狐所絆因蹶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昔狐變爲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爲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爲怪強起擊之婦人口但哀祈反謂我爲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是實因與痛擊故免其

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適櫟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櫟林。不知老狐却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姜北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

斬守貞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王於穢城。卽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岢邑人。斬守貞者。素善符呪。爲縣送往。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榜汾河山名。去縣五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裳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遂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貞送徒。手猶持笠。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守貞以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

老父及媪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餘。老父及媪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

鄭宏之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爲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宇頽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情。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

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饋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獬，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鑲，鑲爲之絕。狐亦化爲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爲黃獬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黃獬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爲黃獬。豈此犬爲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鑲繫將就烹。犬人言曰：吾實黃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爲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獬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

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袁嘉祚

唐寧王傳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闕素凶，爲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旣而魅夜中爲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償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爲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

竇不疑

武德功臣孫竇不疑，爲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爲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鬪雞走狗，擲擗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

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追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給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隨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給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今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因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爲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踏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

非常。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壻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爲夫壻。婦人曰。公卽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爲犬音。不疑自投牀下。物化爲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遂得入林中。憩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憩且喪魂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

宣室志

張讀

李林甫宅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

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庫。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既毀其轡。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動。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棄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蟻遠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卽奮身揮臂。驕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陸順

吳郡陸順家於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順自幼嗜麵。爲食

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順謂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順謝曰。順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順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繪爲順壽。順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繪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順不得已。受金繪。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僭來謂順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繪爲朋友壽乎。且大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順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順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順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

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願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願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願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且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且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願卽以麵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願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未。其遠乎哉。旣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扁之。命願致於寢室。謂願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日。胡人以十兩重。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願。共持金函而去。願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

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願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願旣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篝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縞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願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願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願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願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願。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

中也。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出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稱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勸。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

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也。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感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劉成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鳥。闕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卽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睡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辭其直。旣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溧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旣命。駕以天色尙早。因假寐焉。旣而又夢婦人。嗶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旣告去。心亦未悟焉。卽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卽命駕詣郡宴。旣而以夢話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掣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河內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卽以他牛易其犢。旣至。命翦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雖象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竟歸其寺焉。

地下肉芝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與土事。脫有

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黷然而長矣。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晤如是。道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朴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

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人乘馬而去。還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日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者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

已而率鄰居十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

李甲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蹤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羣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

嚴生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中有奇寶。願有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

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纔毫可辯。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價而去。

江夏從事

大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卽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割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卽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卽往視之。其樹有枝稍拆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卽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王薰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飯。食燭前。忽有巨擘出燭影下。薰與

諸友且懷。相與觀之。其孽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謝翹

陳郡謝翹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露。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纒髻髯。近乃雙鬢。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翹所。因駐謂翹。卽非見待耶。翹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鬢笑降拜曰。願卽歸所居。翹不測。卽迴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翹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旣入。見堂中設茵毳。張帷帘。錦繡輝映。異香逼室。翹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卽何懼。

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翹相見。坐於西軒。謂翹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翹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翹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翹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翹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諒。翹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翹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闈却歸處。曉驚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翹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帳帘。命燭登車。翹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翹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樓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

啼鳥去年春。紅闌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既而
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
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鬢也。驚問之。雙鬢遽前告。卽
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
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翺因曰。某今亦歸洛陽。
願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卽褰車簾。謂翺曰。感君
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
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
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翺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
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
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
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月西馳又向東。翺謝之。良久別去。
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
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
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
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

木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
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
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
長丈餘。魁偉愈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
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
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
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懷然。巨胡東望。謂其
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
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
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
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卽命呼曰。將軍願
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
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
掌。其類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
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
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旣而俱拜於巨胡前。
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
竟不知其何物也。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吃。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於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

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旣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食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

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卽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獨孤彥

建中末。有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於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

訐悟之。時皆謂我爲侵。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忝侍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懼。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畧之職。職當要熱。素以褊躁。又嘗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賙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飯乎。

夫文以瓦附會。是餽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許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許者。蓋反其語爲金載。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飯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飯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卽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迄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卽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

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卽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纈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緝帛隨以修佛。施貧餓者。不一還家。至今尙存。

郝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郝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旣免喪。表授潭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册立閻波羅王。卽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廚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

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未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矣。」於是緝絲爲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卽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安在，得無侮邪？遂引緝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緝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劉阜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大初年，董叔經爲西河守時，有彭城劉阜，假孝義尉。阜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旁，其狀絕異。阜馬驚而墜，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卽解阜衣袍而自衣之。阜以爲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阜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阜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

妖遂絕。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斬之，生益慙。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息。雖寒暑切飢，食粟糲，紆不憚勞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邪？」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入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於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椶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鑊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

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買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于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卽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犬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卽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

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崔穀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旣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

中。穀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穀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玉清三寶

杜陵韋弁。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殆。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巖。攢然四峙。門因花開。砌用烟蠶。弁望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香紗。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斜欄層幕。旣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又何爲者。願一聞知。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向也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願。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雖

云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冷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聲酒旣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尙神仙。吾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弁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羣仙曰。君旣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瑩洞澈。顧謂弁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澈。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弁。弁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廻望其亭。茫然無有。弁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弁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真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弁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沈攸之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蹋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怪。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輒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敬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爲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以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

縷於其末。且利鏗。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偵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鱗。鱗約尺餘。躡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遂絕。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奇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鶴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鶴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旣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鶴獻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

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尙爲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卽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烏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卽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王長史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里。傳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旣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常爲清顯官。以

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質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卽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卽便舉一足。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廐。因發重舍。內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爾。

唐玄宗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最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勅尉吏炙其膳。以進。而尙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旣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上

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

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給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不為畋所獲乎。况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乎。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置鹿首於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

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願左右命鐵鉗。鉗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為毛革蒙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剗弊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

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

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陳巖

穎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尙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常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於塵世。適足為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嚙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雖然。君

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卽閣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嚼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呼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民且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懼甚。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於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囓。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因錄以

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精舍解鞍憩焉。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咬蠟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日次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卽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

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擊。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語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旣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

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話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旣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闔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

計真

唐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曠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卽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於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

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曠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婉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既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召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調。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召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真至。大喜。生卽話獨孤召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

仙之力。又就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邱。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遷。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歎歎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筭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讎。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悅。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

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闕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晉陽普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入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且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容。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

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初也。

劉憲

尙書李寰鎮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卽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有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

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揀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卽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寔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

東萊客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肩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土狗有蒼毛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里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阜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欲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卽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卽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

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韋氏子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囊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卽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

韓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嘗爲人患。人有誤近。或牛馬就而飲者。輒爲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興。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

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尙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視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蚪蝌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尅。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

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辨。擢爲裨將。

李林甫

唐李林甫爲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他病。無所知。林甫卽資

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長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錢。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僅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卽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

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卽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因以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崔君

崔寧鎮蜀時。健爲守清河崔君。旣以啓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庶獲自新耳。諲曰。帝命至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卽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主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載拜謝。言粗畢。忽

有雲氣藹然。紅光自空而下。誣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卽於隙間潛視之。見誣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咸俯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誣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誣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弟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誣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旣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臥於榻。妻孥輦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劉溉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爲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

寐。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旣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卽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脾慄。卽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以泣。熟視之。乃劉溉曰：吾子何爲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卽訊冥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卽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於人。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遶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

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爲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爲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爲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尙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鬣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

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鑿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憐然若醉。不悟爲鬼也。輕雲即引坤出門。門已扁鏽。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闈者啟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闈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睡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啟扉。有一人持水缶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卽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

雲謂坤曰。郎可借某而行。坤卽隨出里中。望啟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卽俯首曲躬而入。墓口曠黑。不可辨。忽惻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卽立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既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因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

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謁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頊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卽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頊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黑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黃龍。帖然俯於沙。頊卽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卽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卽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湫水卽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願謂頊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頊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

抹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持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鎖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爲災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於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卽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中。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見於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懼。若真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

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搆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寃。儻君以仁心爲我棺而葬於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旣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

梁環

有梁環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環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

因降階揖。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辭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闕。中郎又歌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

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往。而盃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願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也。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迴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

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旣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諶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

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僧適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汾潁。至泥陽郡。舍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鑄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曠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卽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尙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尙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尙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爲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

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昔密紅碧如毳毼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甯怪枯可及身哉。言已。習卽牽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眩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卽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那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

觀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閣藏經。雖寒暑無少墮。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游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爲沂州臨沂縣尉。余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也。

郭翥

元和間有郭翥者。當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翥卽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旣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卽以手而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旣而告去。翥伴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

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帝。神人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仇。而乃聘悖肆。奸覲覲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曠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

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耐。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昇以歸。色悴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捧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誠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

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婿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念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旣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

中耳。趙即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鄆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卽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遺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南。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

於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來謁。旣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卽訊之。遂述旣往事。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卽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耳。我亦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鑠且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抔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言。否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贖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令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軍吏。獨入廟中。見其簷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

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繫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捶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繫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魄。當沈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縉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縉貨爲事哉。袁生卽給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繫生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

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無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淨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疾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錘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祭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更有罪。袁生扑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徒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耳。

袁生卽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鑿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鑿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旣治裝。鑿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鑿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卽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鑿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鑿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鑿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鑿師。生大驚曰。鑿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

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

張誥

張誥於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誥卽具簪笏迎之。謂誥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誥驚且喜。以爲上將用我。卽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爲驅殿者。誥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闐闐於路。槐影四蠹。煙幕邈迤。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旣至門中。使命誥下馬。誥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時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劍。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戴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誥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卽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誥又再拜舞蹈。旣

而中使又引至西字下。其儀度如東字。既拜。中使遂引出門。洗悻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洗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洗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卽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竊寤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洗拜乾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附葬。洗所夢殿東字下。我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字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洗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扇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啟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卽止。卽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

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卽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帝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所占也。

婁師德

婁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解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榜有綠衣者。稱爲按捺。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捺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沁空而下。震徹簷宇。按捺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爲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捺所

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

聖畫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召畫工將命施彩飾。會貴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閱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迹乎？寺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圻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其殿。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鏢也可以泥鋼吾門。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閱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

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鶴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牆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狀甚峻。侍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

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韋臯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

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

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尙存。衣冠文物。闕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調。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尙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憫久之。灑泣而起。乃謂

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髻髮爲僧。遁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尙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旣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旣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尙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椽。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

之遊。照許之。其夕僧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恐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

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隲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效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

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環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環。既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疎淺。相國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儋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環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卽獻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卽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環。休環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環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環

卽留僧宿。是夜休環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環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環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環曰。可起矣。休環卽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環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環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卽甘死於是矣。休環卽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環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環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環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環。請求之。僧卽以書付休環。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

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遞去。竟不知其所適。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裘。盛暑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歲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懼。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遞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耳。安能如鵲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醜。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

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焉。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尚浮屠氏。遂爲僧。居于本郡。僅十年。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僊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右者。聖上披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于門。幸无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贖我。得遂西上。儻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

公主左右得侍上於溫泉。上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揚玄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錢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洎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己。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旣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卽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卽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

許文度

岐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臥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迥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其時天景曠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度曰。子

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卽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常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寶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特氣好俠。不

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暗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覩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

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駮。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曠。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驛逆旅氏。解其囊。得綉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囊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某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旣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應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

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卽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絹巾。衣褐衣。隱几而坐。其側其議論。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迺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地。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

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愕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爲娛耳。於是持箒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卽馳馬而去。

閻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旣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讎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讎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卽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

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
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
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
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
佛寺。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
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卽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
曰。子旣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
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
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
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卽辭去。讖遊濛陽郡
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
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辨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
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
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
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
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
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
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

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
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
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旣寤。其事甚
漸。恚竟以憂卒。

尹真人

隄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墜。有顏道
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鑿出鳥獸花卉。文
理纖妙。隣於鬼工。而絨鑲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
相傳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
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
啓。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青河崔
君爲隄爲守。崔君素有剛果自恃。旣至郡。聞有尹真人
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卽詣之。且命破鑲。顏
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有大
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
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
從。於是命破其鑲。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
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

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爲軸。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縹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悟。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戀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愛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卽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後二年果卒。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

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搆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旣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那。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以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

之不暇。一旦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卽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未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尙疑其鬼物妖惑。當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卽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

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氏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

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師可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捧子。(昔奉卽荷竹囊而販者)卽犒於商山而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捧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以伺捧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捧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意稍怠。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一捧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捧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捧子曰。稚川甚近。師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能遊稚川。死不悔。於是捧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巖。且入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捧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

壑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里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峯迴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捧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徑橫尺餘。縱且百餘里。捧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捧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行囊。自山頂而絕。捧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僅半日。捧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瓊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捧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捧子曰。此僧何爲者。豈非人間人乎。捧子曰。此僧常願遊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捧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捧子登翠霞亭。其

亭亘空。居檻雲霧。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捧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此人謂誰。何瞬目乎。捧子曰。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耳。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捧子卽面請。外郎忽寤。而四視。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虛惺然。背汗毛髮盡動。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捧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捧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契虛因問捧子曰。吾向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榮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

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昔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尙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卽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昔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尹君

唐故尙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

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鵞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爲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樹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樹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樹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虛

惑於人遂止其事。

逸史

盧子

呂生

虞鄉永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斲黃精。煮服之。十年之後。并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經。日念數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飡飯。不肯與諸妹。旦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豬脂。自捧以飲之。曰。我老矣。況酒道家不禁。呂曰。某自小不知味。實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衆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呂生乃僵臥不起。惟言困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呂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呂生年雖近六十。鬚髮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呂生恨愧垂泣。再拜母出門去。云往茅山。更無其蹤。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

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牆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飧。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於樓。酒饌豐異。遂巡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瓮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卽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郵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緘。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趨

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乘因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肺腑清瑩。遂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爲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階品尚非卑末。得在天真之列。時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懋著也。請略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卽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園。大內會劍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

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之。具言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先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卽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言。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待。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卽滅。旣度。崔生回首曰。卽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卽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人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

引滿飲酒。談話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史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遠。行去得否。曰。卽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積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却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解。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

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卽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續。家人妻子圍視號咷。俄聞叩門甚急。闞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幃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遂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椀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卽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

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道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躡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縻縷。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棄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囚拘。尙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即將奉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篋篋。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

極艷。新聲甚嘉。李生視篋篋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觀者。復解篋篋。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歎訝。却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覩亭臺也。

樊澤

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爲邕管經略使。葬於鄂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卽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

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隱。必是爲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劫冢已十餘年。每劫夫妻攜酒熬火。諸徒黨卽開幕。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爲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欲一盞卽以酒灑於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酒錢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灑酒云。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愉快。卽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

袁滋

復州青溪山秀絕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居復郢間。晴日偶過峻峰。行數里。漸幽奇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家焉。袁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合有靈仙隱者。曾從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一至。不知居處。某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來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

此宿候。或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履。遙相與通寒暄。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頃。盡入茅舍。觀酒甚喜。曰：何處得此。既飲數盃。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兄。乃導袁公出。歷拜俯僂。五人相顧。視色且悔。飲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茲人誠志可賞。況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人視袁公恭甚。乃時與語。笑曰：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半酣。頗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日。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貴。遂呼主人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頂。捫蘿跳躍。有若飛鳥。遂巡不見。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後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

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養。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牧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

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却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合求得。王公方憤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即并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禪師。行道精高。居於南岳。忽一日。見一物。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禪師懼。謂爲鼻之屬也。細視。面目。即如人也。僧乃問曰。檀越爲山神耶。野獸耶。復乃何事。而特至此。貧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

也。又曰。和尚知晉宋乎。自爾至是。復幾載。僧曰。從晉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寧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卽泓也。僧曰。吾覽晉史。言姚泓爲劉裕所執。遷姚宗於江南。而斬泓於建康市。據其所記。泓則死矣。何至今日子復稱爲姚泓。泓曰。當爾之時。我國實爲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脫身逃匿。裕旣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其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語之曰。史之說豈虛言哉。泓笑曰。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漢史之妄。豈復逾於後史耶。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自逃竄山野。肆意遊行。福地靜廬。無不探討。旣絕火食。遠陟此峯。樂道逍遙。唯餐松柏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葉。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宮人。遭亂避世。入太華之峯。餌其松柏。歲祀寔久。體生碧毛。尺餘。或逢世人。人自驚異。至今謂之毛女峯。且上人頗信古。豈不詳信之乎。僧因問請須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唯飲茶一

甌。仍爲僧陳晉宋歷代之事。如指諸掌。更有史氏闕而不書者。泓悉備言之。旣而辭僧告去。竟不復見耳。

東洛張生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携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尙遠。歇於樹下。遑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因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擎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纔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甚。狼狽走野。又隨後叫呼。詬罵里餘。漸不聞。路抵大塚。塚畔有一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語。推一物。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旣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

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墓旁視其血。乃圍墓掘之。觀賊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笞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爲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事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

李主簿

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遽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黑及紙未來。遂畫符焚

香。以水噴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吐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關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嚴安之

天寶初。嚴安之爲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卽領所由并器械。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纔及堦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召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墓。卽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門。有明器。敕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握鞭。狀如走勢。撲

頭脚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卽知必敗也。安之卽思前敕使狀貌。兩明器敕使耳。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氓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約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奕。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斗。道士指曰。可殮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便如石。不可復食。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

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筵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視請押。陟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於巾筒。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盤托角七。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痔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遂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漚汗。遣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

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却歸山居。以價錢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直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生曰。吾辟穀。無飯與殮。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割草根。滄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內。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為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熾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餈。投一丸藥。乃為金矣。傭者燃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賣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

半。乃平復矣。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傭者出於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識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為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闕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為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恆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為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妻老

唐大曆中有王員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甚談諧拊掌。會除溷。妻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恠。少頃。妻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戶內。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某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竦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妻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妻老清言間發。殊無荷穢之姿。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某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請。妻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赤。妻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麻

粟。除少炭。燃散盒上。却堆火燒之。食頃。妻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筋持出。擲於地。遽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雞冠。王君降階再拜。搃頭陳謝。妻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貴外不用留。轉將布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末學俗士。願瀝丹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妻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後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胡床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妻老道服降階。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至晚。王君去。妻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爲他人所賃。妻老不知所去也。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孀。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人。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

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韜駟降空，卽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剗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壘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冷，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當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

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費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往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探果耳，去頃，却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間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蕭登

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受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卽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矣。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灑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厥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

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揭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諭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餉之。遂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

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爲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饑儉。乃爲乳母。

馬士良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爲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尙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卽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觀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潔。困憊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爲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鬟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

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儻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得。

嚴武盜妾

廣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

側公何不自悔。答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洒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洒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嚙下。窶窶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慙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卽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緡。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

畢。却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卽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袋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聲小。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尙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趁在後。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

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卽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尙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笑。乃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教。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

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旣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椀矣。嗟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卽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鬧噓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規覲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僊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

推事受賊。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彊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於州。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竹側。招己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名導入一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扁額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桐梅。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籠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孟簡

故刑部李尚書遜。爲浙東觀察使。性仁卹。撫育百姓。抑

控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于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因嚮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爲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卽無計矣。包君乃當時雇船。攜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憤怒頗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鞞履柱。毳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毳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摔地。備極恥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却迴。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莊。羅織攪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齋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尙未殞。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臥於廳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

之意。頗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遂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卽推鞞。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判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判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款伏。具獄過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春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判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爲客陪。決春杖二十。遞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冤異。判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尙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爲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尙未發。盡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二人

至賊中傳詔命。并以書遺其賊帥。招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卿大喜。留讌數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將與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樂某以官軍虛實露於賊帥。暱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檢。果得樂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價直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歸其直二口之價。尙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逾怒。乃禁於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誣爲大過。請必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於賊。方將誅。剪不得不寘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

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用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刺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毬場內。厚致酒饌。滄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兼取紙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樂會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卽當殺汝。所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面仆於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終。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毬場宴。敕使次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樂某。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

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語。昇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

宋申錫

唐丞相宋申錫初爲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爲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知右軍。不旬日。乃僞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質。且令人做其手疏。皆至逼似。獄成於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論之。方得誦爲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澹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

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吒。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卽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爲不誣矣。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爲刑部尙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爲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報効。某每度過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

郎君必貴。他日丈人避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跼蹐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既謁見。甚爲楊所禮。乃奏崔公爲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遇安祿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尅復。脅從僞官陳希烈等。並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旣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旣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煨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

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悔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往拊掌大笑。以爲安也。書生旣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殮鱸。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吃鱸。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

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鱸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此鱸與崔兄殮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樂。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殮。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喫。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鱸。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鱸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爲主人。故置

此鱸。安有不得喫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闊。請坐中爲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滄恐鱸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椀。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滄畢。獨所留膾在焉。李公脫衫就座。執筋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膾見在此。尙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膾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廚者更有鱸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尙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羣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尙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

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戶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鄰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厚祈請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導之耳。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齋也。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染瘡。瘡日甚。乃白於丈人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

贈三百文。出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晝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謁之。具陳羈蹙。將填溝壑。盡以所得三鑲爲卜資。卜人遂留宿。及時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廐。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讎。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克事。遂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十日後也。

迴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

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驚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願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卽却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卽祿山也。

牛錫庶

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當知舉。錫庶對曰：尙書至公爲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卽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尙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尙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尙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尙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

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鏝。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舁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慎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汗。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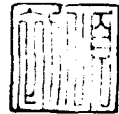
舊小說

乙集 唐

劇談錄

田彭郎

康 駢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

鏢。尋常汝豈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彭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欵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

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鵠碑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曰。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買數年。遂錮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鬢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縵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而跡之。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綉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

甥。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殺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幸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遂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絨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述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殷九霞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胤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勩。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覲。卽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爲館驛巡官。且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旣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絨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慮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

無疾。書紀官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

劉平

唐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瑩。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瑩。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謂祿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猩。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餽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舐良久。咸若嚙蘂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餽饌可謂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燂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

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慚覲。無復詞對。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搗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筭。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實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筭。復本執蕭公筭。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筭。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廡。俱如復本之言也。

王智輿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旣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盃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王曰。某韜鈴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絹千匹。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旣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郟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廡。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泊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時。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囊鞬。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

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騎馬于棕。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躡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洩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

每爲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禎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禎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致憾。柯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

郭鄩

郭鄩罷樞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於蠻間。常有二物如猿。攢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與鹽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幸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好

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袂服治容。造次莫迺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第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賈耳。

狄惟謙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彊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敦禱於晉祠。略無其應。時有郭天師者。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旣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旛蓋。惟謙躬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爾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

爲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悻然而言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笑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饒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殺供設。一無所施。郭乃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漂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旣而精誠感應。深加歎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親茲天厲。將羣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

監克誠。予意豈忘復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熾咸有鬱蒸之苦。軒蓋候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覺寬敞。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已。及列坐開罇。煩暑都盡。貞久覺清飈凜冽。如涉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熛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屬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煖金帶辟塵簪。皆希世之寶。及李南遷。悉於思溪沉溺。使崑崙沒取之。云在魴魚穴中。竟不可得矣。）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僊府。有虛檻。前引泉水。漾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

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脊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卽徵土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逸。雅好山水。李居廊廟。日以白衣累擢。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間遠其勢也。）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也。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盼嚮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微。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

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琪甚悲之。銷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銷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銷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琪後密詢其事。銷終不言。

嚴士則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尙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齋糧糗既盡。四望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

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陟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飲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念君遠來相遇。自起於棟梁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菟豆之形。俾於藥室取。鑊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勿憂。去此三二里。與採薪者相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既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

神清。有駢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巖岫。居守虛僕。射就味玄默。思觀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周歲。即解印歸羅浮。及章甫相公出鎮江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時蕭相公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飲酒數盃。他無所食矣。

韋顥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顥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顥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鼻。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顥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朝野僉載

何婆

唐浮休子張鸞。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梵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駱賓王

唐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

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欽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非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亂彩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燄衝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

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燬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欽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欽電霹靂。風雨晦晦。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荆三稜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脯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櫛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割三稜草。坐其上。欄盡消成水。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

裴有敏

唐杭州刺史裴有敏。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獍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敏更取二姬。榮言信。

矣。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有竇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竇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醴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灑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為說，棊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為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為成州司馬，俊臣

聚結不逞，誣違賢良，賊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棊連耀事，以為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為溫州司馬卒。

王無尋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搏。捕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搏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潛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灑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因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

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邨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廬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時楊之爲

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惜哉。不幸有再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李勣

唐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嘸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尙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典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墮地。兩遍熟。概下種。鋤耨收刈。打鬪訖。磔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頭。客大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瓘。有客裂餅緣者。瓘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

只是未餓。且擊却。客愕然。又臺使致饔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饔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麵以爲達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爲也。

柴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身近捷。躡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鞍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鑲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燃土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卽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挂地。躡身椽孔間出。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邱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

友生爲之字曰龍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尙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慙而退。龍之者反語爲癡種也。

崔湜父子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污狼籍。父搢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卽遭變。湜大怒。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諍之。時崔岑鄭倍。並爲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義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

園疆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鶴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姚娘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氳氳。爲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就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日冲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疾。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壺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猴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臥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

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方與人碁。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出而斬之。帝驚。能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所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鑿刻地。誤斷一曲。蟻。帝時爲蟻。今此

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及第。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袖襦。遂邀之。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繞舍求犁。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

蔣恆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

囚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恆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恆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王璫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悉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璫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璫先令一人伏案。擗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璫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璫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拘倒。子母者。盡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拘盡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拘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无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館。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其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爲益州刺史。

宋之孫

唐洛陽丞宋之孫。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附馬王同皎。初之孫。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而歸。

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章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見言之。每至切齒。之孫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章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孫爲光祿丞。之間爲鴻臚丞。曇爲尙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間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章之後。之孫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爲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狂喜。周年之後。无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其圖之。豺默然无應。遂辭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

張易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麝貂之褥。蛩蟲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恆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衛州長史。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詰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劇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卽於埋處。劇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卽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爲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十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嘗出外。卽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相方食。卽來。諸人命坐。卽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

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米飯。及黃臭韭薺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崔湜

唐崔摺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爲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爲兵部侍郎。摺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澄。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

劉龍子

唐高宗嘗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於市。并其黨十餘人。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卽撒餅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貓犬同啣產子。取貓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貓窠中。飲慣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

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箠以甲問。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悟惑矣。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酒煖。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張昌儀

唐張昌儀爲洛陽令。特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

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卽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殊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梳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於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蒸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係驢於小室內。

蕪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櫬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櫬上。放鷹鶴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扶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云狗馬報。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鉤之。遺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

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平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却。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鬻號爲飽乳犢子。

辛亶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勝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衙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榮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曠。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

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抄之。四裔。以禦魍魎。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遂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御史。右臺御史。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嘗之。爲中霜。穀束元一曰。爲臯坐鷹架。時同州魯孔邱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

目爲鷲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圍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塔。驅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葦韻。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

公言防靈樞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髀偃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目爲端箭獅。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鄙人王敬成邊。留牴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牴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

服其精察。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平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以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

悶。仰臥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壺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鎮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係彥高之流也。

前定錄

鍾 輅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會。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苻家。替中夜。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

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日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餽。餽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餽。餽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生。多爲天曹權祿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微之地。當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尙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

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某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餽。餽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何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戲歎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都本郡錢帛。貨質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僮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已上。頗

箕踞傲物。來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北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

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污。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伴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温州司戶而卒。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李生

杜棕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棕待之厚。棕任西川節度使。馬埴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埴。謂棕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棕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棕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棕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埴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埴至闕方知感棕。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棕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棕始驚愛。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崩。棕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勝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辨博。能迴上意。事遂寢。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真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

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暨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嘗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

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曰。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兒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乃驚問。久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

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爲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尙書郎諳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韓滉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乃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且遯。有詔命旣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且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劉逸之

劉逸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逸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逸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逸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食而去。逸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逸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逸之聞之。而喜。遂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醉臥於東榻。逸之乃具饌。旣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幸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知或不吐。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

誤啗驢腸數糲。至暮。脹腹而卒。頴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拜景元爲長史。領郡務。而穎果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鑿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妻語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妻語。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千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語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語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語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語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

之甚哀。旣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語旣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旣歸。某卽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

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怏怏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縑。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

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廬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卽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鏤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闈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

此分主公事。放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密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詰兄泣。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幾亦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迴。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祿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

吏與駙馬家僮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赫怒。時少殷主戒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瑋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定。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曆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

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且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闕。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尙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

河東記

闕名

呂羣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羸。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

大書云。兩口加一口。卽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卽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之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旣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爲羣致酒宴。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汚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薄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

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足得自寬也。縣令卽爲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昇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昇置坑中。斷其言。又以羣所攜劍當心釘之。覆以上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却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卽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褒中所見如影嚮焉。

王錡

天興丞王錡。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憩於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錡至。則帳幃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言卽徘徊。函莽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爲羣小所構。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

咸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願展風儀。何幸。邊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聞散思。有以効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與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籍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汗霏霏。乃市紙萬張。以焚之。及大和四年。與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乞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懷而坐。忽覺形魂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邱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久。望見一城壁。卽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

舊備保耶。其人曰。小人卽二郎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判官非常貴盛。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他岸。請先入啟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偵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覷門中而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卽故柳解秀才也。泚熟顧敏求。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叙話不異平生。泚曰。幽顯殊途。今日吾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爲吾人理之。敏求曰。所宜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泚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登。擇

乎。泚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譴罰無容。逃遁矣。然要知祿命非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卽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窗戶盡啓。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鐵榜。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似手葉。却數十紙。卽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卽被引出。又過一門。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內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爲。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敘別。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藍帽子。他日請致一枚。卽願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送二郎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卽乘所借馬。

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卽如夢覺。於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數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曾被伊慎諸子求爲妹婿。時方以修進爲己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卽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庄。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敏求旣成婚。卽時領二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閒步縣城外。壤垣秦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令滌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祿張平子。何其昭歟。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

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轡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數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卽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尙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子卽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某雖寒賤。亦膏孀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卽以爲託。澄遂修子婿之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淋

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泆。其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嗔，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後，至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卽止。其舍妻感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尙在耶。披之卽變爲虎，嗥吼擊攖，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

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段何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大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笑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壁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爲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與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姹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

何自此疾病日退。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闕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厮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采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卜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共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渺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某因而獲歸。爲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方解轅縱牛。訖草路左。歸趨過牛羣。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常爲獸醫。爲爾療此牛。卽於臙下。捻碎土少許。傅牛脚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衆皆與嘆。其主乃買茶二斤。卽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思以薄伎所獲。微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

下。乃見歸。以手捽其背。稚兒卽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爲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噫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爲祟。吾且錄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爲已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見元昶破敝紫衫。有若負而顧。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爲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卽金天也。某爲此界。不果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卽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卜判官名和。卽昔荆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荆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郎意。今日述蹟。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卽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覩。旰蠻如有物焉。

章丹

唐江西觀察使章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鼃。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章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章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章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章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章良久思。量知聞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我焉知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卽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卽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從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鬢數人。皆極殊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瘡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急趨拜曰。

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韋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効耳。章乃矍然。知其鼃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章將辭歸。老人卽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章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千文。以充章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章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授成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阜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章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阜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章在位。一旦樹忽生花。章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章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卽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

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迍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螭。皆一時不免也。又何異焉。

韓弁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信。掌書記韓弁遇害。弁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弁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績曰。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間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讎。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曰。吾久飢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績許之。及寤。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

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與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既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卽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入口。積年諸苦。釋

然頓平。卽具六禮。納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
每十日卽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卽終固辭。拒
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
意。不能究尋。後旣多時。頗以爲異。一日伺其將出。佩卽
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
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穀。灑酒祭地。
卽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
於馬上。卽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
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卽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
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
歸。佩家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
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
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
爲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旣見
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
已改嫁。孝恭李謬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
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
須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

失所。但嗟九郎福祜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
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鎮
河東時。有里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
謂國清曰。臺駘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
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
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
餘人。傳導甚嚴。旣再拜。臺駘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
墜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卽吾之衣裾。几席沾濕。且爾爲
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
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旣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
門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
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
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
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季氏之門。今夕故
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瞥微
慘。以手搔之。悻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

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爲衙將。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佑。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滿。王引入。長二尺。旣坐。談涇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喙口不能對。旣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懽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滿曰。唯所命耳。王卽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滿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搥而飲之。最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數石。

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滿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滿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彊。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遯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古槐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爲。東復有垠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盼視。不復有詞。有似

唯領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爲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羣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爲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洒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爲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卽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旣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資麗質。妙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爲人。當奉執巾鉢。朝來之意。豈遽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也。對曰。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將以爲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給乎。蘊

師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卽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譏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叙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宛楚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拒戶。闔禁不可發。但聞猜牙齧舌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忸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又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擊攫。騰蹕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晝夜。又正類所觀。脣吻間猶有血痕焉。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會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卽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

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灑之所。爲不覺懷然。亦皆胥蟹。如有所觀。灑卽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灑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鎗。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灑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許琛

王潛之鎮江陵也。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二更後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二人。黃衫急呼。出使院門。因被領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逕路。須臾至一所。楔門高廣各三丈餘。橫楣上大字書標。榜曰。鴉鳴國。二人卽領琛入此門。門內氣黯慘。如人間黃昏已後。兼無城壁屋宇。唯有古槐萬萬株。樹上羣鴉。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許方過其處。又領到一城壁。曹署牙門極偉。亦甚嚴肅。二人卽領過。

曰。追得取鳥人到。廳上有一紫衣官人。據案而坐。問琛曰。爾解取鴉否。琛卽訴曰。某父兄弟少小。皆在使院。執行文案。實不業取鴉。官人卽怒。因謂二領者曰。何得亂次追人。吏良久。惶懼伏罪。曰。實是誤。官人顧琛曰。卽放却還去。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長大黑色。以綿包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牀。顧見琛。遂謂當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語。卽近副塔立呼。琛曰。爾豈不卽歸耶。見王僕射爲我云。武相公傳語。僕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卽完全矣。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唱喏。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却領迴云。我誤追你來。幾不得脫。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琛問所捕鴉何用。二人曰。此國周歲數百里。其間日月所不及。終日昏暗。常以鴉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譴罰。其陽道限滿者。卽捕來。以備此中鳴噪耳。又問曰。鴉鳴國空地奚爲。二人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死也。已聞於潛。旣蘇。復報之。潛問其故。琛所見卽具陳。白潛聞之。甚惡。卽相見之。

說。然問其形狀。真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以如其請。琛之鄰而姓許名琛者。卽此夕五更暴卒焉。時元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僕射亡矣。

辛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心上微暖。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就而出。旣而返顧本身。則已殭矣。其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噴水灸灼。一家倉惶。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察曰。某素貧。何由致此。黃衫曰。紙錢也。遂相與却入庭隙。大呼其妻數聲。皆不應。黃衫晒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錢燒訖。皆化爲銅錢。黃衫乃次第抽拽積之。又謂察曰。一等爲惠。請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

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備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黃衫俱詣其門。門卽閉關矣。察叩之。車者出曰。夜已久。安得來耶。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曰。諾。卽來裝其錢。訖。察將不行。黃衫又邀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落月輝輝。鐘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遂巡至焉。其門亦閉。黃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餘。紫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謝曰。夫人幸勿怪。某後日當有公事。方來此廟中。今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暫貯收之。後日公事了。卽當般取。女人許之。察與黃衫及車人共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又於戶外見有葦席數領。遂取之。覆纔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察與車者相隨歸至家。見其身猶爲家人等抱持灸療。如故。不覺形神合而蘇。良久。思如夢非夢。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惡作君語。索六百張紙作錢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頗驚異。遽至車子家。車家見察曰。君來正解夢耳。夜來所夢。不似尋常。分明自君家別與黃衫人載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歷歷如在目前。察愈驚駭。復與

車子偕往沈氏廟。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即於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席。其下紙縑存焉。察與車夫皆識。夜來致饑之所。即訪女人守門者。曰：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無他人也。沈氏有戚獲。亦住廟旁。聞語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聞打門聲。使候之。即無所見。如是者三四。式意謂之。盜明日。宣言於縣胥。求備之。其日式夜邀客。為煎餅。食訖而卒。察欲驗黃衫所言公事。嘗自於其側偵之。至是果然矣。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蒙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常有銜槩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槩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

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二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債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攪于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驚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備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賣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驪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訖。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

之。因賤其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故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囊貨爲韝繼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卽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曠中。鷹相隨之。自良卽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壙場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日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

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卽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蒼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

乾牋子

韋乾度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刺首

溫庭筠

除伊闕尉。彙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刺頭。僧孺心甚有所評。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尙不知之子何怪焉。

趙存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朮之藥。體甚輕健。自云。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堯公陸象先。言堯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堯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睚。衛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共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第二參軍便爲之。

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初。房瑄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瑄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官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瑄爲弘農湖城令。移攝閩鄉。值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閩鄉。日中遇瑄。留迨至昏黑。瑄不敢言。忽謂瑄曰。攜衾。稠來。可以賓話。瑄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瑄爲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瑄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爲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瑄爲

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爲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策兩重壕。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贖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又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救下就第。辭翰命部下。摔於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却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

梁仲朋

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幕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械械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斛。拷棧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射如珠。便呼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懼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

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欲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癭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翹鼻。鳥毛斗。軀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盃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闊刀。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鄰之。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轎十領。東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卽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親。皆辦奠祝之用。鑑中煎三升許油。

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塼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塼擊油鑪。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扁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諱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榻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窗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於牀。以効人碾茶。朗走起。擒之。遶屋不及。遂巡。透蘆葦積中。朗又踏之。喞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舉前因。節旦來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求阜近文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阜曰。方心事無。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崇。非吾所爲。其人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

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綴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干。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王諸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籌左綿等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慧。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卽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纊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

舅勸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勸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勸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聳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訝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慙，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勸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具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暗鳴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卽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慙，勸諸問，僮僕云：卽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

屍于磧，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入羅浮山而爲頭陀僧矣。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與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清，以紙裹候，具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孟嫗

彭城劉頗，常謂子婿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嫗店，見有一嫗，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袖，大裘烏帽，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卽

問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管爲妻。管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邪涇岐蒲是焉。吾夫張管爲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管之貌酷相類吾。管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管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瑛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頗每心記之。與子婿王勝話人間之異者。

嚴振

德宗變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梁帥嚴振。具蒙韃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少。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燠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

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爲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復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微妻爲僕。弘讓乃去。士微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微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與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簿下。弘

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一盃。又云。具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及脊微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龐子肅親見其事。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甌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疆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徇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虛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頽。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眉。方口廣頰。嶷然四皓之比。衣阜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嚮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便歌。險。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

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圓。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問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邈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逝。遂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歎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

苑誦

唐尙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誦。方願舉過江陵。行謁地主。

之禮。客因見誦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尙書前爲禮。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冑喜曰。苑大來矣。屈入。誦半庭。冑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誦對曰。第四。冑曰。與苑大遠近。誦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誦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誦。旣遂巡於使院。俄而遠近悉知。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春。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卽應聲曰。娘子失言。因舉酒灑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

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車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廳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僮保。棹小舟。唯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衣服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更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謝曰。某爲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闕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銜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頌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

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練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辭去。大家見之。卽不忘记。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顙。擠之於淩湍之中。伴號哭云。某內逼北迴。見馬驚踐長官。殂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旣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

政俸祿。逮可歸北。卽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既而學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存沒。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汚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祕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對及問年狀。卽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購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卽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闊。取衫子驗之。歔歔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寶義

扶風竇父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尙書交闈廐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又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輒散甥姪。競取之。唯父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父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父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三枝小錫。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父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父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錫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幕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榆莢已長三尺餘。父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

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木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裘百結。日歎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筒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輛。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磑確五具。剉確三具。西市買油。澆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節之。合槐子油。澆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濤。候相乳。尺悉看堪為挺。從臼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垛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燭重。柱巷無車輪。父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

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均下潛汙之地。目曰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又遂求買之。其主不測。又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遠池設六七鋪。制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爲竇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飢寒。又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飢寒。又與錢五千金。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又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又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又西市樞坊。鑲錢盈餘。卽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曰。亮與又曰。亮攻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眞子闔玉大郎且立致富矣。又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鑄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元契。又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

二百十千。又買之。築園打牆。拆其瓦木。各築一處。就耕之。太尉宅中。榜其地。有小樓。當下瞰焉。晟欲併之。爲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又欲買之。又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閒。其中可以爲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私謂又不要某微力乎。又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晟獻馬。荷又之所惠。又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僉語又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術。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又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爲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又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堂。又因訪遂興。指其樹曰。中郎何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所居室宇。又遂請賈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

樹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元以納中郎。與斧斲匠人議伐其樹。自稍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衆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又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類也。後又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至其餘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營。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又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會里有邸第。姪宗親居焉。諸孫尙在。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爲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數十數。孟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緡。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啟緡。無何有節士鄭俶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俶戚容瘠貌。城留食旬時。問俶所之。及其瘠瘁之端。俶具以情告。城

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貶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俶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俶對曰。君子旣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爲奴僕。償之。遂去。俶東洛瑩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繫。同志爲學可也。何必云役。已以相依。俶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俶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俶大慚。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邪。今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翫習也。俶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俶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俶緘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及作文親致祭。自答不敏。我雖不殺。俶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兒有檀楚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爲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爲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郡。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鷺。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共食之。并置瓦甌。樛杓。有類中衢罇也。

定命錄

賣餽媪

呂道生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怒。屢加笞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餽媪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媪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媪之初賣餽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

內官至宰相。其媪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尙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詭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諸公云。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翻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爲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

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爲妖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炙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爲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爲不離台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爲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踧躄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爲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爲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寶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卽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爲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曠責某。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閱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旣彊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卽免盧不之信。

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蒲博賭賽。莊宅等並盡。

程行誡

程行誡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皆不之信。於時行誡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凶問果至。程公後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蹇。直諫不回。必作棟幹。爲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爲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

命祿無涯。旣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徼。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却歸。路逢故人。惠以綠帛。却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竄謫於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脚。仁願脚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願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色黑而加。亦竟

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薦焉。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爲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目諸官後當爲宰相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爲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爲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

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爲其斷割。後璿離長安。任作祕書郎。則天既貴。皇后王氏破滅。蕭璿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璿與弟璿。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沈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璿。使人問是蕭祕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實食封五百戶。又圓當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愼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在鎗槩中行。後當大貴。

無何爲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留後。入劍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泮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復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

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臥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還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日。又敕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願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旣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

姜皎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卽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卽見真人。姜手臂一鶴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鶴子。識之。曰。

此是某之鷄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繼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并火炷來。暨生以口衝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縑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暨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腳。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焮痛。遂請

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賣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縑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

張瓘藏

張瓘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為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澆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為三衛。豈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為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瓘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

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葷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葷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罔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爲陳倉尉。罔藏時被流劍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爲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罔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卽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爲青州刺史。知海連。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謂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赦免。死除名。於遼東効力。入爲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

張罔藏。其時嘉瑒年尙齟齬。張入見罔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罔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罔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致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罔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罔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卽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虢州刺史。爲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噴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

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罔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罔藏。罔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爲相。後皆如言。

三水小牘

皇甫枚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曠林杪。餘光尙明。有一父孺然。偃而曳杖。亦來同止。旣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蹠。蹠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游氏子

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旣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勝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勝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旣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篋庭中。絺綌而坐。一鼓盡闐。寂無驚。游氏子倦。乃枕劍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洒掃。闔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蒼楹。游氏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升階。歌舞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神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與。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

畫漢助

汝墳部將董漢勛善騎射力兼數人。趨捷能鬪。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盛設廳事。至辰已間。漢勛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旣罷。其妻詰之。漢勛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勛終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上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平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龔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嘉店。盡爲賊所擒。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陣。部分固守。漢勛以五百人據此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錄。漢勛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勛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旣折。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上飢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

宋柔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尙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

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於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於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院。卽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爲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啓於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於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捽以入。擊以馬撻。而遣之。弘贇聞之大恐。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作。復數日。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驢卓錄之入院。候隲黑。殺而支解。納諸澗中。旣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矍起。奮劍擊刺。欻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於榮陽郡。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恟恟。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於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

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啟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哺時。都監赴宴。羣令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網啟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爇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疋作。遂逃於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聲。乃僕射破東北隅。孺也。思禮覺。乃前請啟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墜於地。餘衆大驚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於都監。貰其罪。使招其散卒焉。

王表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已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

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遭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於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

日光遠遂卒。

却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廳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

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皇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趙數十年。遂臻玄化。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鍊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情。容常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鱸之方。吾久得之。固耻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霪。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驟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

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玄真
碁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月。歸九華
後。亦不更至京洛。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
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
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
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
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
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情學。輩自視
歎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
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
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僮曰綠
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
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
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合轡而去矣。客乃
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
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盟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

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
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
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盃水。醉
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瓊瑤枕之
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
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葢於冥冥之中。縱爾
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
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
有宴於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
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
僕歸復語具兄。其兄爲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
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
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錘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
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
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
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
美者也。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翠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峰。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觀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恹恹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醜學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緝。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閩一叫。必貽韓簿不修之責。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溫京兆

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騷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梓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衲。更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旣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衙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旣絕。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

京兆溫尙書來謁眞君。旣闢重閤。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眞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叙曰。某任物浩穰。治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眞君責曰。君忍殺立名。惠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眞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眞君側。乃跪啓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眞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眞君令黃冠揖溫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眞君怒色不解。黃冠復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誠難。然則眞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眞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衙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鬻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醜而死。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巖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垂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邊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蒼鶯鷓。沂洄其上。長梁天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親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蠢。至是一聽不忘。叟誠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旣出。洞穴邃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碎。

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旆。輜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旣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肉薄而攻我。志之。甚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旣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且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

虔心扣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旣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衛慶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游墮。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隴畝中。若流星。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裹以縑囊。絨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寶之。常置於臥內。自是家產日滋。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餘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並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墨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蒲酒之費。未釋服。室已如縣馨矣。

元種

唐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其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掉小

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臥內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封夫人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蓉。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媼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贊。移天於殷門。故祕省校書保晦。遐構遐搆。兄余寮壻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纏黃道。疊啓白丁。關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中。卽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隣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祕校遂爲所俘。賊會覩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

顧。日將夕。賊會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齏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會旣去。祕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祕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搆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嚴郤女

許州長葛令嚴郤。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蓄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蔡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

已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陁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於道左。繚繞諸女。塵塗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龔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譚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遣使齋酒殺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被僧衣。爲懺悔。且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

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有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宏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曰。張

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語卽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去。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存焉。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騎還家。更苦打我。

走來告汝。吾今債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旣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旣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視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

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曰。爲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遠得蘇。具向夫說。卽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經。未裝潢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范。師子許乃與父兄云。今旣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旣訖。授與其妻。在家爲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己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卽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已得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

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

馬家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願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卽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子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卽跪拜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

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祁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譴。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

忽然盡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家。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豬生一狍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豬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

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家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隣里。親見其豬。嘗話其事焉。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着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且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

趙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確。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確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舍廚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葬。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旣傷死。所以惡見殘殺。

劉伯祖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

師詔書每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腐隨刀不見。而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舉箸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莫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

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尙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呵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山中孝子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屨。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屨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鳥。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誣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

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視婦人已復成狸矣。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卽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鷄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

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除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

章授

丹陽郡吏章授。使到吳郡。經毘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里。輒周旋。里中卽聞有呼喚者。良久。還船。授疑之。同行后。發其筒。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后。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煩。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答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具說如此也。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隴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姝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吃噓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外戶叩堂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戾讓却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

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訟天然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齋戒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今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索頤

宋襄城索頤其父爲人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頤父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索殺之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尙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閣崇麗。旣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溫涼畢。命坐。設酒炙菓粽。肴者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願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貌然。並在齟齬。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旣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門。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敝趣一隅。有諸屋宇。駢闐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疾。呼廓廓驚問。誰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

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無暫休。今特小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遲也。廓跪辭而歸。至家卽活。

李校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問此屠兒贖豬。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其話。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

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卽語校尉云。我今已隔。並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卽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愍。爲造舍居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豬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徐元方女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托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俱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

尙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生日。尙未。遂往廡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鷄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醲其喪前。去廡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灑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葇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

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譚賓錄

闕名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高僊芝爲夫蒙靈管都知兵馬使。常清爲僊芝嫌。會達覽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僊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僊芝所欲言。無不周悉。僊芝異之。軍迴。僊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遂問曰。前有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僊芝曰。卽僊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馬邊。眺等揖僊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僊芝爲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爲節度判官。僊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僊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案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

丞僊。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勸迴。卽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僊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僊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玄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玄宗憂而壯其言。至東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修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於僊芝軍效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旣刑。陳其屍於蓬蔭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至常清所刑處。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爲我滅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

曰枉其聲殷地。僂芝目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特才蹇傲。甚爲時輩所妬。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旣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爲左右所殺。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旣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爲亂。以晉爲汴州節度使。時晉

旣受命。唯將判官僚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部。旣至鄭。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承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尙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安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旣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旣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爲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按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樹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及

董晉疾甚。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

武后

武士護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護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與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

馬勛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盤屋。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

當至。勛尅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勛旣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逆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背。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馳就其軍營。士已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驍伏。於是縛用誠。遣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勛以藥自封其首。來復命。愆約半日。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旣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昔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顯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雋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

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讖家而競入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恆州參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踰也嘗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卽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按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爲理長於權變皆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昔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

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昔物騰貴一月須千餘員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觀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昔少遊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疎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惣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於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鎔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

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
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
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少遊聞之。慚愧而卒。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
通食貨之務。乃設鈞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
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
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
建。欠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
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
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
送苑中。宰臣議以爲若市草百萬圍。則一方百姓。自冬
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汙池。卑
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廐馬冬月。合
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
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
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

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慚且怒。又因對數。德宗
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楹。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
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狀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
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
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爲三
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
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
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迴紇馬價。用
一分錢物。尙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
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
庖廚之用。其數尙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
疑。何況一楹。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領之而已。後因
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於
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
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尙未易得。皆須於嵐
勝州採造。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
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卽出。今此木生自關輔。
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既銳情於苛刻。

剝下附上為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薛盈珍

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嘗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珍構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昔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驛吏開門。見血流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憂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墜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父。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刘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

事。百藥進曰。傳稱郢人籍稻。注云。郢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為中書。

杜陽雜編

蘇鶚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鑪釜盆甕之屬。鏤金為篋籠篋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為牀。櫺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為器皿什物。合百寶為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鳥骨之所為也。

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蜀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獨忿。怒如意。玉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絲。九玉釵。其幙色如瑟瑟。闊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絲。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燻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酌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於左右。公主聽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

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風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雖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觀者眩其目。皆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大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醅。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縷健如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三四分。撤卽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饗飲。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纈。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鑿。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菓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

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寶爲禳法。乃以香燭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寶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麝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於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朝臣繼和。及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爲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鼻香百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聲。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陷三十路。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及靈輻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進數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數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嚙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昔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麵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槩。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爲酒。及啟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祿。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寮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彊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懼。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遂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鏤之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拂。芬馥經年。縱瀚灑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嘗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蹶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

泣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爲粉。沒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始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容。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而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夏卽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山。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暑刺之。牕戶間涼自至。鳳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鸞鳳之形。其木頗似枯槁。故毛羽悉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於高堂大厦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焦黑。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也。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也。瑞妍節文。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鍛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爲神物。遂命

聯蟬繡爲囊。碧蠶絲爲鞘。碧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亦連延十數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及燃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絃。鬼神愁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關其鞭。不知所存。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揖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尙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煖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卽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卽愈。其色碧。貯之

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疴眇跛。無不療焉。

拘彌國

順宗卽位年。拘彌之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類燕。其聲清亮。不並尋常禽鳥。置於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異。遂盛於火。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併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將入江海。可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游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之於左臂。毒龍畏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千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異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夏。赫日終不消。嚼之。卽與中國冰凍無異。變畫草。類芭蕉。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其上絨以胡書。及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

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矣。

元藏幾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爲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問洲人。其從來。則瞀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浪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桃花。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鉄爲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員外尋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

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真無異。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絕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即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疎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啣珠。或令受人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浪州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實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齎手詔。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雲輝堂

元載造雲輝堂於私第。雲輝香草名也。出于闔國。其香

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雲輝。而更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爲押。絡飾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舍帥。卽絞綃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時當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於帝王家。雲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楊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蒼幽。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秘不合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寶。載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

而至。引水於空中。卽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倖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就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簾一尉耳。而涯見沐潦倒。無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黨。遂不免於腰領。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校書郎。及持相印。許爲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爲僮僕。輕易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惆悵自失。卽駐馬迴望。涕泗漣如。及昭應開。

元輿之禍。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闔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饜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鶴。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

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塔。謂曰。盆下白鶴。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纔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語京師無葷葷荔枝。花俄傾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卽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疋。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四十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振置於腹內。發之

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視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長。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蠅蚋於數步之內。如鶴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卽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間。光明照耀。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并玦亡。

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內。得黃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后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額下有阿麼字。上默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麼卽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麤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餒食蛇也。

雲溪友議

范攄

楊志堅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於寸祿。愚妻觀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誠。孰遏浮蠶。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

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劉禹錫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補缺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鞫期至矣。雖拜謝。礪終爲快。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問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印得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李義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成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瑛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暗訥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多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觀其狼狽。乃引與同寐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既擢弟。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竅謂賢者之跡。而成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壘。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不得由於師友也。旣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共文略說數篇。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長魚驚不響人。

朱澤

唐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見浣沙人。俄見一女子。振瑤璫。扶石笋。低個而謝曰。妾自吳

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旣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沙溪口。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壻。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章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章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侍視之。愜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章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章乃賦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贖以七馱物。每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

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因以爲名。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以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管嫗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從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婿。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日幸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

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離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而悉皆允諾。又曰。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慫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旬。其妻遣僕使告。丐糗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離院。情況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餽其口。焉舉士沈攢。每述於同院。衆竇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璧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笠篋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囪耳似鑼。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

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覺得黃驢鞍繡鞍。善和坊裏取
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
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
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諷也。
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
生。

廖有方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窵
一旅遊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余
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
而微愷也。乃於間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
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眇昧叩頭。久而復語。
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
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
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
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
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
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

留半月。僕馬皆餓。啜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
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寶繒錦一駄。其價
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綉秀才。卽某妻室
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彼平生之弔。所遺物終不
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
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
騎而送。復逸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
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
奏朝廷。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逢吉知
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
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
廖君同遠矣。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
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
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
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
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

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巒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篤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關者亦怠。投贊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關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妨相識。明道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

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達之。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踣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東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韋臯

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

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祗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觀。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遠觀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訊鞠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韋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

蕪廡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授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絨其榮。且留寶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瀟熨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鄒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躡。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覺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何以得舊事相讓耳。回乃尋乘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韋觀

唐太僕卿韋觀。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

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以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觀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嵬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觀。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觀至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觀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憊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馬。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儻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

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
鳶噪鵲橋。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
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
撻。終不見遠。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
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
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
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
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
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
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
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異聞集

闕名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
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
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

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
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
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
聖君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
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
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綵纈者。也曰。家有大
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以卜夜而來。
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
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綵纈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
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
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
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
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
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
此。抑乃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
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州別
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柳州。廉使條疏上聞。德
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簪

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錄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後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寶參家女奴。寶參妻早亡。故妾得陪灑掃。及寶參家破。幸得填宮。既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寶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賊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寶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適者彬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曰。妾在彬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物賊爲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寶參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着。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寶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寶參冤。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迴。上清特敕削丹書。度

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王生

唐韓晉公混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敕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帝又難違混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爲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密聞。混遂令軍吏李栖華就諫院詰穆公。混云。不會相負。何得如此。卽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幣。爲公夜善占之。穆乃留韓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卦。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犯著卽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

殺人判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逡巡莫敢進。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輩羣等求解皆莫敢爲出言者。時混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巖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巖曾犯賊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諱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混未及通聞闔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權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朝明日制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昇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救下并以邵陽書與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

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即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爲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敷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

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郤廻。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頗有章奏。諫曰。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即賈直言之父也。

白蛟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駕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汎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

宗仁卽與僕輩蔭於林下。糧餼俱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於上官。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遠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洎僮僕。皆環火假寢。夜深忽寤。見山猿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盱眙。言語兇譏。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觀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沒。涸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矍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猿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廻。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猿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蛟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蛟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猿一人遂行。明日。蛟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屨。姿狀山野禽獸。爲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蛟笑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蛟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蛟

引氣呼叫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爲風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暮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奸。盡數以罪狀。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爲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

韋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即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

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食。卽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叙。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歎曰。吾卽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卽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於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襖。襖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勅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髻髯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

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峻峻。韋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廻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廻。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齋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來三二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具以事跡宣付史館。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

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卽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塔坡。梵語浮圖。於此爲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爲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爲崔家女壻。祕之祕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爲兄之女壻。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紮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紮也。流人卽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旣死。乃掩泣請告。捐俸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

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卽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瞿孤幼來於高安。瞿落拓者。好遠遊。惟小妻殷氏。獨在。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侍御（卽李仁鈞也）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然曰。余有妻喪已大耋矣。待余飢飽寒燠者。頑童老嫗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爲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

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鑿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與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輿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

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卽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卽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於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

廬江馮媪

馮媪者。廬江里中。齋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遂就食於舒。途經牧犢墅。曠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媪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篋

篋。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鄧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鳴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籠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郎。卽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追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儂。河南字文鼎。會於傳舍。胥語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

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則。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途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潤。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橋樹焉。鄉人謂之社橋。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

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橋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訖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曰。余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橋社。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節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

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常星。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關。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向殿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溪。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環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堅聽。坐貽聾瞽。使閨媵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

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靡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啓青天而飛去。毅恐贖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曠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綉縠參差。迥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系。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配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

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有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笛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坐客觀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絢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

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踞踏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蕘壤。足下以爲何如。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

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歎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

不得展婉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南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廬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

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暎達。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溼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

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醇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懂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殺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

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綴於砌。持。綴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綴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綴因出藥五十九遺。綴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人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綴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綴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綴亦不知所在。隋西李朝威。敍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綴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原仙記

闕名

採藥民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劇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劇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鈞

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舫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湯。諸菹。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黑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

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嘆之。復白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錠。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為費耳。中女曰：君至彼

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錠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為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不固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羣，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為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為瓦礫荒榛。唯故礎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

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李衛公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曆中。常往嘉興。入船中。聞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逼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既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髮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澗。過水十餘步。豁然廣闊。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遺丸藥一囊。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預棗。栗。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饑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

爾尙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鬢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間矣。且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爲期。因令却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卽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說之。

馮俊

唐真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當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元。至彼取資。俊乃歸。告其妻。而後從之。道士云。從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直。俊從之。遂入小舟。與俊并道士共載。出江口數里。道士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獨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聞風浪聲。度其船如在空中。懼不敢動。數食頃。遂令開船。召出。至一處。平湖渺然。前對山嶺重疊。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廬山下。

星子灣也。道士上岸令俊負藥。船人卽付船價。舟人敬懼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潯陽人。要當時至此。便相假豈爲辭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實江州人也。遂引俊負藥於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數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數十下。大石分爲二。有一童出於石間。喜曰：尊師歸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餘。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奕棊戲笑。見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捨藥。命左右速遣來人歸。前道士命左右曰：擔人甚饑。與之飯食。遂於瓷甌盛胡麻飯與之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千文。令繫腰下。至家解觀之。自當有異耳。又問家有幾口。云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由可知？道士曰：與汝圖之。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臥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頭。俊執其末。如執轡焉。誠令閉目。候足著地。卽開。俊如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都覺此石舉在空中。而飛時已向晚。如炊久。覺足躡地。閉目已在廣陵郭門矣。人家方

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此不復爲人傭工。廣置田園。爲富民焉。里人皆疑爲盜也。後他處有盜發。里人意俊同之。遂繫以詣府。時節使杜公亞重藥術。好奇說。聞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亞手如墜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猶在。遂捨之。亞由是精意於道。頗好燒煉。竟無所成。俊後壽終。子孫至富焉。

詳異記

闕名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則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堦。再聲入門。三聲卽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卽在牀矣。騰越之捷。若猿獼。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

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鑲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負欲趨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本事詩

孟 棻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睽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

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壺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

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為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鄰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恹心。楊乘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為癡。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為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戎昱

韓晉公混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混。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

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元稹

元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襄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會於解縣飲酒。余恒爲觥錄事。嘗於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袁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遂巡有黃明府見。近瞻其形容。彷彿似讎。問其前銜。卽曩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尊。驪舟邀余同載。余時在諸葛所征之路。次不勝感。今懷古遂作贈黃明府詩云。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邈迤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閒

千載名。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韃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於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旣負氣。欲復其辱。乃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旣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衛司臬首。時有衛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諠譟。又聞命衛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於禍。是以恚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宜州。以醉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又嘗爲容州都內史。賊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頗邊軍纜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逸人皆感泣。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

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風詩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鷺在昭陽。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

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後在潯陽。復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叙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樓而加敬焉。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作色。旣爲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爲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贊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曠者如期雲集。敕閹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旣罷。一揖而退。劉歎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寄言青鳥罷銜箋。

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尙留香漠漠。碧雲初散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火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諂。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鑊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

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廻波詞。有優人詞曰。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如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駱賓王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於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爲詩曰。鷲嶺鬱嵒曉。龍宮鏤寂寥。第一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與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水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

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爲從事。後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爲惡詩。韓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啟顏錄

侯白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

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卽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旣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效。何勞以此勸人。僧旣違敕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主。陳

主旣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者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卽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卽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廻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蕭蕭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卽云。旣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卽令送吏部與官。

田媪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

慚愧無所啖嚙。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卽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癩。眼皮急極。露眦。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露眦。合家大笑。

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詵與之才。嘲戲之才。卽嘲王詵。姓曰。王之爲字。有言則詎。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施尾角而成羊。斲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八人之才。卽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虐。在邱爲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元明。出頸則是元明。減半則是元明。變聲則是元明。元明亦無以對。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爲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大喜。嘲弄汝等。

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爲嘲。乃謂稱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翻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爲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顛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卽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

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齋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倉卒無處見稱。旣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爲擲。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揀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爲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齧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

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卽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卽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卽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卽須受罰。白卽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梳許大口。共蓋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蓋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鷺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云。有物大如狗。而貌極似牛。

此是何物。或云是麋。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諸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恻恻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恻恻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薛綜

吳薛綜見蜀使張奉。嘲尙書令闕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

蟲人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也。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卽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卽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旣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卽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卽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卽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願兔。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卽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

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卽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催卽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旣怒且慚。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癩。其妻母項癩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卽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骹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骹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癩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

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客已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

石動箏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鬻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箏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箏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箏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箏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箏曰。承大家熱鑪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箏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箏卽云。

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勳箒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勳箒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勳箒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八。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閏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誦。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榮重芥薑。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感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

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墻。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顛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飮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飲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慙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咸。渠荷滴歷。某乙卽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行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卽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諸人大喜。因卽問之。答云。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卽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卽云。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

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時餽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坐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卽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既而。旁人卽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幽閒鼓吹

張固

李宗閔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

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一見欲以解分。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爲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用。宗閔多方沮之。及邢公杜悰入朝。卽宗閔之黨也。時爲京兆尹。一日詣宗閔。值宗閔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則有策。願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閔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閔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卽得也。邢公再三與約。乃馳詣曰。適宗相有意。旨令其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爲所蹙。終致後禍。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

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卽至。具以前昔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趨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章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章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曠。章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嘆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章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揮出之。不旬日。貶官。章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爲。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潘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

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函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歌什。傳流者少也。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廻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絨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

舊小說

乙集 唐

大唐奇事

馬總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秦和。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解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為妖。幸察之。其幸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

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颯風條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命變潭。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踴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告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而免。案廣及階。乃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而越。直上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為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為泥壁。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祀。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嚙傅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

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吐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閹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寮尙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受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卽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卽恣心狗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奮神而永爲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

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既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卽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狗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卽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修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卽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靡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祇欲達一言於公。今得謁。恐懼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

石洞。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人。嚮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語。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會昌解頤錄

包 潛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

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牀前。曰。請公路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看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械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認。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取。

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纒訖而遂終焉。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旣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

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處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卽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

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尙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卽預一人充餉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峽餉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峽餉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峽。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

不來。卽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卽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峽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遠。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甲。兼頭面脚手。及身上各灑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峽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爲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

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岬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嚙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卽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

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筭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公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筭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歎歎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尙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

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遣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癘。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卽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

所謂異人者信矣。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卽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卽狂呼號泣不已。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鎔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擲

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魃。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問樹中窺耗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子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爲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

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欄。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略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階。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床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倏已不見。韋公却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關人曰。爾報公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

麴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尙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卽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饑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尙書之筆。思明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尙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尙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尙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尙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却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

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謝曰。請尙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却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題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大唐新語

益州長吏

劉肅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恒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

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敍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膺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覘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醉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者知有神通焉。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宥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宥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宥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母悔，行宥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宥懼，逼宣家令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

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伴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願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關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緡。歸卿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

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七撻。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輿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年。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慎之歎。

仙傳拾遺

闕名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

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做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鼉鼉。以爲梁。遂登於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沖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焉。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乃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瓊瑤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卽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

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邱硃砂。結而爲佩玉。登捭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狗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需曰。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旣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疑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需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殂。形骨柔軟。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驚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卽日到秦矣。先生疑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而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

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卽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角里邨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鬚而直。若

獸鬻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餘。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真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問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朮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逍遙田畝。踳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藁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朮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朮。修而服之。月餘。齒髮

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南去。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且來此。當有所教。子房味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

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羣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略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在焉。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爾牛既死矣。

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卽憩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卽取皮。繫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夏。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爲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柸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歡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資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峽嶺。巨人家。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橫之

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爲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爲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悍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故墮三翻。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翻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

薛肇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道爲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效。尸居候時而已。肇過其門。憩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於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搗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

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尙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餘喘。豈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泊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卽神氣邁逸。肌膚如玉。髭髮青鬢。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有骨籙。仙。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峯。訪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鄉驛。忽逢薛肇。下馬。敘舊。見肇顏貌風塵。頗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於負會。話久之。日已晡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難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逕。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皆異。凡境良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接昇殿。然後召崔昇階。與坐。款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卽於別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筵篋妓。最爲姝穎。崔與並坐。崔見筵篋。上有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默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悅。

以篋篋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今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別。遺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篋篋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云：某時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爲驚駭。方知薛已得道爾。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孫名德祖。仕唐爲尙鞏奉御。性頗好道。以金丹延生爲務。鑪鼎所費。家無餘財。官散俸薄。往往闕於饘粥。稍有百金。卽輸於炭藥之直矣。凡八兄忽詣其家。談玄虛論方術。以爲金丹之制。不足爲勞。黃白變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剛躁。誼雜嗜酒。貪饜殊不可耐。晝出夜還。不畏街禁。把鮮醇酎。非時卽須。德祖了諳其性。委曲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鑪鐵。置陳於藥房中。凡自擊碎之。墨鐵加炭。烈火以煨焉。

投散藥寸匕於其上。反扃其室。背燈壁隅。乃與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謂德祖曰：我太極仙人也。以子棲心至道。抗節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相與出門。及反顧。扁鑰如舊。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頗平。憩一山頂。德祖覺倦。八兄曰：此去長安千里矣。當甚勞乎。德祖驚其且遠。亦以行倦爲對。八兄長笑一聲。遂巡有白獸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安里數。八兄曰：此八萬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白獸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如術。遂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已至。法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捧接。但見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飲之。復聞其臭。亦不可飲。法師令白獸送德祖還其家。凡八兄不復見矣。至其家。燈燭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視其所化。黃白燦然。雖資貨有餘。而八兄仙儀。杳不可覩。一日。忽見凡八兄之僕。携筐筥而過其門。問凡君所止。云在仙府矣。使我暫至人寰。若見奉御。亦令同來可也。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不復還矣。

楊通幽

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微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疎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矣。炷香爇燭。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之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羣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

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卸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為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潛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幽。賜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帳。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羣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羣真俱去。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文帝搜訪逸隱。聞其有道。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為禮。人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帝賜衣。着至朝堂。捨之而去。常被

髮祥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賣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伯醜方爲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餽。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妥嘗與論易。聞妥之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於是測理辨答。思理玄妙。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其有玄機。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談。而測神仙之旨乎。數年復歸華山上。後世世有人見之。

譚宜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鬚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丙午。忽然還家。卽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兒爲仙官。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爲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黃

金甚多。撤廟之後。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遣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祝。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進士周郭藩爲詩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常因誰。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餓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着霓裳衣。普逼拯疲俗。丁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冲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詩稟神仙誠。徹廟斷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

張殖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

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爲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懼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爲畏。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卽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還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

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可以長存也。峨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宮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織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眞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此年龍蛇之交。當隨師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巳。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窺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內修之道。好飲酒。高閑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姚已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戒其家令人參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曉卽應。滅燭而寢。

悄然中夜。方命獨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參湯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爲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卽開傳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顧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黃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別有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卽使人訪之。將符已遞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爲短。眞和光混俗爾。淮浙間頗顯其異跡。接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鬻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士偶。唯與小感賭博。或廐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

或昂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罏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眞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斷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濟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意甚懇懃。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做王。

禁也。其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朶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逃未顯爾。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喜捕逐鬼物。能因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湖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還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眉。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拂衣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

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授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剝中事煎烹。次傳與喜。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牖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然。欲以多窮之。卽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當席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窠。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言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卽又連唱曰。何當出灰炆。無計離餅器。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

徹不與寒涼并。忽懼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隨質荷斟酌。狹中愧堪聲。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羹。區區徒自傲。瑣瓊安足呈。難比蠶豆用。不爲手所撻。願君勿嘲詰。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聞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問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聞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琴瑟。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久不返。竟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於代焉。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

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耶。對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又青州大設。亦可看也。卽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遠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卽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邈邈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剝剔五臟。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深慮。

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

陳復休 又見幻戲志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復休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迴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諫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蟲蛆流出。棄之郊外。旋亦還家。復在市中。讎時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駘。擁旄三州。皆威望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復

休亦無所受。唯鶴氅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著也。昌明令胡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做。使之斷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斷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做之昌明。復休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做取酒器。做攪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鬢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多。不可備載。光啟元年。大駕還京。復休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邢帥朱玫立襄

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詣都。多在西縣三泉。褒斜以來屯駐。復休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除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休在長安。駕駐華州。復休亦至興德府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誼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却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盃水遺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觀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

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峯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靖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岳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潤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壁。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燦乎雲表。天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千仙寮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卽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磨。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遶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

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稿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壅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璋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鏡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山。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蕃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啟。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

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冷裴人質甚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爲伉儷。願無拒此。而竟爲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美姿。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罔不畢集。唯李以夫壻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乃云。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賁遂行。着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帳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歎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迴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與衣至。異香滿室。裴再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屏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帳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

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事。勅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囑云。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搥撻。因問大人爲誰。童子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勅令。山峯巉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髮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尅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瓊同學。元瓊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室皆長丈餘。麾旛蓋。蔭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卽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瓊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瓊爲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見。君衣服藍縷。容貌憔悴。元瓊深憫之。與語。叙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瓊過其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君與元瓊同往。引人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瓊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瓊見其容狀偉燦。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瓊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微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卽召一人坐於元瓊之側。元

環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瓊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踪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瓊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瓊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瓊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瓊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卽與元瓊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日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大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卽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瓊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下。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嘗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迨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府庫官錢。亦以市藥。寶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若山搏採方訣。譎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饈品膳。雖瘦削老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日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尙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苦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

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釜。鐵器。葷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席壘。曰。鼎鑪之屬。爲二聚。熾炭加之。烘然如蜜。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瓠。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尙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待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閣。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卽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候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

累叨榮爵。早悟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旣得之矣。除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闈。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遂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山。與內臣齋詔於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命市鐵二十挺。明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常習業於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於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於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旣及巖下。見一道士。躡舟於石上。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卽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乃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

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乘仙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乘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

玉泉子

盧仝

溫庭筠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妹趙頤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鄧廠

鄧廠。封教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

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廠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一第耶。時廠已婿李氏矣。其父常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廠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廠願已寒賤。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未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廠挈牛氏而歸。將及家。廠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聊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囊直入。卽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幙帳雜物。列千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共牽輓其袖而止。後廠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嗇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楊希古

楊希古靖泰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燻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丞郎丞郎獎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銜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頹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僂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胸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闈人。所謂私白者。闈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闈以下。桑梓多係於闈。昔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闈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昔號爲救使看墓。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

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辭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蟻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戩。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慙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邊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鈎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調。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

趙琮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乘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旣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勝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卽撒

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韋保衡

韋保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公主。爲相。李贇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卽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輦下。乃尙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垣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助質日議勝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

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卽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割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卽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助等大懼。卽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助等曰。卽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助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

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箏聲邪。

廣古今五行記

闕名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云。己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幃。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鳥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

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衆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鱣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爲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遊。誤墮陂中。爲君奴所害。旣廢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剝臟。焚燬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罹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明年爲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卽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昇車還家。照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恆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

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遶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蜘蛛。腐草之餘耳。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門。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爲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子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云。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後竟

不知所去。

蠅赦

前秦苻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赦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且言。今大赦。須臾不見。歎曰。其向蒼蠅也。

阿禿師

北齊初。并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譎。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你百姓。無所不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禿師。盡出。逼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

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出。慮動民庶。遂以祆或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禿師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瀟湘錄

李隱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恒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爲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內卽雕刻。延徵於深閣。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餼。從容論道。詞理博辨。徵不能屈。臨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

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恆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恆山神佐。徵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卽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卽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辭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卽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

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回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迴。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卽飛造行物。卽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往。再同心焉。

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卽厚以賂。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卽千里之外也。枚既嘗聞因許之。華卽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

益州老父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遊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頷。不語。竟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內輔也。外張九竅。卽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又

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川。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遺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却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永尋不見。

奴蒼壁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

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壁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割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僞爲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當時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子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

兒下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酒恣酒色焉。

周義

周義者。鄆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垆。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即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

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爲一虎去。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

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泊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卽輒至趙氏寢室。旣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甚。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掖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逆旅道士

唐高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寇。晝伏夜動。行客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略無蹤。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嚮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復逆旅。召衆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乃絕。

張勅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勅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恒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勅。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勅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勅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

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恒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恒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恒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對曰。留婦人卽不可。欲鬪卽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鬪。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勂懼。乃力止左右。勂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人。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勂方下馬再拜。又謂勂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勂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勂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裸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烟。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卽我家。

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於一室內。設食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殺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俟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旣憫我如是。我卽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宮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於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爲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旣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頰。繫遺以禮。妾妾旣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闥言誓。卽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厯。留於

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官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敘闊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雖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槩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

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敘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長安告鳳。鳳垂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烏帽。身才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

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歎曰。樂哉樂哉。遂仆於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悞抵一石。割然有聲。尋不見。至曉視之。乃一多年酒壺已破矣。

牟穎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疆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足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自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嚮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聽。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

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閱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迴。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自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常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趙倜

荊州有一商賈。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倘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

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僮僕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僮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僮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僮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僮。奔突南走。趙僮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僮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吼而去。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觀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

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却化爲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之。

于遠

鄰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狹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惠。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爲我昔日遇北邙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天

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鬼。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恡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飭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賈秘

順宗時。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秘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秘同席。秘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僮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

秘曰。今既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願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己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當爲我匿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檉。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構大厦。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利。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古今。但恨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效我。空耀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咏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材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厦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斲。則必不合於長

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吞無辭吐餽不異。惟食蠶卽繭繭而絲爲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梁棟小爲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爲東東。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雖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卽榮秋卽落。近世人以我爲不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洞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字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驥不聘卽驚馬也。玉不剖卽頑石也。固不必松卽可構廈。凌雲我卽不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卽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秘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爲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攜一弟子。其形相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薛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臆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鱗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卽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爲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爲一大鼠走出。及曉却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感。問其夜化鼠走去。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豎術。其妻卽趙州富人薛贊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奸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贊。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贊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恆山內。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卽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詣薛贊。以告。薛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歲。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恐爾以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

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我爲過。薛贊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遁矣。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攜劍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自稱白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贊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攜母而去。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遙坐以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若不如是。又何作鎮之爲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

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至焉。今公既爲列藩連帥。當有爲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爲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爲帥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爲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尙異。人人多以爲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衰。況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一碁局耳。乃其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薛蘿間。修持不出。忽見一小

兒。獨恭禮。懇求爲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跡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爲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實欲修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於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一乎。小兒曰。若心與言遠。皇天后土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落髮。小兒爲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僧。僧不能對。或問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爲聖賢也。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凋落。涼風悲起。磯谷淒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入他不二門。爭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羣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羣而去。

焦封

前凌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於蜀。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心亦疑是

誤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揖。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揖於堂而坐。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牋寫詩一首以贈。詩曰。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少年懽醉後。只恐苦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辭以一絕。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顏色。乃徐起。伴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嘹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媒。爲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暮相如。會若此也。封復聞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歸。曰。我本讀詩書爲名宦。今日名與宦。諸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

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却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詣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歎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及臨歧。泣別。仍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爲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巖。深所鬱鬱。忽回顧。遙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逮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趕君。不謂今日復覩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攜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願謂封曰。君亦不願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爲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楊貴妃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誦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蠶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楊國忠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珠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聞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闈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聞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秦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侈不節。德義不修。壅塞

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自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開天傳信記

鄭棨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都。必令

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繁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旆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見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草無忝。陳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麋鹿貓猴豬狗四足之屬。草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難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變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蹯胸兮。豹擎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銀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摺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踏躑失路。猖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

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

唐玄宗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裴諝

唐裴寬子。諝復為河南尹。諝素好談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

兒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請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諳。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擘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探藍田綠玉琢爲擘。尙方造簾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爲二獅子。擎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爲趺。其他綵繪繡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袂幘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襪。置於油榨下。壓殺

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視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颺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塔下。化爲餅。蓋一坐驚攝。惶遽視其處。所乃盈餅醞醞也。成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

士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李林甫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卽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剗削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鈎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廢廢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敗。

靈異記

關名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饜餅。餽餽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便持一小

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爲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爲祟。可速作餽。餽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閑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爲土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八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

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爲。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呀嗟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徃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尙佛經呼爲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加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爲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卽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

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收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盧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爲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行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坑而死。卽殯於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爲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竇氏。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艷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邡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兄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爲訪。令收己魂。歸於故鄉。深以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

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為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

明皇雜錄

鄭處海

蘇頲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頲謂瓌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遂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贖。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為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能言。有京兆尹過。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為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

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頲第五。詵第六。水第七。詵善八分書。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某龍。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視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厮養皆謂其為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弊。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孱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宴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王準

王鈇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鬪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爲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宏第。瑤以塵趨拜。準挾禪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爲取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卽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旣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

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爲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旣而貴倨恃舊。益爲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常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旣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爲五品官。力士旣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覬祿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尙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寒謬匪躬之誠。玄宗旣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

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僊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歸鸞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濤何微渺。乘春亦蹙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妻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俄而詔張斐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賴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

時便寫進。仍先鑿石以待之。便令鑄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鑄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衣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遺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

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於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於輒遣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於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於。遂搆成其事。下溫案。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於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章詠

潤州刺史章詠。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詠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詠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俱來。詠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旣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園。以至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詠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壻。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卽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章氏舉家視之。簾下寬衣碧衫。疎瘦而長。舊制八品已

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嘩。呼爲鶴鵠。詠妻涕泣於帷下。旣退。詠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詠竟以女妻之。而章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鴈。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鑿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轎。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旣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韉。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

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味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魏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魏國夫人

楊貴妃姊魏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草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于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縠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賃。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廡。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剩。魏國中堂既成。召匠汗錫。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魏國

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尙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兼吏部尙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願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願。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翛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旣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願。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旣歿。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問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憫其貧。置卽以縑帛贈之。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且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剏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

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於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秦。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死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

房瑄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

慮心禮敬。因與攜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為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鱸。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為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臥疾數日。使君忽具鱸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

蕭嵩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為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類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瓊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壤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慙懼流汗。寢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

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十二真君傳

闕名

許真君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瑛。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焚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為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二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二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真君曰。請大將軍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同非得吉。敦曰。請問其說。吳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余壽盡今日。敦怒。令武

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真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遠梁間。敦等舉目看盃。二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二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二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峯頂。二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抵。其船拽撥林木。夏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二君謂船師曰。汝違吾教。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切峯頂。吾緣貪與衆。真除盪妖。害暫須離此。遊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峯上。遊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跡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

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犇鬪。當以劍截後。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犇趁黃牛而來。大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貴婿。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爲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云被盜所傷。舉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真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婿。畧請見之。賈公乃命慎郎出與道流相見。慎郎怖畏。託疾潛藏。真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喫之。卽化爲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真君。遂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巨無

際矣。真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為魚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蒼黃徒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卽今舊跡宛然在焉。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

吳真君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寢臥。不驅蚊蚋。蓋恐其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於屋上。有一青鳥啣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令干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為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夏。屍柩壞爛。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親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

備行於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冲虛而去。

志怪

陸 勳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皇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為戲。女卽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郎中令。籠三龜示之。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會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飴。唯須飲耳。女敕取饍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

聲探之尙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邱李氏，有一男一女，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旣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

顧邵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閣，遙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

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忽忽？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闔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八朝窮怪錄

闕名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瓊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卽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鈴其口。吾專疚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己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

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心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過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閉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願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實。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

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會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為中書舍人。初總為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過。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為東宮侍講。宅在清溪廟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當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歌。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荐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縷留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願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恆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鷺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不凡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尙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

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樓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卽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感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妹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

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王氏見聞

關名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爲黃中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捷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於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關壘。雍京遼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爲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爲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師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同單馬而遯。竟沒於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楊錚

蜀秀才楊錚。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翫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攜書袋。偏那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漬。黔南節度使汪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爲歡笑。諸客請召。有不待次者。以爲快快。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客子。

當州必欲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爲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爲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邊遭殿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飭無鬚少年數輩。皆穢裝艷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乞一邑。初有難色。賓從共諗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巾帶。云有府斷攝官送獄。荷校滅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爲笑。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

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或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祇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望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

震一縣並陷為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為陷河縣。曰蛇為張惡子。爾後姚蕙遊蜀。至梓潼嶺上。憩於路傍。有布衣來。謂蕙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蕙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鬚髯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迴。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涓涓

涓涓舊唐名士。雄才與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隨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廢於幕中。性耿槩。不屈。特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綉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搃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章莊。齎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

判為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為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

韓仲

有韓仲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恥頓驅趁。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于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治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

僕一兩人潛至匿家鄰舍。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棒伺于暗處。伸不知。遽揚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僕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无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尙科頭潛於飯牀之下。蜀人大以爲歡笑。時輩呼韓爲池水清。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汗中功德山有祇僧。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晷。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又畫紙作甲兵。夜夜於街坊嘶鳴。騰踐城郭。天明即無所見。又多畫犬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囓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之。即悄無影響。人既異其術。趨事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僧頗善祇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衛至於諸營軍。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

汴州諸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衛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於公衛。其餘并令散。赴諸營禮懺。泊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衛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

胡翹

有胡翹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爲巨屏。其飛書走檄。交聘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貳車。張筠。其宜辭假。荆州任在張同。張同爲察。巡。翹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爲禮。帥因藉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常因公宴。翹被酒。呼張筠曰。張十六。張十六者。筠筭行也。數以語言詆筠。筠因帥故。但銜之。他日往荆州。詣張同。同僕不識。問從者曰。胡大夫。翹至廳。已脫衫矣。同聞翹來。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步至廳。但見雙椅間。遺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笑而銜之。恨無能加害。時帥請翹聘於大梁。翹門下客陳評事者

從行。筠密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密聞梁王。皆爲陳疏記之。洎歸。帥知其狂。率亦優容之。陳於是受教。搆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噍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沈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非我爲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筠。蓋劔自撥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濕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爲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於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

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陞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卽位。擢何叟爲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能遏之乎。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盡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圍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堦南北兩行。長索二

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說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尙歷歷而記之矣。

竹獮

竹獮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墻壞城。或自門闥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飮焉。忽有童謠曰。獮獮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梭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梭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爲名。梭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爲子

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獮者劉也。黃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播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春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乃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旣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錮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

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儻。宗儻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踞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熱之。宗儻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

冥報記

唐 臨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郡。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卽於樹下上馬前去。其身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子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尙相識否。昔與張

總管交。某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諷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

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卽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

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是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尙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緣何負汝。耶。開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卽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爲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

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爲造一佛。初成。以綵畫其衣。有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

戴胄

戴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頹。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於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

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逸歎咤。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卽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嘗叱遣之。鬼云。飢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舍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元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病。所應權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

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李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開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

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睛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覺，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

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且而爾。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時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令出。生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爲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

王璿

唐尙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尙書都官令吏

王璿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云官府追汝。璿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璿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璿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璿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璿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璿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璿曰。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璿者三人。解璿縛。將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昏闇。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璿曰。汝無罪。放汝去。璿辭拜。吏引璿至東階。拜辭。僧印璿臂曰。好去。吏引璿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勘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璿。璿迴顧。見郎

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十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勸當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瘳悲喜云。汝何故得來。瘳曰。官追勸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瘳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受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瘳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瘳。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瘳曰。我方勤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瘳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枕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如漆。瘳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闢。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瘳之吏。從門來。曰。君尙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瘳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瘳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牆穿破。見明。可推倒。卽至君家。瘳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

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瘳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卽驅行。出金光門。令人坑。瘳拜謝百餘。遂卽放歸。又蘇。瘳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瘳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瘳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瘳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旣而身康健。遂平復如故。

甘澤謠

袁郊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醉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儻。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儻者。思有

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繇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既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尙欲謀於

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祲禱除。太陽昇而層水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癩殘

癩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癩而食殘。故號癩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癩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癩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譎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

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睡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綠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糜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篋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

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憊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招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峒。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儻達錦鑑。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尙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

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廻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叙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廻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戎幕閑談

源乾曜

韋絢

泓師自東洛廻。言於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

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瑩。在缺門。先人尙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廻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窞處本高。今則窞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年。

李輔國

玄宗爲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喜且泣。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見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僊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其扈從部曲。不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

達攢刃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而下。宣太上皇詰曰。將士各得好生。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於鞘中。齊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既而九僊媛力士。立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

竇參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卽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己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爲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酌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爲柳州別駕官。令有空院。竇因閉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

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覆目。耗耗然。又自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頰下。其左冷如水。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十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懾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

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卽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隄，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贖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句三二百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密白其夫，以啓其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辨。何以殫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

綾加絮爲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尙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願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

暢瑨

暢瑨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客拜命，坐設食。伍伯恐登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山。

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卽負深恩。不隱卽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自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拗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壇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

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扇。鑲天明持籥相送於此。暢拂旦秉簡。啟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卽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尙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費雞師

蜀川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爲人禳救。多在卬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於寺外。當攜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一人擔之方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

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邛。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是術。韋絢長兄爲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詢訪雞師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即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呪其雞。令入內。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爲費雞師。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爲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攬擊於水。當韋臯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於內。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於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龍吸已盡。而尸乃出焉。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

妻黨之親也。魯公尉於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郎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

於龜山之下。其鈞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視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爛然上岸。高五丈許。踞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華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遠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盡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

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踴。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祇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鑊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女仙傳

樊夫人

闕名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徵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尙清淨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驚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離外。綱唾

盤中卽成鯉魚。夫人睡盤中成癩食魚。綱與夫人入四
明山路阻虎網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滅之。夫
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
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
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
同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
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
於閭里。莫不響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
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宅。是所願也。媪髻翠如雲。肥
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
年二八。艷美。攜筐採菊。遇媪。瞪視。足不能移。媪目之曰。
汝乃愛我。可同之所。否。逍遙欣然。擲筐歛衽。稱弟子。
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操益
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
之。復詣媪。但帶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
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遙何
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
生。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懵坐於室。貌若

平日。唯蒲履爲竹稍。串于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
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削於
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嘆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
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
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
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
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
一巨舟。沒於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
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
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之。擄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
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
號叫。囊囊皆爲壘粉。束其人爲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
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視雪城。莫能曉也。時
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島。擡劍。步罡。喚水。飛劍而刺之。白
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塌。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
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卽拘束爲
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禱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
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

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卽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逍遙一時返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櫺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效。起死廻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友。一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續定命錄

溫 翁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己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鄆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

家吉期有日。固請行脩爲僮。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卽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擗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廚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己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祕書衛隨者。卽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曠暝。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脩忽悟

衛祕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履屨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卽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覩。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纒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齎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皂菜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

方欲申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卽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開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釘熒熒。樞馬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時王公已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旣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

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腑臟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尙書衆人驚駭。遂止。良久欲食。又聞曰。尙書卽到。何不且住。遂巡有一人。是脚力。攜小襖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卽當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苟免擒獲。効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尙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

韋詞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徵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

是時元和初有李願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為固耳。即今西帥李公也。詞闕夢中之事不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為榜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出為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於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觀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

桂苑叢談

馮翊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為事。一旦覩天大晒。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

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素紙剪蛺蝶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常遊鹽城。多為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課述德陳情二首。以上秋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詠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秋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元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片楮。剪鶴二隻。以水噴之。俄而翔翫。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閒。心即逍遙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李尉

咸通中丞相李尉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幾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治羣情。泊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補綴黷毀。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觀。既以荒涼。花園釣臺。未愜深旨。一旦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剡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號曰賞心。栽培花木。蓄養遠方奇禽異畜。畢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銜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蘆管之事。薛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次出蘆管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罇。築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闊。公大加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云虛心織質。雁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錫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嘉名。因目曰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尙字也。公曰。宣父言微不言在。

言在不言微。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亂逆。乃爲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某孤立。不雅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側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兒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咸遣坐兒子下。簾子畢。指住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

者遂獲清雪。

杜可均却鼠

僖宗未廣陵有貧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每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他所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云既已齧損即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舉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為絕粒耳

朱娘

鄭代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貞有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巧巧耳乃

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為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身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亦哭罷即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柱史

御史臺記

韓琬

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隙獨持兩牀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矣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於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鑿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卽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於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妄爲傷茸。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鑿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旣無餘能。唯以黃鑿自銜。宋務先題之曰。趙獎出王戎幕。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唯聽黃鑿。時崔宣一使於都。仁獎附書於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察。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訝之。或以爲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浹旬。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旣積。預聚雜果核。具犂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右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爲正。充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雖曲事女君。是終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慚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旣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曰。白左相事。云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爲右相。合呼爲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

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強笑。意亦悒悒。

任瓊

唐管國公任瓊。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瓊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瓊。瓊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譎。殘忍荒匿。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

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遣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棒名見。卽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僱俛。閱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五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旣以族人家爲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滅死。以脅仁傑等。令承反。傑款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滅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馮尙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

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馮首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敍冤苦，置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縣。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琳往視之。俊臣遂命獄人令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琳視之。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於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給使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勅按問。虔勗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

刀斫殺之。雲仙亦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言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賊，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八，當受於司農。時西番會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會長詣闕割耳誓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基連耀與劉思禮等有異謀，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特擅其功，復羅遺瑣，瑣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詵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辨，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難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等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劓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糾譎，當謂微効款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

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於道路。咸曰。自此後臥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爲人所諛。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廚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乘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願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

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遷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敝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克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諡曰定。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刎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禁。唧唧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璿訴曰。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淚。乍可因風。口稱唧唧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統刑。則天特流於溷州。子景憲。訟冤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愷之。

詞也。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道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與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慎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去。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為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為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

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閒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因話錄

趙璘

寶易直

寶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更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寶公寢於榻。夜深方覺。曳撫公令起曰。寶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權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願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安。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擊一故阜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擊一破弊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俛首。頰頰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龐者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

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誤。從容而退。

南楚新聞

尉遲樞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就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李唐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羅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於數間茅舍之下。囊囊蕩空。旦夕以綬針為業。生之行李間。猶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僱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環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於斯。結纜於大櫓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汲翻岸崩。樹

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悼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且復贈遺。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於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其篙工之黨無別矣。

李德權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

李安効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圉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療婦

南方有療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駕上鷹。命詠焉。遂命賤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縲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旣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

李乃馳賤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未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詞也。於今播於衆口。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塘之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荷君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去。故明言與君別。余朱曰。神將奚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尙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普王卽位。

羯鼓錄

南卓

玄宗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

作調曲。隨意卽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靚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 (自上製也) 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激。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宋沈

宋開府孫沈。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商榷。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工多言沈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噴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

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若迨於音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旣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鞠。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悉惴恐脅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曹王臯

唐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邢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賓府觀者咸訝。議曰。豈足尙耶。對曰。但啓之。尙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心未信乎。但取食棗。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捲於棗心。以油注捲中。棗滿而油無涓滴滲漏。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

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遣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一本作耶婆婆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婆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卽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

辨疑志

陸長源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荆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爲之動。荆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公。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天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

姚希晟新葬母氏於青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瓊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瓊亦以自負。歲中鄴中軍變。瓊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於軍門。舉家無復遺類。

李恒

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恒。恒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拽髮。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并沿身衣服與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還。以大盆盛水。沈一張紙。使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遂却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水經

闕名

陸鴻漸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生。憩西廊僧玄鑒室。會纔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

記。卷末又題云。煮水處。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餅操舟。深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曰。某掉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盪半。懼其鈔。扞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欺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

陰德傳

闕名

韋判官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靈祇也。今者冥司韋判官來拜謁。幸望厚禮以待之。請備香案。屏去侍從。當為延入。應依命。老人即出迎之。及庭。隱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稱

思穆。敍拜時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託。故俟亭午務隙。拜謁。幸無驚異。應曰。某聞神明不昧。今乃不虛。孱劣幽薄。觸事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副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願効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擲妻孥。家事零替。愛子文卿。少遭憫凶。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近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疋實非己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憮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祿位豈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當竭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是聽。冥使感泣。於是敍別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憐方求政理。偶具書啟。兼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於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疋收錄家資填償外。尙欠三四萬。無所出。初應在扶溝受

思穆寄託事實。丁寧。比及鄭滑。遂違前約。且曰。欠折數廣。何由辨明。文卿雖云賊非己用。積年不申論。雖抵嚴刑。以懲慢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若棄法徇神。是諂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囚繫。數欲服之。輒失其藥。搜求不獲。及文卿以死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藥。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巡官李擅滑。紮朱程。戊曹賈均。就罪所。將刑之。文卿既已死。應方悔悟。乃禮葬文卿。身衣縞素。而躬送之。應後加殿中。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應納而嬖之。崔君始惑於聲色。爲政之心息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楊子院。與妻盧氏及金閨偕行。尋除浙西院。應自至職。金閨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別館焉。華麗逾於正寢。視事之罷。經日不履。內前後歷任寶貨。悉置金閨之所。無何復有人獻吳姝。艷於金閨。應納之。寵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因是金閨忿逆。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

酒中夜以獻應飲之。俄頃而卒。潛遷應於大廳。詰且家人乃覺。莫知事實。盧氏慈善。不能窮究。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日微。後隴西李君知浙西院。聞金閨艷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晝開筵。應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汝已媿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意。復欲禍李君。耶。金閨懼而辭歸。後李君方欲捕金閨。案理舊事。雪崔生之冤。金閨忽爾逃去。不知所在。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

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爲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溷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勅爲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況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爲神明之誅焉。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乘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於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

害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慶。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為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況蘭蓀之家。無後矣。蘭蓀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

報應錄

闕名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賂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

駭曰。子前何相給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繆。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童安玓

唐大中未。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玓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即以經販。安玓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玓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玓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願安玓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玓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玓死。死後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玓。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玓妻。玓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并犢別欄餵飼。安玓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異聞錄

闕名

章安道

京兆章安道。起居舍人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衛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袴。御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入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蓋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尙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衛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章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

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衣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罇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禕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南。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尙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

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僮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十

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旣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

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擊攫噴毒。聲如鞞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吻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鉞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其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蹟之。因制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語試自見而蹟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斥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

之。或可也。真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卽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客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召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

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卽常善畫。某爲卽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璣。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